

中國近十年

散·文·集

320.92581 183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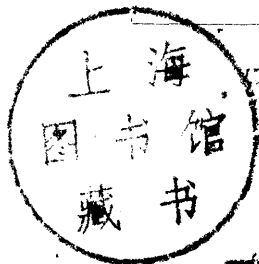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19 8432B

~~300/554~~

# 借 期 表

注意：號，如有錯誤請在還書時  
聲明以便更正

借 號	借 書 日 期	還 書 日 期
		15 OCT. 1943
		28 DEC. 1943
		8 JAN 1944
		15 JAN 1944
		15 APR 1944
		8 JUNE 1944



~~300/554~~

中華業餘圖書館

分類	編號	借期	重量
	3225381		160
登記號	<del>0465-7</de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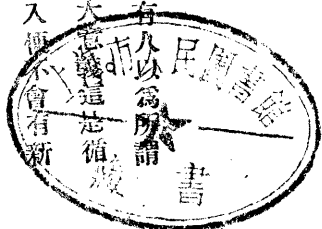
1-714



# 自序

散文集編完了，吾很想說幾句話。

第一，吾想說近十年來的中國散文所受的外國文學影響是非常大的。有人以為所謂新文學運動者不過像過去時代散與駢替，駢盡散衰的一套玩意，根本上沒大意義。這是循環哲學者的論調，我們認為不大有討論的價值。我們相信沒有新原素的加入便不會有新事物的產生；沒有印度音學的輸入，六朝的文章便不會有那樣聲韻鏗然；沒有伊蘭印度文學的影響，詞與曲便不會有那樣新鮮而生動；同樣沒有歐美文學的灌注，中國近十年來的新文學運動沒有這樣蓬勃，而能引起國人那樣注意。屋子裏人太擠了，空氣濁了，於是打開窗來；要知道窗子裏引進來的是新鮮的空氣。就事實講，在現在中國文壇上那一種文藝沒受外國影響呢？詩，小說，劇，……不必講，吾想沒有人願意否認的了。至於散文呢？又何獨不然？從前俞平伯先生做了一篇夢遊沒寫姓名，去給周作人錢玄同與顧頡剛三先生看，周錢顧



三先生都不能測定牠著作的年代，有人以爲明末，有人以爲清初。從這點很有人以爲中國散文，二三百年來其實沒有大改變。其實，這亦何嘗可說對呢？俞平伯先生的故事不過他一人事實罷了，何曾能概括全體呢！俞先生的文章所以易於同二三百前人的文章相混，原于俞先生個人所受的舊文學的影響太深的緣故，吾們未必可以拿來作史實講。實際，如志摩先生的流利柔膩的文章難道可同二三百前人的文章相混嗎？從文法組織，從句調與內容，我們幾乎找不出一點相同的地方來。周作人先生簡潔逸雋的文章不是日本文學與歐美幾個幽默的作家的影響嗎？我們說惟其有異國的風味情調融解在內面，我們總覺得新鮮有味。

第二，吾想說一二點關於近年來中國散文史上的事實。這一二點事實，就是幾樁關於開散文界內某種體裁的特殊作者的故事。我們相信我們的新文學運動是受外國文學的影響的；但是在國內，吾們亦相信某種文體的暢行，還須一二人的提倡，而這二人確乎有領導後學的真誠與能力的。在此地我願意提出四個人：第一個我願意說周作人先生。而作

A boy

322 68  
75 714

人先生的特殊建設我願意說及關於他的開首寫小品文字的事項。作人先生以一老成沒偏見而博洽的學者，教授大學校幾十年，他自己創作的成績雖然有人以為未見超絕，但是他是一個站在文壇最前面的人。就小品文講罷，從前我們中國人寫東西總是非大題目不做的，因為比他們更古的人曾經說過：文章經國之大事，百世之盛業一類話。所以他們寫的總是聖經賢傳中的教訓，或者國家天下的大事。其實，他們所寫的不過是一種敷淺空疏的胡謔罷了，實際上他們菽麥也不識的！作人先生寫東西就不然了，他偏寫小，小得甚至干茶食野菜。這種是那麼可佩的特殊精神！而從他的自己的園地雨天的書之出，舉國文藝刊物往往有小品文出現，而且大有一往發展的趨勢。所以作人先生開了近世中國小品文的紀元；這是我們應當首先紀念的。第二，創造社那郁兩先生所努力的感傷文學亦是非常可注意而且應當紀念的。他們的文是淚的，充滿憤激與咀咒的，是感傷的。散文當然不能例外。幾年前，創造社正初辦的時代，這派文學確乎占有了不少全國青年人的心。他們幾乎造成了一個文派。現在他們雖然分散了，然而在過去的時期中是免不得要紀念一下的。第三，我

願意說一說志摩先生。志摩先生所受的歐洲文學影響，比較的比別人更爲深入，所以他很自然地引用異國的文法組織與語調來做本國文藝，從他努力的結果，暗中引起了一部分青年人的同情，並且很有人摹倣他，所以這亦是很可紀念的！（雖然有人以爲他的文章是蓮花落式的。）

第三，我願意說在所選各家散文中我們又往往可以看出，各體作家的個性的一問題。本來要是並非作家，一個作家一定有他的特殊的作風與人生觀……這在小說戲劇詩歌中可以尋出，而在散文中尤其顯然。譬如本編所選各家中，周作人先生澹泊風的味，實在因爲他自身是個澹泊的人。郁達夫先生的淒愴的情調，也實在是他個性相近。在冰心女士的作品中，她的個性尤其表現得充分。她確乎是一個能保有重心的聖者，否則她的心境將沒有那樣明潔。俞平伯先生與朱自清先生同是抒情寫景的作家，但是他們的文字到底大有不同。朱自清先生是一個悲哀而淒冷的詩人，平伯先生是一個纏綿悱惻的詞客……

最後，我願意談到所謂散文及近十年來中國散文的一問題。有人以爲除韻文以外便

都是散文：這是不對的，因為除韻文外並非一切文章都是文藝。我們講能夠列入文藝中的散文通常內涵兩類：一論文，二美文。而美文中又分抒情文與記事文兩種。這兩類在近十年來的中國散文界中，我可以說，第一類是沒有充分發展的，第二類則我們差可自慰。本來關于第一類的作品即在外國亦屬很難得到的，周作人先生說抒情的評論文字本身便是一篇文藝，那當然很難能的了！編者所選朱自清徐志摩先生等數文，在中國已屬非常可貴的了。第二類東西須讀者自己去認識，編者並沒有代人判定優劣的權力。末尾，我願說，此編所選只是近十年來中國散文，牠只能代表這一有限定的時期。我們並且願意說這不過是此次新文學運動中散文的黎明期的總集，從此我們很希望國內散文家將起而更努力于異國文學的研究，擺脫一切舊習，推翻種種陋見，走上平正舒闊的大道，在最近的將來，為散文界造成一個偉大光明燦爛的時代！

編者，  
一九二八，八月。

# 中國近十年散文集目錄

序

周作人

自己的園地舊序

一

雨天的書序

三

詩人席烈的百年忌

四

北京的茶食

二

故鄉的野菜

四

閒話四則

一七

冰心女士

通信三則……………一三三

## 葉紹鈞

沒有秋蟲的地方……………三六

故鄉的蓴菜和藕……………三九

將離……………四二

## 朱自清

文藝之力……………四六

俞平伯詩集憶跋……………六〇

槳聲燈影下的秦淮河……………六五

## 俞平伯

槳聲燈影下的秦淮河……………七八

西湖的六月十八夜……………八九

徐志摩

濟慈的夜鶯歌……………九八

北戴河濱的幻想……………一九

想飛……………二三

吊劉叔和……………三〇

莫斯科……………三五

郭沫若

讀Rubaiyat後之感言……………五二

月蝕……………六五



芭蕉花……………一八三

## 郁達夫

海上通信……………一八九

一封信……………一九九

北國的微音……………二〇八

## 徐祖正

莫泊桑的病與死……………二一五

山中雜記之九……………二二二

## 孫伏園

遊記一篇……………二三〇

孫福熙

遊記三篇

二五七

蘇梅

收穫

二七〇

徐蔚南

山陰道上

二八〇

王世穎

記事三篇

二八四

鄭振鐸



蟬與紡織娘……………二八八

# 中國近十年散文集

作人 周先生是現代中國文壇的老宿，他與他的哥魯迅先生兩人差不多是一手造成過去十年中國文壇的基柱的。他的散文以小品爲上，胡適之先生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上特地把周先生的創作小品文提出來，實在是很應當的！他的文章澹泊，想是性格如此，或者受日本文學影響太大的緣故。他是一個文壇先驅，散文界的先導。他的散文雜見雨天的書，自己的園地與澤瀉集，談虎集上有許多不朽的文章，但是並不大文藝化。

## 自己的園地舊序

這一集裏分有三部，一是『自己的園地』十八篇，一九二二年作；二者『綠洲』十五篇，一九二三年所作；三是雜文二十篇，除了三篇以外，都是近兩年內隨時寫下的文章。

這五十三篇小文，我要申明一句，並不是什麼批評，我相信批評是主觀的欣賞，不是客觀的檢察，是抒情的論文，不是盛氣的指摘；然而我對於前者實在沒有這樣自信，對於後者也還要有一點自尊，所以在兩方面都不能比附上去，簡單的說，這只是我的寫在紙上的談話，雖然有許多地方更爲生硬，但比口說或者也更爲明白一點了。

大前年的夏天，我在西山養病的時候，曾經做過一條雜感曰「勝業」，說因爲「別人的思想總比我的高明，別人的文章總比我的美妙」，所以我們應該少作多譯，這纔是勝業，在甚三年，勝業依舊不修，却寫下了幾十篇無聊的文章，說來不免慚愧，但是仔細一想，也未必然，我們太要求不朽，想於社會有益，就太抹殺了自己；其實不朽決不是著作的目的，有益社會也並非著者的義務，只因爲他是這樣想，要這樣說，這才是一切文藝存在的根據，我們的思想無論如何淺陋，文章如何平凡，但自己覺得要說時便可以大膽的說出來，因爲文藝只是自己的表現，所以凡庸的文章正是凡庸的人的真表現，比講高雅而虛偽的話要誠實間多了。世間欺侮天才，欺侮著而又崇拜天才的世間也併輕蔑庸人，人們不願聽荒野的叫

15714

聲，然而對於酒後茶餘的談笑，又將憑了先知之名去加以訶斥。這都是錯的，我想，世人的心與口如不盡被虛偽所封鎖，我願意傾聽『愚民』的自訴衷曲，當能得到如大藝術家所能給予的同樣的安慰，我是愛好文藝者，我想在文藝裏理解別人的心情，在文藝裏找出自己的心情，得到被理解的愉快。在這一點上，如能得到滿足，我總是感激的，所以我享樂——我想——天才的創造，也享樂庸人的談話。世界的批平家法蘭西（Anacle France）在『文學生活』（第一卷）上說：

『著者說他自己的生計，怨恨，喜樂與憂患的時候，他並不使我們覺得厭倦……』

因此我們那樣的愛那大人物的書簡和日記，以及那些人所寫的，他們即使並不是大人物，只要他們有所愛，有所信，有所望，只要在筆尖下留下了他們自身的一部分。若想到這一個，那庸人的心的確即是一個驚異。』

## 雨天的書序

今年冬天特別的多雨。因為是冬天了，究竟不好意思傾盆的下，只是蜘蛛絲似的一縷縷的洒下來。雨雖然細得望去都看不見，天色却非常陰沈，使人十分氣悶。在這樣的時候，常引起一種空想，覺得如在江村小屋裏，靠着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鉢，喝清茶，同友人談閑話，那是頗愉快的事。不過這些空想當然沒有實現的希望，再看天色，也就愈覺得陰沈，想要做點正經的工作，心思散漫，好像是出了氣的燒酒，一點味道都沒有，只好隨便寫一兩行，並無別的意思，聊以對付這兩天的氣悶光陰罷了。

冬雨是不常有的，日後不晴也將變成雪霰了，但是在晴雪明朗的時候，人們的心裏也會有雨天，而且陰沈的期間或者更長久些，因此我這兩天的隨筆也就常有讀寫的機會了。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五日，在北京，

## 詩人席烈的百年忌

英國詩人席烈(Berg Byshe shelly)死在意大利的海裏，今年是整整的一百年了。他的抒情詩人的名譽早已隨着他的西風之歌和與百靈等名篇，遍傳世界，在中國也有許多人知道，可以不必重述，現在只就他的社會思想方面略說幾句。

席烈生于一七九二年，在大學的時候，刊行一篇五頁的論文，題云無神論之必要，爲當局所惡，受退學的處分，又和他妹子的一個女同學自由結婚，不見容於家庭，其後他們因爲感情不合，又復離別，席烈便和哲學的無政府主義者弋德文(Godwin)的女兒瑪利結婚，寄寓意大利，做了許多詩曲；一八二二年七月八日，同友人泛舟，遇風沈沒在十，八日找到尸身，因衣袋中有希臘索福克勒思的悲劇和濟慈的詩集，證明是席烈，於是便在那裏火葬了。

席烈是英國十九世紀前半少數的革命詩人，與擺倫(Byron)並稱，但其間有這樣的一個差異：擺倫的革命，是破壞的，目的在除去妨礙一己自由的實際的障害，席烈是建設的，在提亦適合理性的想象的社會，因爲他是弋德文的弟子，所以他詩中的社會思想多半便是弋德文的哲學的無政府主義。弋德文在政治的正義之研究裏主張極簡單的共同生活，



在現在的術語分類，可以說是無政府的共產主義，但他主張性善，又信託理性與勸喻的力，所以竭力反對暴力，以無抵抗的感化為實現的手段，席烈心中最大的熱情即在滿除人。生的苦惡（據全集上席烈夫人序文。）這實在是使他全個心力之所灌注；他以政治的自由為造成人類幸福之直接動原，所以每一個自由的新希望發生，常使他感到非常的欣悅，比個人的利益尤甚。但是他雖具這強烈的情熱，因其天性與學說的影響，並不直接去作政治的運動，却把他的精力都在文藝上面。他的思想，在兩篇長詩裏說得很是明瞭，其一是伊思拉謨的反抗，計拉安與吉忒那二人的以身殉其主義。他們純用和平的勸喻使被治者起而逐去暴君，迨至反動復來，他們為敵人所得，仍是無抵抗的就死。他們雖然失敗了，但他相信這種精神不會失敗，將來必有勝利的時候：他在篇中說拉安進逼暴君，侍臣皆逃。

一個勇敢的，舉起鋼刀

將刺這生客：『可憐的人，

你對我幹什麼事呢？』——鎮靜，莊重而且嚴厲的，

這聲音解散了他的筋力，他拋下了

他的刀在地上，恐怖的了色，

於是默然的坐着了。

弋德文在政治的正義裏計着，相類的一件事，說當兵士進瑪留士的獄室去殺他的時候，他說：『漢子，你有殺瑪留士的膽量麼？』兵士聞言愕然，不敢下手，即是同一的思想，其二是解放的普洛美透思，係續希臘愛斯吉洛思 (Aischylos) 三部曲中束縛的普洛美透思而作，借了古代神話的材料來寄託他的哲學的。普洛美透思從太陽偷了火來給人類，觸怒宙斯大神（即羅馬的由比忒邇）被縛在高加索山上，受諸苦刑，古代傳說謂其後以命運之秘密告宙斯，因得解放，但席烈以為人類之戰士而去與人類之壓迫者妥協，不足為訓，故改變舊說，宙斯終為德謨弋爾剛所倒，普洛美透思復得自由，於是黃金世界遂開始了。第三幕末云：

可嫌惡的假面落下了，

人都是無笏的，自由，無拘束的，

只是相等的人，不分階級，沒有部落，也沒有國家，

雜去了畏懼，崇拜與等級，

是自己的王，正直和善而聰明。

關於女人的情形，又這樣的說，

口說先前不能想到的智慧。

眼看先前怕敢感着的情緒，

身為先前不敢做的人，

他們即在現今使這地下正如天上了。

義，第四幕末德謨弋爾剛話中的一節，即是達到這做目的的路，也就是席烈的人生哲學的精

忍受『希望』以為無限的苦難，

饒恕比死或夜更暗的委屈，

反抗似乎萬能的『強權』

愛而且承受；希望下去，

直至『希望』從他自己的殘餘創造出他所沈思的東西；

不要改變，不要躊躇，也不要後悔，

這正如你的光榮；

將是善，大爲愉樂，美而自由，

只此是生命，愉樂，皇國的勝利。

他的無抵抗的反抗主義；在無政府的假面裏說得最是明瞭，如第八十五六節云：

籠着兩手，定着眼睛，

不必恐慌，更不必出驚，

看着他們的殺人，

直等到他們的怒氣平了。

那時他們將羞慚的回去，

回到他們出來的地方，

而且這樣所流的鮮血

將顯露在他們紅熱的頰上了。

這樣純樸虔敬的聯句，幾乎令人疑是出於勃來克(B Blake)之筆。這個思想，我稱他作無抵抗的反抗主義，因為他不主張暴力的抵抗，而仍是要理性的反抗，這便是一切革命的精神的本源。他還有一篇與英國人的詩，意思却更爲激烈了。

我寫這篇小文，以乎不免偏重，但我決不看過別一方面，承認他終究是詩人之詩人，不過因爲關於他的社會思想尙少有人說及，所以特別說一番罷了。社會問題與文藝的關係，席烈自己在解放的普洛美透思序裏說得最好，現在抄譯一節：

『或者以爲吾將我的詩篇專作直接鼓吹改革之用，或將他看作含着一種人生理想的整齊的系統，那都是錯誤的。教訓訓是我們所嫌惡的東西；凡在散文裏一樣的能夠說得明白的。在詩裏沒有不是無聊而且多事。我的目的只在使……讀者的精鍊的想像略與有道德價值的美的理想相接；知道非等到人心能夠愛，能夠感服，信託，希望以及忍耐，道德行爲的理論只是撒在人生大路上的種子，無知覺的行人將把他們踏成塵土，雖然他們會結他的幸福的果實。』由此可知社會問題以至階級意識，都可以放進文藝裏去，只不要專作一種手段之用，喪失了文藝的自由與生命，那就好了。席烈自己正是這樣的一個理想的人，現在且引他末年所作的一首小詩，當作結束的例。

### 輓歌

太切迫的悲哀，不能再歌吟了。

大聲悲歎着的烈風呵！

陰沈的雲正是徹夜的

撞着喪鐘的時候的狂風呵；  
 眼淚是空虛的悲哀的風暴，  
 挺着枝條的裸露的樹，  
 深的岩穴與荒涼的平野呵，  
 都哀哭罷爲那人世的委屈罷！

一九二二年七月。

## 北京的茶食

周作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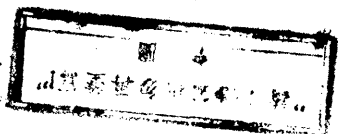
——錄雨天的書——

在東安市場的舊書攤上買到一本日本文章家五十嵐力的我的書翰，中間說起東京的茶食店的點心都不好吃了，只有幾家如上野山下的空也，還做得好點心，吃起來餡和糖及果膏渾然融合，在舌頭上分不出各自的味來。想起德川時代江戶的二百五十年繁華，

當然有這一種享樂的流風餘韻留傳到今日，雖然比起京都來自然有點不及。北京建都已有五百餘年之久，論理於衣食住方面應有多少精微的造就，但實際似乎並不如此，即以茶食而論，就不會知道什麼特殊的有滋味的東西。固然我們對於北京情形不甚熟悉。只是隨着撞進一家餡餅鋪裏買一點來吃，但是就撞過的經驗來說，總沒有很好吃的點心買到。難道北京竟是沒有好的茶食。還是有而我們不知道呢？這也未必全是爲貪口腹之欲，總覺得住在古老的京城裏吃不到包含歷史的精鍊的或頹廢的點心是一個很大的缺陷。北京的朋友們，能夠告訴我兩三家做得上好點心的餡餅鋪麼？

我對於二十世紀的中國貨色，有點不大喜歡，粗惡的模仿品，美其名曰國貨，要賣得比外國貨更貴些。新房子裏賣的東西，便不免都有點懷疑，雖然這樣說好像遺老的口吻，但總之關於風流享樂的事我是頗迷信傳統的。我在西四牌樓以南走過，望着異馥齋的丈許高的獨木招牌，不禁神往，因爲這不但表示他是義和團以前的老店，那模糊陰暗的字跡又引起我一種焚香靜坐的安閒而豐腴的生活的幻想。我不會焚過什麼香，却對於這件事很有





趣味，然而終於不敢進香店去，因為怕他們在香合上已放着花露水與日光皂了。我們於日用必需的東西以外，必須還有一點無用的遊戲與享樂，生活才覺得有意思。我們看夕陽，看秋河，看花，聽雨，聞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飽的點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雖然是無用的裝點，而且愈精鍊愈好。可憐現在的中國生活，却是極端地乾燥粗鄙，別的不說。我在北京徬徨了十年，終未曾吃到好點心。

(十三年二月)

## 故鄉的野菜

——錄雨天的書——

周作人

我的故鄉不止一個，我住過的地方都是故鄉。故鄉對於我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情分，只因釣於斯游於斯的關係，朝夕會面，遂成相識，正如鄉村裏的鄰舍一樣，雖然不是親屬，別後有時也要想念到他。我在浙東住過十幾年，南京東京都住過六年，這都是我的故鄉。現在住

在北京於是北京就成了我的家鄉了。

日前我的妻往西單市場買菜回來，說起有薺菜在那里賣著，我便想起浙東的事來，薺菜是浙東人春天常吃的野菜，鄉間不必說，就是城裏只要有後園的人家都可以隨時採食，婦女小兒各拿一把剪刀一只「苗藍」蹲在地上搜尋，是一種有趣味的遊戲的工作。那時小孩們唱道：「薺菜馬蘭頭，姊姊嫁在後門頭。」後來馬蘭頭有鄉人拿來進城售賣了，但薺菜還是一種野菜，須得自家去采。關於薺菜向來頗有風雅的傳說，不過這似乎以吳地爲主。西湖游覽志云：「三月三日男女皆戴薺菜花。諺云，三春戴薺花，桃李羞繁華。」顧祿的清嘉錄上亦說：「薺菜花俗呼野菜花，因諺有三月三螞蟻上灶山之語，三日人家皆以野菜花置灶脛上，以厭虫蟻。侵晨村童叫賣不絕。或婦女簪髻上以祈清目，俗呼眼亮花。」但浙東人却不很理會這些事情，只是挑來做菜或炒年糕吃罷了。

黃花麥果稱鼠麴草，係菊科植物，葉小微圓互生，表面有白毛，花黃色，簇生梢頭，春天採嫩葉，搗爛去汁，和粉作粉，稱黃花麥果糕。小孩們有歌贊美之云：

「黃花麥保果鞞結結，

關得大門自耍吃；

半塊拿弗出，一塊自要吃。」

清明前後掃墓時，有些人家——大約是保存古風的人家——用黃花麥果作供，但不作餅狀，做成小顆如指頂大，或細條如小指，以五六個作一攢，名曰繭果，不知是什麼意思，或因蠶上山時設祭，也用這食品，故有是稱，亦未可知。自從十二三歲時外出，不參與外母家祖掃墓以後，不復見過繭果，近來住在北京，也不再見黃花麥果的影子了。日本稱作「御形」，與薺菜同為春的七草之一，也採來做點心用，狀如艾餃，名曰「草餅」。春分前後多食之，在北京也有，但是吃去總是日本風味，不復是兒童時的黃花麥果糕了。

掃墓時候所常吃的還有一種野菜，俗名草紫，通稱紫雲英。農人在收穫後，播種田中，用作肥，料是一種被賤視的植物，但採取嫩莖淪，食味頗鮮，美似豌豆。苗花紫紅色，數十畝接連不斷，一片錦綉，如鋪著華美的地毯，非常好看，而且花朵狀草胡蝶，又若雛雛，尤為小孩所喜。

間有白色的花，相傳可以治病，很是珍重，但不易得。日本俳句大辭典云：「此草與蒲公英同是習見的東西，從幼年時代便已熟識。在女人裏邊，不曾採過紫雲英的人，恐未必有罷。中國古來沒有花環，但紫雲英的花球却是小孩常玩的東西，這一層我還替那些小人們欣幸的，浙東掃墓用鼓吹，所以少年常隨了樂音去看「上墳船裏的姣姣」，沒有錢的人家雖沒有鼓吹，但是船頭上蓬窗下總露出些紫雲英和杜鵑的花束，這也就是上墳船的確實證據了。

(十三年二月)

### 閒話四則

#### ——錄自澤瀉集——

按自現代評論語絲之出，閒話彷彿成了一種特定的文體；國內文壇上不少此項作品——並且多有佳製，如作人先生的東西，魯迅先生的熱風華蓋，陳源先生的閒話，現在僅選用先生四篇以示例，其餘魯迅陳源兩先生的東西不復選了。

沈默是一切的最好表示，『吾愛——吾愛』地私語尙不是戀愛的究竟成就，天乎天乎的呼喚也還不足表出極大的悲哀；在這些時候真的表示應是化石般的，死的沈寂，有奇蹟在眼前發現，見者也只是沈默，發怔，無論這是籐帽底下飛出一隻鶉鴉，或是死人復活，不可能的與不會有的事情發生都是同樣的奇蹟，同樣的不可思議。議譬如有人把一個人活活地吞下去了，無論後來吐不吐出來，看客一定瞪目結舌說不出話。將來還吐出來呢，那是變的上好的戲法，值得驚服；倘若不吐出來，那麼就是簡直把他呆了腹，正如同煮了吃或蒸了吃一樣，這也是言語道斷，還有什麼話可說，『查得吃人一事，與公理正義顯有不合……』：『這樣說法豈不是只有傻子纔說的呆話？』

三月十八日以來北京有了不少的奇蹟，結果是沈默，沈默，再是沈默，這是對的，因為這是唯一適當的對付法。

但是，這又可以表示別的意思，一是恐懼，二是贊成，不過在我馴良的市民，這是怎麼一個比例，那可就很不易說了。

天下奇事真是不但無獨而且還有偶，最近報載日本政府也要下令取締思想，想了只可惜因為怕學界反對，終於還未發表，中國呢，學界隱居于六國飯店等地方了；這一點究竟是獨而難偶的，是日本所決不能及的。

取締思想這四個字真正下得妙極，昏極亦趣極，俄國什麼小說中有鄉下人會這樣地說：『大野追風拔鬼尾巴！』恰是適切的評語。追風猶追屁，不過追不着罷了！拔鬼尾巴便不大妥當了。這不但是鬼的小尾巴是拔不住的，萬的僥天之幸而拔住了，——拔住了又怎麼樣呢？鬼尾巴的前頭不是還有一個鬼麼？你將怎麼辦？這好像是『倒拔蛇』，拔得出時是你的運氣，但或者同時也是你的晦氣。日本的政治家缺少歷史知識，這是很可惜的，雖然他們的躊躇還有可取，畢竟比從前白俄的官憲高明得多了。

在中國，似乎有點不同，這只能說是拔豬尾巴罷，如在大糖房胡同所常見似的。

天下奇事到底是有獨而無偶。

## 三

十五年五月

平常大家認爲重罪的強姦，在亂時便似乎不大希奇了，傳說，新聞，以至知縣的公文上都冠冕堂皇地說及，彷彿只是天橋茶客打架似的一件極普通的官司。是的，這在亂世是沒有法的，因爲亂世的特色是亂：俗語云，『亂世的人還不如太平的狗』。在亂時戰區內的婦女的命運大約就是兩種，（逃走和躲避的自然除外，一是怕強姦而自盡的，二是被強姦而活着的，第一種自有人來稱她作烈女烈婦，加以種種哀榮，至少也有一首歌咏。第二種人則將爲人所看不起，如同光時代的『長毛嫂嫂』，雖然她們也是可哀而且——可敬的。忍辱與苦恐怕在人類生存上是一個重要的原素，正如不肯忍辱與苦是別一個重要的原素一樣。我們想到現在的人民多半是她們的苗裔，對於那些喜講風涼話的雲孫耳孫們真覺得不很能表贊同了。

一本古書上說，據歷來的傳說，在不知幾千年前，有一回平定京師的時候，一個游勇強

了奸婦女，還對她說，不准再被別人強奸。男性道德的精義全在這裏了，他或者是講風涼話的鼻祖罷？——喔！強奸怎麼能作閒話的材料？我看了報上節儉的記述，仿佛覺得想說一兩句話，不過這個題目實在太難，也只得節儉一點把筆『帶住』了。

## 四

難民——這是現在北京的名物之一，幾乎你往城內的任何處都能看見的。我在北京瀰了十年（前清時也曾來過一次），這種景象還是初次見到。難民的家怎樣了！我因為不曾目擊過，想不出來，但見了這界副人工乞丐似的身命也就夠不愉快了，而尤其使我不愉快的乃是難民婦女的脚。

她們的脚自然向來是如此，並不是被難之後纔裹，或因逃難而特別走尖的。然而這實在尖得太可怕了。我以為的確也見過些神秘的小脚，幾乎使人詫異『脚在那里！』地那麼小，每令我感到自己終是野蠻民族而發出『吾最喜歡見女人的天足』的慨歎，現在看見這脚長在難民身上，便愈覺得慚然。我並不說難民不配保有小脚，我不知怎的感到小脚與



難民之神妙的關係，彷彿可以說小脚是難民的原因似的。我自知也是她們的同族，但心裏禁不住想，你們的遭難是應該的，可憐，你們野蠻民族身上刺青，彫花，塗顏色，著耳鼻唇環的男女，被那有機關槍，迫擊砲，以及飛機——啊，以及飛機的文明人所虐殺，豈不是極自然與當然的麼？我願這是一個惡夢，一覺醒來，不見那些國料的難民，國貨的小脚！

但是這願望或者太奢了，上帝未必肯見聽罷？

十五年六月



謝冰心 冰心女士的名字是無容介紹的。她早已是一個普遍的人！她的散文，集逸高超，近代中國文壇上還沒有第二個人。她所受太果爾的影響是太深的，這從她的文章上看出來，但她的文章的所以這樣有價值的中心還在她有未滅的天真而可愛的童心。她是一個偉大的作家！

### 寄小讀者三則

#### 通訊七

親愛的小朋友：

八月十七日的下午，約古遜離鄉，船無數的窗眼，裏飛出五色飄揚的紙，帶遠遠的拋岸上，任憑送別的人牽住別時，我的心是如何的飛揚而悽惻！

癡絕的無數送別者，在最遠的江岸，僅僅牽着這終於斷絕的紙條兒，放着這龐然大物，載着最重的離愁，飄然西去！

船上生活，是如何的清新而活潑，除了三餐外，只是隨意遊戲散步，海上的頭三日，我竟

完全回到小孩子的境界中去了，套圈子，拋沙袋，樂此不疲，過後又絕然不玩了。後來自己想很奇怪，無他，海喚起了我童年的回憶，海波聲中，童心和遊伴都跳躍到我腦中來，我十分的恨這次舟中沒有幾個小孩子，使我童心來復的三天中，有無猜暢好的遊戲！

我自少住在海濱，却沒有看見過海平如鏡，這次出了吳淞口，一天的航程，一望無際盡是粼粼的微波，涼風習習，舟如在冰上行，到過了高麗界，海水竟似湖光，藍極綠極，凝成一片，斜陽的金光，長蛇般自天邊直接到欄旁人立處。上自穹蒼，下至船前的水，自淺紅至於深翠，幻成幾十色，一層層，一片片的漾開了來……小朋友，恨我不能畫，文字竟是世界上最無用的東西，寫不出這空靈的妙境！

八月十八夜，正是雙星渡河之夕，晚餐後獨倚欄旁，涼風吹衣，銀河一片星光，照到深黑的海上，遠遠聽得樓欄下人聲笑話，忽然感到家鄉漸遠，繁星閃爍着，海波吟嘯着，凝立悄然，只得惆悵。

十九日黃昏，已近神戶，兩岸青山，不時的有漁舟住來，日本的小山多半是圓扁的，大家說笑，便道是『饅頭山』。這饅頭山沿途點燈，直到夜裏，遠望燈光燦然，已抵神戶，船徐徐停

住，便有許多人上岸去。我因太晚，只自己又到最高層上，初次看見這般璀璨的世界，天上微月的光，和星光，岸上的燈光，無聲相映，不時的還有一串光明從山上橫飛過，想是火車周行……舟中寂然。今夜沒有海潮音，靜極心緒忽起：『倘若此時母親也在這裏……』我極清晰的憶起北京來，小朋友，恕我不能往下再寫了。

冰心 八，二十一，一九二三，神戶。

朝陽下轉過一碧無際的草坡，穿過深林，已覺得湖上風來；湖波不是昨夜欲睡如醉的樣子了——悄悄的坐在湖岸上，伸開紙，拿起筆，抬起頭來，四圍紅葉中，四面水聲裏，我要開始寫信給我久遠的小朋友。小朋友猜我的心情是怎樣的呢？

水面閃爍着點點的銀光，對岸意大利花園裏亭層列的松樹，都證明我已在萬里外。小朋友，在此已逾一月了，便是在日本也未曾寄過一字，說是對不起呢，我又不願！

我平時寫作，喜在人靜的時候，船上却處處是公共的地方，艙面闌邊，人人可以來到。海景極好，心胸却難得清平。我只能在晨間絕早，船面無人時，隨意寫幾個字，堆積至今，總不能整理，也不願草草整理，便遲延到了今日。我是尊重小朋友的，想小朋友也必尊重原樣我！

許多話不知從那裏說起，而一聲聲打擊湖岸微波，一層層的沒上雜立的湖石，直到我蔽膝的氈邊來，似乎要求我將她介紹給我的小朋友。小朋友我真不知如何的形容介紹她。她現在橫在我的眼前。湖上的月明和落日，湖上的濃陰和微雨，我都見過了，真是儀態萬千。小朋友，我的親愛的人都不在這裏，便只有她——海的兒女，能慰安我了。Lake Wahan，諧音會意，我便喚她做『慰冰。』每日黃昏的遊泛，舟輕如羽，水柔如不勝漿，岸上四圍的樹葉，綠的，紅的，黃的，白的，一叢一叢的倒影到水中來，覆蓋了半湖秋水，夕陽下極其豔冶，極其柔媚，將落的金光，到了樹梢，散在湖面。我在湖上光霧中，低低的囑咐他，帶我的愛和慰安，一夜和他到遠東去。

小朋友！海上半月，湖上也過半月了，若問我愛那一個更甚，這却難說。——海好像我的母親，湖是我的朋友，我和海親近在童年，和湖親近是現在。海是深闊無際，不着一字，她的愛是神祕而偉大的，我對她的愛是歸心低首的。湖是紅葉綠枝，有許多襯托，她的愛是溫和嫵媚的，我對她的愛是清淡相照的。這也許太抽象，然而我沒有別的話來形容了！

小朋友，兩月之別，你們自己寫了多少，母親懷中的樂趣，可以說來讓我聽聽麼？——這

便算是沿途書信的小序，此後仍將那寫好的信，按序寄上，日月和地方，都因其舊，『弱遊』的我，如何自太平洋西岸的上海繞到大西洋西岸的波司頓來，這些信中說得很清楚。請在那裏看罷！

不知這幾百個字，何時方達到你們那裏，世界真是太大了！

冰心 十，十四，一九二三，慰冰湖畔，威爾斯利。

## 通訊十四

——錄自寄讀者——

我的小朋友：

黃昏睡起，閒步着繞到西邊迴廊上，看一個病的女孩子，站在她床前說着話兒的時候，抬頭看見松梢上一星朗耀，她說：『這是你今晚第一顆見到的星兒，對他祝說你的願望罷！』——同時她低低的度着一支小曲，是：

Star Light

Star bright

First star I see to-night

Wish I may

Wish I might

Have the wish I wish to-Night

小朋友：這是一支極柔媚的兒歌，我不想翻譯他出來，因為童謠完全以音韻見長，一譯成中國字，念出來就不好聽，大意也就是她對我說的那兩句話——倘若你們自己能念，或者姊姊哥哥，姑姑母親能教給你們念，也就更好。——她說到此，我略不思索，我合掌向天說，「我願萬里外的母親，不太為平安快樂的我憂慮！」

扣計今天或明天，就是我母親接到我報告抱病入山的信之日，不知大家如何商量談論，長吁短歎，豈知無知無愁的我，正在此過起止水浮雲的生活來了呢？

去年十二月十九日我寄給國內朋友一封信，我說『河穰療養院，冷冰冰的如同雪洞一般，我又整天的必須在朔風裏，你們圍爐的人，怎知我正在冰天雪地中，與造化掙命！』如今想起，真覺得那話說得真無謂，太怨望了，未曾聽見掙命有如今這般溫柔掙法！

生，老，病，死，是人生很重大而又不能避免的事，無論怎樣高貴偉大的人，對此切已的事，也絲毫不能爲力。這時節只能將自己當作第三者，旁立靜聽着造化的安排。小朋友，我凝神看着造化輕舒慧腕，來安排我的命運的時候，我忍不住失聲讚嘆他深思和玄妙。

往常一日幾次匆匆走過慰冰湖，一邊看晚霞，一邊心理想着功課，偷閒划舟，抬頭望一望豔豔的湖波，低頭看滴答滴答消磨時間的手表，心靈中真是太苦了，然而萬沒有整天的放下正事來賞玩自然的道理。造物者明明在上，看出了我的隱情，眉頭一皺，輕輕的賜與我一場病，這病乃是專以拋撇一切，遊泛於自然海中爲治療的。

如今呢？過的是花的生活，生長於光天化日之下，微風細雨之中，過的是鳥的生活，遊息於山巔水涯，寄息於上下左右空氣環圍的巢床裏。過的是水的生活，自在的潺潺流走。過的



是雲的生活，隨意的裊裊卷舒，幾十頁幾百頁絕妙的詩和詩話，拿起來流水般當功課讀的時候，是沒有的了。如今不再幹那愚拙煞風景的事，如今便四行六行的小詩，也慢慢的拿起，反覆吟誦，默然深思。

我愛聽碎雪和微雨，我愛看明月和星辰，從前一切世俗的煩憂，占積了我的靈府，偶然一舉目，偶然一傾耳，便忙忙又收回心來，沒有一次任他奔放過，如今呢，我的心，我不知怎樣形容他，他如蛾出繭，如鷹翔空……

碎雪和微雨在簷上，明星和星辰在欄旁，不看也得看，不聽也得聽，何況病中的我，應以他們爲第二生命。病前的我，願以他們爲第二生命而不能的呢？

這故事的美妙，還不止此，——「一天還應在山上走幾里路，」這句話從滑稽式的醫士口中道出的時候，我不知應如何的歡呼贊美他！小朋友，漫遊的生涯，從今開始了！

山後是森林仄徑，曲曲折折在日影掩映中引去，不知有多少遠近，我只走到一端，有大巖石處爲止，登在上面眺望，我看見滿山高下下的松樹，每當我要縹緲深思的時候，我就

走這一條路，獨自低首行來，我聽見乾葉枯枝，槭槭楂楂在樹巔相語，草上的薄冰，踏着沙沙有聲，這時節，林影沉蔭中，我疑然黯然，如有所感。

山前是一層層的大山地，爽闊空曠，無邊無限的滿地朝陽，層場的盡處，就是一個大冰湖，環以小山高樹，是此間小朋友們溜冰處，我最喜在湖上如飛的走過：每逢我要活潑天機的時候，我就走這一條路，我沐着微暖的陽光，在樹根下坐地，舉目望着無際的耀眼生花的銀海。我想天地何其大，人類何其小，當歸途中冰湖在我足下溜走的時候，清風過耳，我欣然超然，如有所得。

三年前的夏日在北京西山，曾寫了一段小文字，我不十分記得了，大約是：

只有早晨的深谷中

可以和自然對語，

計畫定了

岩石點頭

草花歡笑。

造物者！

在我們星馳的前途，

路站上，

再遙遙的安置下，

幾個早晨的深谷！

原來，造物者有我安置下的幾個早晨的深谷，却在離北京數萬里外的沙穰，我何其「無心」，「造物者無其」有意？——我還憶起，有「空谷足音」和杜甫的「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的一首詩，小朋友讀過麼？我翻來覆去的背誦，只憶得「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言良家子，零落在草木……摘花不搖髮，採柏動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行」這八句來。黃昏時又去了，那時想起的，有「前不見古人，後不見後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淚下」；「歸途中又誦『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小

朋友，願你們用心讀古人書，他們常在一定的環境中，說出你心中要說的話！

春天已在雲中微笑，將臨到了，那時我更有溫柔的消息報告你們，我逐日遠走開去，漸漸又發現了幾處斷橋流水，試想看，胸中無一事滯留，日日南北東西，試揭自然的簾幕，躡足走入仙宮……

安息的時候已到，臥看星辰去了，小朋友，我以無限歡喜的心，祝你們多福。

冰心，十五夜，一九二四，沙穰。

廣廳上，四面綠簾低垂，幾個女孩子，在一角窗前長椅上，低低笑語。一角話匣子裏奏着輕婉的提琴。我在當中的方棹上，寫這封信，一個女孩子坐在對面爲我畫像，她時時喚我抬頭看她。我聽一聽提琴和人家的笑語，一面心潮緩緩流動，一面時時停筆凝神。寫完時重讀一過，覺得太無次序了，前言不對後語的，然而的確是歡樂的心泉流過的痕跡，不復整理，卽付晚郵。

## 通訊二十八

親愛的娘：

今晨得到冰仲弟自北京寄來的寄小讀者，匆匆的翻了一遍，我止水般的熱情，重復蕩漾了起來。親愛的母親！我的腳已踏着了祖國的田野，我心中複雜的蘊結着歡慰與悲涼。廿七日的黃昏，三年前攜我遠遊的約克遜號，徐徐的駛進吳淞口的時候，我抱柱而立，迎着江上吹面不寒的和風，我心中只掩映着母親的慈顏，三年之別，我並不曾改，我仍是三年前母親的嬌兒，仍是廿餘年前母親懷抱中的嬌兒！

上海苦熱，回憶船上海風中看明月的情景，真是往事都成陳迹！廿六夜海波如吼，水影深黑，只有明月與我之間，在水上鋪成一條閃爍碎光的道路。看着船旁燦然飛濺的浪花，這一星星都迸碎了我遠遊之夢！母親，你是大海，我只是剎那間濺躍的浪花，雖暫時在最低的空間上，幻出種種的閃光，而在最短的時間中，即又飛進母親的懷裏。母親！我美遊之夢，已在欠伸將覺之中，祖國的海波，一聲聲的洗淡了我心中個個的夢中人影。母親！夢中人只是夢。

中人除了你，誰是我永久靈魂之歸宿？

廿七晨我未明即起，望見江上片片祖國的帆影之沒，我已不能再睡覺！我俯在圓窗上看滿月西落，紫光欲退而東方天際的明霞，又已報我以天光的消息！母親爲了你，萬里歸來的女兒，都覺得這些國外也常常看見的殘月朝輝，這時却都予我以極濃熱的慕戀的情意。

母親，我只是一個山陬海隅的孩子，一個北方鄉野的孩子，上海實在住不了！長裙短衫，蝴蝶般的袖子，油光的頭，額上不自然的剪下三四縷短髮，這般千人一律，不個性的打扮，我覺得心煩而又畏怯。這裏熱得很，哥哥姊姊們又喜歡灌我酒。前晚喝的是『大宛香』，還容易下咽，是夜是『白玫瑰露』，真把我吃醉了。匆匆的走上樓來，和衣而臥，酒醒已是中夜，明月正當着我的窗戶，朦朧中記得是離家已近，才免去那『楊柳岸曉風殘月』的悲哀。

母親，你看我寫的歪斜的字，嫂嫂笑說我仍在病酒！我定八月二夜北上了，我愛母親，我怕熱，我不會吃酒，還是回家好。

這封信轉小朋友看看亦不妨事罷？

還家的女兒兒七月卅日上海

葉紹鈞 我們莫勿講起中國現代小說，講起一定會連想到三四個特出的作家；而在這三四個人中，葉先生亦是一個，一個憐世憤世抗世的作家！他的散文亦多佳構，今選二篇，不多列焉。

## 沒有秋虫的地方

——錄自劍鞘——

階前看不見一莖綠草，窗外望不見一隻蝴蝶，誰說鴛鴦箱裏的生活，鴛鴦未必這樣趣味乾燥呢，秋天來了，記憶就輕輕提示道：『淒淒切切的秋虫，又要響起來了。』可是一點點響也沒有，鄰舍兒嗶人鬧絃歌雜作的深夜，街上輪震石響邪許並起時清晨，無論你靠着枕兒聽，憑着窗沿聽，甚至貼着牆角聽，總聽不到一絲的秋虫的聲息，並不是被那些歡樂的勞苦的宏大的清亮的聲音掩沒了，以致聽不出來，乃是這樣本沒有秋虫這東西。呵，不容留秋

虫的地方！秋虫所不屑居留的地方。

若是在鄙野的鄉間，這時全村都是虫聲了。白天與夜間一樣地安閒；一切人物或動或靜，都有自得之趣，嫩煖的陽光，或者輕淡的雲影，覆蓋着在場上。到夜呢，明耀的星月，或者徐緩的涼風，看守着整夜，在這境界這時間唯一的可以感動心情的就是虫兒的合奏。牠們高低宏細疾徐作歇彷彿曾經樂師的精心組織，所以這樣地無可批評，躊躇滿志，其實牠們每一個都是神妙的樂師；衆妙畢集，各抒靈趣，那有不成兩間絕響的呢？

雖然這些虫聲會引起勞人的感歎，秋士的傷懷，但獨客的微喟，思婦的低泣；但是這正是無上的美的境界，絕好的自然詩篇，不獨是旁人最歡喜吟味的，就是當境者亦感受一種酸酸的麻麻的味道，這種味道在一方面是非常雋永的。

大概我們蘄求的不在某種味道，只要時時有點酸味道嘗嘗就自詡爲生活不空虛了。假若這味道是甜美的，我們固然含着我意來體味牠；若是味道是酸苦的，我們也要皺着眉



頭來辨嘗呢：這總比淡漠無味勝過百倍，我們以為難堪而亟欲逃避的，惟有這一個淡漠無味。

所以心如稿木不如工愁多感，迷蒙的醒不如熱烈的夢，一口苦水勝於一盞白湯，一場苦痛勝於哀樂兩忘，但這裏並不是說快愉樂觀是要不得的，清醒的醒是不須求的，甜湯是罪惡的，狂笑是魔道的，這裏只說有味總比淡漠遠勝罷了。

所以虫聲終於是足繫念的東西，又况勞人秋士獨客思婦以外還有無量數的人，他們當然也是酷嗜味道的，當這涼意微逗的時候，誰能不憶起那好美的秋之音樂？

可是沒有絕對沒有井底似的庭院，鉛色的水門汀地，秋蟲早已避去，惟恐不速了。而我們沒有牠們的翅膀與大腿，不能飛又不能跳，還是死守在這裏，想到『井底』與『鉛色』覺得象徵的意味豐富極了。

一九二三年，八月三十一日作。

## 藕與蓴菜

葉詔鈞

——錄自劍鞘——

與朋友喝酒，嚼着薄片的雪藕，忽然懷念起故鄉來了。若在故鄉，每當新秋的早晨，門前經過許多的鄉人；男的紫赤的臂膊和小腿肌肉突起，軀幹高大而且挺直。使人起康健的感覺；女的往往裹着白地青花的頭布，雖然赤脚却穿短短的夏布裙，軀幹固然不及男的那樣高，但是別有一種康健的美的風致；他們如挑着一副擔子，盛着鮮嫩玉色的長節的藕，在藕的家鄉的池塘裏，在城外曲曲彎彎的小河裏，他們把這些藕一濯再濯，所以這樣潔白了。彷彿說他們以為這是供人體味的高味的東西，這是清晨的圖畫，裏重要的題材，假若滿塗泥污，便把人家欣賞的渾凝之感打破了；這是一件罪過的事情，他們不願意擔在身上，故而先把牠們濯得這樣潔白了，才挑進城裏來。他們想要休息的時候，就把竹簾橫在地上，自己坐在上面。隨便揀擇擔裏的過嫩的藕槍，或較老的藕朴。大口地嚼着解渴。走過的人便站住了，紅

衫的小姑娘揀一節，白髮的老公公買兩支，清淡的甘美的滋味於是普遍於家家且人人了。這種情形，差不多，是常常的口課，直要到葉落深秋的時候。

在這裏，藕這東西幾乎是珍品了。大概也是從我們的故鄉運來的，但是數量不多，自有那些伺候豪華公子碩腹鉅賈的幫閒茶房們把大部分搶去了；其餘的便要供在大大一點的水果鋪子裏，也並不是沒有，但不是瘦得像乞丐的臂腿，便澀得像未熟的柿子，實在無從欣賞；因此除了僅有的一回，我們今年竟不曾吃過藕。

這僅有的一回不是買來吃的，是鄰舍送給我們吃的，他們也不是自己買的，是從故鄉來的親戚帶來的。這藕離開牠的家鄉大約有好些時候了，所以不復呈生樣的顏色，却滿被着許多鏽斑，削去皮的時候，刀鋒過處，很不順爽，切成了片，送入口裏，嚼着，頗有些甘味，但沒有一種鮮嫩的感覺，而且似乎含了滿口的渣。第二片就不想吃了。只有孩子很高興，他把這許多片吃完，居然有半點鐘工夫不再作別種的要求。

因為想吃藕，又聯想到蓴菜，在故鄉的春天，幾乎天天吃蓴菜，牠本來沒有味道，味道全

在於好的湯，但這嫩綠的顏色與豐富的詩意，無味之味真是令人心醉呢。在每條街旁的小河裏，石埠頭歇着一兩條沒篷船，滿艙盛着蓴菜，是從太湖裏去撈來的。像這樣的取求很便，當然能得日餐一盃了。

而在這裏又不然。非上館子，就難以吃到這東西。我們當然不上館子，偶然在一兩回去擾朋友的酒席，恰又不是蓴菜上市的時候，所以今年竟不會吃過，直到最近伯祥的杭州親戚來了，送他幾瓶裝瓶的西湖蓴菜。他送我一瓶我才算也嘗了新了。

自來不戀故鄉的我，想到這裏，覺得故鄉可愛極了。我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會起這麼深濃的情緒？再一思索，實在很淺顯的：因爲在故鄉有所戀，而所戀又惟在故鄉，有使縈着繫着，不能離捨了。譬如親密的家人在那裏，知心的朋友在那裏，怎得不留戀？怎得不懷念？但是僅僅爲了愛故鄉麼？不是的，不過在故鄉的幾個人把我們牽着罷了。若無所牽，更何所戀？像我現在，偶然被藕與蓴菜所牽，所以便懷念起故鄉來了。

所戀在那裏。那裏就是我們的故鄉了。

## 將離

——錄自劍鞘——

跨下電車，便是一陣陣細且柔的密雨，南北東西的風把牠吹着，儘向我的身上捲上來。電燈光特別昏闇，火車站的黑影兀立在深灰色的空中。那邊一行街樹，像魔鬼似的飄散舞動，作些蕭蕭的聲響，我突然想起：難道特地要教我難堪，故意先期做起秋容來麼？便覺得全身陷沒在悽愴之中，剛才喝下去的一片酒在胃裏也不大安分起來了。

這是我的一種揣想：天日晴朗的別勝於風悽雨慘的別，朝晨午晝的別勝於傍晚黃昏的別。雖然一回的別不能兼試二者以爲比較，雖然這一回的別還沒有到來，我總相信吾所揣想是大致不謬的。然而到那邊去的輪船照例是十二點光景開的，黃昏的別是注定的了。像這樣入秋漸深，像這樣時候吹一陣風洒一陣雨又安知六天之後的這一夜，不更是風悽

一九二三年九月七日作。

雨慘的別呢！

一點東西也不會動：散亂的書籍，零星的稿紙，積着墨汁的水盂，歪斜擺着的硯台……一切保留着原來的位置。一點變更也不讓有：早上六點鐘起身，吃了朝飯，寫了一些字，準時到辦事的地方，到晚回家，隨便談話，與小孩子胡鬧……一切都是那平常的生活。既然沒有離別的空氣，更沒有什麼東西會緊迫攆來？好像沒有這快要到來的一回事了。

記得上年平伯去國，我們同在一家旅館裏，明知再不到一點鐘，離別的利刃要把我們分割開來了。於是一啓口一舉手都覺得有無形的線把我牽着，又似乎把我周身細緊來；胸口也悶悶的不好過了。我端立要想擺脫，故意做出沒有什麼的樣子，靠在椅背上。舉起杯子喝茶，又東一句西一句地談着，然而沒有用處，只覺得十分地勉強，只覺得被牽被細被壓得越緊罷了。我於是想：離別的空氣已凝集了，再也別想衝決，牠是非把我們擠了開來不可的！現在我只是不讓這空氣凝集，希望免了被牽被細被壓種種的糾纏。我又這麼痴想着，

別這離去的一刻，最好恰在沈酣的睡眠中，既混能想，自無所想，雖然覺醒之後，已經是大海孤輪中的獨客，不免起深深的惆悵；然而最難堪的一關已成過去，情形便自不同了。

然而這空氣終於會疑集下來。走進家裏，看見才洗而縫好的被袱，衫袴長袍之類也一疊地堆在桌子上，這不用問得，是我旅程中的同伴了。『偏要這麼多事！既已弄了，爲什麼不早點收拾好！』我略微煩燥地想，但是必須帶走既屬事實，早日預備尤見從容，我何忍說出這責備的話兒——實在也不該責備，只該感激。

然而我觸着這空氣了，而且嗅着牠的味道了，與上年在旅館裏所感到的，正是同一的種類，不過還沒有這樣濃厚而已。我知道牠將要漸漸地濃密，猶如西湖上晚來的烟霧；直到最後，牠具有一種強偉的力量，便會把我一擠；我於是不自主地離開這裏了。

我依然談話，寫字，吃東西，躺在籐椅子上，但是都有一點異樣，一點不自然。

夜來有夢，夢在車站月台之旁。霎時火車已到，我急把行李提上去，身子也就跨上，火車便奔馳而去了。似乎還有些東西遺留在月台那邊，正在檢點。即想起遺留的並不是東西，却

是幾個人，這很奇怪，我竟不曾向他們說一聲「別了，」竟不曾伸出手來給他們；不僅如此，跨上火車的時候，簡直把他們忘了，於是深深地悔恨，這什麼能不說一聲握一握呢！假若說了握了，究竟是個完滿的離別，多麼是好！「讓我回頭去，補了罷！讓我回頭去補了罷！」但是火車不睬我，牠喘着氣只是向前奔。

這夢裏的登程，全忘了我月台上的幾個人，與我所癡心盼望的酣睡時離去，情形正相仿，現在夢裏的經驗告訴我，這只消勾引些悔恨，並不見得會比較好一點。那麼，我又何必作這種癡想呢？然而清醒地說一聲握一握的離別究竟何嘗是好受的？

『信要寫得勤，要寫得詳；雖然一班船動輒要隔三五天，而厚厚的一疊信箋從封套裏抽出來，總是獨客的歡悅與安慰。』

『未必能夠寫得怎樣勤，怎樣詳罷。久已不幹這勾當了；大的小的粗的細的種種事情，箭一般地射到身上來，逐一對付已經夠受了，知道還有多少坐定下來執筆的工夫與精神！』

離別的滋味假若是酸的，這裏又摻入了一些苦辛的味素了。

一九二三年九月十二日作完



朱自清 朱先生是一個詩人，但同時是個散文作家，他的筆路清麗，性格沈鬱，語調綢繆，在中國文壇上，特立獨出。

## 文藝之力

——錄自星海——

我們讀了桃花源記，紅樓夢，虬髯客傳，灰色馬，現代日本小說集，茵夢湖，魯森堡之一夜……覺得新闢了許多世界。有的開着爛熳的花，綿連着芊芊的碧草。在青的山味，白的泉聲中，上下啁啾着玲瓏的小鳥，太陽微微的笑着；天風不時掠過小鳥的背上。有的展着一片廣漠的戰場，黑壓壓的人都凍在冰裏，或燒在火裏。却有三兩個戰士，在層冰上，在列燄中奔馳着。那裏也有風，冷到刺骨，熱便灼人肌膚。那些戰士披着髮，紅着臉，或白着臉，用了鐵石一般

的聲音叫喊。在這個世界裏，沒有困倦，沒有寂寞；只有百度上的熱，零度下的冷，只有熱和冷；有的是白髮的老人和紅衣的幼女，乃至壯的男人，婦人，手牽着手，挽成一個無限大的圈兒，在地上環行。他們都踏着腳，唱着溫暖的歌，笑容可掬的向着；太陽在他們頭上。有的全是黑暗和陰影，彷彿夜之國一般。大家摸索着，挨擠着，以嫉恨的眼互視着。這些閃閃的眼波，在暗地裏彷彿是幕上演着的活動影戲，有十足的機械風，又像舞着的劍鋒，說不定會落在誰的頸上或胸前的。這世界是如此的深而莫測，真有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了。有的却又不同。將眼前的世界剝去了一層殼，只留下她的裸體，顯示美和醜的曲線。世界在我們前面索索的抖着，便不復初時那樣的儀態萬方了。有時更像用了X光似的，顯示出她的骨骼和筋絡等等，我們見其肺肝了，我們看見她的血是怎樣流的了。這或者太不留餘地。但我們却能接觸着現世界的別面，將一個胰皂泡幻成三個胰皂泡似的，得着新國土了。

另有詞句與韻律，雖常被認為末事，却也醞釀着多樣的空氣，傳給我們種種新鮮的印象。這種印象確乎是簡單些；而引人入勝，有催眠之功用，正和前節所述關於意境情調的一

樣——只是程度不同吧了。從前人形容痛快的文句，說是如啖哀家梨，如用并州剪。這可見詞句能夠引起人的新鮮的肌肉感覺。我們讀晉人文竟和世說新語一類的書，遇着許多「舊語」，往往備然有出處之感，真像不食人間烟火似的，也正是詞句的力。又如紅樓夢中的自爲而漂亮的對話，使人覺得輕鬆，覺得積俗點滴中深曲而活潑的描寫，多用擬人的字眼和句子，更易引起人神經的顫動。誘惑中的。

「忽然全世界似乎打了一個寒噤。」

「彷彿地正顫動着，正如伊的心臟一般的跳將起來了。」

便足顯示這種力量。此外「句式」也有些關係。短句使人斂；長句使人宛轉；鎖句（*Periodical sentence*）使人精細；散句使人平易；偶句使人凝整，峭拔。說到「句式」，便會聯想到韻律，因爲這兩者是相關甚密的。普通說韻律，但就詩歌而論，我所謂韻律却是廣義的，散文裏也有的。這韻律其實就是聲音的自然的調節，凡是語言文字裏都有的。韻律的性質，一部分隨着字音的性質而變，大部分隨着句的組織而變。字音的性質是很複雜的。我於音韻

學沒有什麼研究，不能詳論。約略說來，有剛音，有柔音，有粗澀的音，有甜軟的音，清楚而平滑的韻如「先韻」可以引起輕快與美妙的感覺；開張而廣闊的韻「如陽韻」可以引起颯舉與展擴的感覺。濁聲（如ㄅ，ㄆ，ㄇ）使人有努力，衝撞，粗暴，艱難。沈重等印象。清聲（如ㄆ，ㄑ）則顯示安易，平滑，流動，穩靜，輕妙，溫良與嫺雅。濁聲如重擔在肩上；清聲如密在舌上。這些分別，大概由於發音機關的變化；舊韻書裏所謂開齊合撮，陰聲，陽聲，弁聲，侈聲，當能說明這種緣故。我却不能做這種工作；我只總說一句，因發音機關的作用不同，引起各種相當而不同的筋肉感覺，於是各字的聲音才有不同的力量了。但這種力量也并非一定，因字在句中的位置而有增減。在句子裏，因為意思與文法的關係，各字的排列可以有種種的不同。其間輕重疾徐，自然互異。輕而疾則力減，重而徐則力增。這輕重疾徐的調節便是韻律。調節除字音外，更當注重音節與句式；音節的長短，句式的長短，曲直，都是可以決定韻律的。現在只說句式，音節可以類推。短句促而嚴，如斬釘截鐵，如一柄晶瑩的匕首。長句舒緩而流利，如風前的馬尾，如拂水的垂楊。鎖句宛轉騰挪，如天矯的游龍，如迴環的舞女。散句曼衍而平

實如戰場上的散兵線，如依山臨水的錯落的樓臺。偶句停勻而凝鍊，如西湖上南北兩峯，如處女的雙乳。這祇論其大凡，不可拘執；但已可見韻律的力量之一斑了——所論的在詩歌裏，尤爲顯然。

由上所說，可見文藝的內容與形式都能移人情；兩者相依爲用，可以引人入勝，引人到「世界外之世界」。在這些境界裏，沒有種種計較利害的複雜的動機，也沒有那個能分別的我。只有渾然的沈思，只有物我一如的情感（Fellow-Feeling）。這便是所謂「忘我」。這時雖也有喜怒哀樂愛惡欲等的波動，但是無所附的，無所爲的，無所執的。固然不是爲「我自己」而喜怒哀樂，也不是爲「我的」親戚朋友而喜怒哀樂，喜怒哀樂只是喜怒哀樂自己，更不能說是爲了誰的。既不能說是爲了誰的，當然也分不出是「誰的」了。所以這種喜怒哀樂是人類所共同的。因爲是共同的，無所執的，所以是平靜的，中和的。有人說文藝裏的情緒不是真的情緒，縱然能逼緊人的喉頭，燃燒人的眼睛。我們閱讀文藝，只能得着許多鮮活的意象（Idea）吧了；這些意象是如此的鮮活，將相聯的情緒也微微的帶起在讀者的心中。

了。正如我們憶起一個惡夢一樣，雖時過境遷，仍不免震悚；但這個震悚的力量究竟是微薄的。所以文藝裏的情緒的力量也是微薄的；說牠不是真的情緒，便是爲此。真的情緒只在真的衝動，真的反應裏才有。（一）但我的解說，有些不同。文藝裏既然有着情緒，如何又說是不真？至多只能加上「強」、「弱」、「直接」、「間接」等限制詞吧了。你能說文藝裏情緒是從文字裏來的，不是從事實裏來的，所以是間接的，微弱的；但你如何能說牠不是真的呢？至於我，認表現爲生活的一部，文字與事實同是生活的過程；我不承認文藝裏的情緒是間接的，因而也不能承認牠是微弱的。我甯願說牠是平靜的，中和的。這中和與平靜正是文藝的效用，文藝的價值。爲什麼中和而平靜呢？我說是無「我執」之故。人生的狂喜與劇哀，都是「我」在那裏串戲。利害得失，聚散……之念，繫於人心，以我爲其樞紐。「我」於是糾纏，顛倒，不能已已。這原是生活意志的表現；生活的趣味就在於此。但人既執着了「我」，自然就生出「我愛」、「我慢」、「我見」、「我癡」；一情之所發，便有偏畸，不能得其平了。與「我」親的，哀樂之情獨厚；漸疎漸薄，至於沒有爲止。這是爭競狀態中的情緒，力量甚強而範圍甚狹。至於

文藝裏的情緒，則是無利害的，混入我的；無利害便無爭競，混入我便無親疏。因而純淨、平和、普遍，像汪汪千頃，一碧如鏡的湖水。湖水的恬靜，雖然沒有濤瀾的洶湧，但又何能說是微薄或不充實呢？我的意思，人在這種境界裏，能夠免去種種不調和與衝突，使他的心明淨無纖塵，以大智慧普照一切；無論悲樂，皆能生趣。——日常生活中的悲哀是受苦，文藝中的悲哀是享樂。愈易使我們流淚的文藝，我們愈願意去親近牠。有人說文藝的悲哀是「奢華的悲哀」(Luxurious sadness)，正是這個意思。「奢華的」就是「無計較的享樂」的意思。我曾說這是「忘我」的境界；但從別一面說，也可說是「自我無限的擴大」。我們天天關閉在自己的身分裏，如關閉在牢獄裏；我們都渴望脫離了自己，如幽囚的人之渴望自由。我們爲此而憂愁，掃興，陰鬱。文藝却能解放我們，從層層的束縛裏。文藝如一個俠士，半夜裏將我們從牢獄裏背了出來，飛簷走壁的在大黑暗裏行着；又如一個少女，偷偷開了狹的鳥籠，將我們放了出來，任我們向海闊天空中翱翔。我們的「我」融化於沈思的世界中，如醉如癡的渾不覺了。在這不覺中，却開闢着，創造着新的自由的世界，在廣大的同情與純淨的趣

味的基礎上。前面所說各種境界，便可見一斑了。這種解放與自由只是暫時的，或者竟是頃刻的。但那中和與平靜的光景，給我們以安息，給我們以滋養，使我們「煥然一新」；文藝的效用與價值，惟其是暫而不常的，所以才有意義呀。普通的娛樂如打毬、跳舞等，雖能以遊戲的目的代替實利的目的，使人忘却一部分的計較，但決不能使人完全忘却了自我，如文藝一樣，故解放與自由實是文藝的特殊的力量。

(1) 此說見 (Puffer) 美之心理學論文學的美 一章內。

文藝既然有解放與擴大的力量，牠毀滅了「我」界，毀滅了人與人之間重重的障壁。牠繼續的以「別人」調換我們「自己」，使我們聯合起來。現在世界上固然有愛，而疑忌，輕蔑，嫉妬等等或者更多於愛。這決不是可以滿足的現象。其原因在於人爲一己之私所蔽，有了種種成見與偏見，便不能了解他人，照顧他人了。各人有各人的世界；真的，各人獨有一個世界。大世界分割成散沙似的碎片，便不成個氣候；災禍便紛紛而起了。災禍總要避除，有心人於是着手打倒種種障壁；使人們得以推誠相見，攜手同行。他們的能力表現在各種形



式裏，而文藝亦其一種。文藝在隱隱中實在負着聯合人類的使命。從前俄國託爾斯泰論藝術，也說藝術的任務在藉着情緒的感染以聯合人類而增進人生之幸福。他的全部的見解，我覺得太闊了，也可以說太狹了。但在「聯合人類」這一層上，我佩服他的說話。他說只有他所謂真正的藝術，才有聯合的力量，我却覺得他那斥爲虛偽的藝術的，也未嘗沒有這種力量；這也和他不同的地方。單就文藝而論，自然也事同一例。在文藝裏，我們感染着全人類的悲樂，乃至人類以外的悲樂（任舉一例，如葉聖陶小蜩的回家中所表現的。）這時候人天平等，一視同仁；「我即在人中，」人即在自然中。「全世界聯合了！」我們可以這樣絕叫了。便是自然派的作品，以描寫醜與惡著名，給我們以夜之國的，看了究竟也祇會發生聯合的要求；所以我們不妨一概論的。這時候，即使是一刹那，愛在我們心中澎湃，如月滿時的潮汛一般。愛充塞了我們的心，妖魅魍魎似的疑忌輕蔑等心思，便躲避得無影無蹤了。這種聯合力，是文藝的力量的又一方面。

有人說文藝并不能使人忘我，牠却使人活潑潑的實現自我（self-realization）這

就是說，文藝給人以一種新的刺激，足以引起人格的變化。照他們說，文藝能教導人，能鼓舞人；有時更要激動人的感情，引起人的動作。革命的呼聲可以喚起睡夢中的人，使他們努力前驅，這是的確的。俄國便是一個好例。而「靡靡之音」使人「纏綿歌泣於春花秋月，鎖磨其少壯活潑之氣」，使人「兒女情多，風雲氣少」，却也是真的。這因環境的變遷固可影響人的情思及他種行為，情思的變遷也未嘗不能影響他種行為及環境；而文藝正是情思變遷的一個重要因子，其得着功利的效果，也是當然的。文藝如何影響人的情思，引起他人格的變化呢？梁任公先生說得最明白，我且引他的話：

「抑小說之支配人道也，復有四種力：一曰熏。熏也者，如入雲烟中而爲其所烘，如近墨，朱處而爲其所染。……人之讀一小說也，不知不覺之間，而眼識爲之迷漾，而腦筋爲之搖盪，而神經爲之營注；今日變一二焉，明日變一二焉，刹那刹那，相斷相續，久之，而此小說之境界遂入其靈臺而據之，成一特別原質之種子。有此種子故，他日又更有所觸所受者，且且而熏之，種子愈盛，而又以之熏他人」……

## 論小說與羣治之關係

此節措辭雖間有不正確之處，但議論是極透闢的。他雖祇就小說立論，但別種文藝也都可作如是觀。此節的主旨只是說小說（文藝）能夠漸漸的，不知不覺的改變讀者的舊習慣，造成新習慣。在他們的情思及別種行為裏。這個概念是很重要的；所謂「實現自我」也便是這個意思。近年文壇上「血與淚的文學」，愛與美的文學之爭，就是從這個見解而來的。但精細的說，「實現自我」并不是文藝之直接的，即時的效用。文藝之直接的效用，只是解放自我，只是以作品的自我調換了讀者的自我；這都是閱讀當時頃刻間的事。至於新刺激的給予，新變化的引起，那是片刻間的擴大，自由，安息之結果，是稍後的事了。因為閱讀當時沒有實際的刺激，便沒有實際的衝動與反應，所以也沒有實現自我可言。閱讀之後，憑着記憶的力量。將當時所感與實際所受對比，才生出振作，頹廢等樣的新力量。這所謂對比，自然是不自覺的。閱讀當時所感，雖同是擴大，自由與安息，但其間的色調却是千差萬殊的；所以所實現的自我，也就萬有不同。至於實現的效用，也難一概而論。大約一次兩次的實現是

沒有多大影響的文藝接觸得多了，實現的機會頻頻了，才可以造成新的習慣，新的人格。所以是很慢的。原來自我的解放只是暫時的，而自我的實現又不過是這暫時解放的結果；間接的力量，自然不能十分強盛了。故從自我實現的立場說，文藝的力量，的確沒有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大。周啓明先生說得好：

「我以為文學的感化力並不是極大無限的，所以無論善之華惡之華都未必有什麼大影響於後人的行爲，因此除了真是不道德的思想以外（如資本主義，軍國主義及名分等）可以放任。」——詩一卷四號通信。

他承認文藝有影響行爲的力量，但這個力量是有限度的。這是最公平的話。但無論如何，這種「實現自我」的力量也是文藝的力量的一面，雖然是間接的。牠是與解放聯合的力量先後并存的，却不是文藝的唯一的力量。

說文藝的力量不是極大無限的，或許有人不滿足。但這絕不足爲文藝病。文藝的直接效用雖祇是「片刻間」的解放，而這「片刻間」已經多少可以安慰人們忙碌與平凡的

生活了。我們如奔馳的馬。在接觸文藝的時候，暫時鬆了繮絆，解了鞍轡，讓嚼那青青的細草，飲那凜冽的清泉。這短短的舒散之後，我們仍須奔馳向我們的前路。我們固願長逗留於清泉嫩草之間，但是怎能夠呢？我們有我們的責任，怎能夠脫卸呢？我們固然要求無憂無慮的解放，我們也要求繼續不斷的努力與實現。生活的趣味就在這兩者的對比與調和裏。在對比的光景下，文藝的解放力因稀有而可貴；牠便成了人生的適量的調和劑了。這樣說來，我們也可不滿足的滿足了。至於實現自我，本非文藝的專責，只是餘力而已；其不能十分盛大，也是當然。又文藝的效用是「自然的效用」，非可以人力強求；你若故意費力去找，那是鑽入牛角灣裏去了。而文藝的享受，也只是自然的。或取或捨，由人自便；牠決不含有傳統的權威如聖經一樣，勉強人去親近牠。牠的精神如飄忽來往的輕風，如不能捕捉的逃人在空間的，甜蜜的時候來訪問我們的心。牠來時我們決不十分明白，而牠已去了。我們歡迎牠的，牠給我們最小到最大的力量，照着我們所能受的。我們若拒絕牠或漠然的看待牠，牠使什麼也不丟下。我們有時在偉大的作品之前，完全不能失了自己，或者不能完全失了自己，便是

爲此了。文藝的精神，文藝的力，是不死的；她變化萬端而與人生相應。她本是「人生底」呀。看第一，第二兩節所寫，便可明白了。

以上所說，大致依據高斯威養（Galsworthy）之論藝術（art）（1）所舉原理，可以與他種藝術相通。但文藝之力就沒有特殊的彩色麼？我說有的，在於豐富而明瞭的意象（idea）。他種藝術都有特別的，複雜的外質——繪畫有形，線，色彩，音樂有聲音，節奏——足以掀起深廣的情瀾在人們心裏；而文藝的外質大都只是極簡單的無變化的字形，與情潮的漲落無關的。文藝所恃以引起濃厚的情緒的，却全在那些文字裏所含的意象與聯想（association）。（但在詩歌裏，還有韻律）文藝的主力自然仍在情緒，但情緒是伴意象而起的——在這一點上，我贊成前面所引的（puffer）的話了。他種藝術裏也有意象，但沒有文藝裏的多而明白，情緒非由意象所引起，意象便易爲情緒所蔽了。他種藝術裏的世界雖也有種種分別，但總是渾沌不明晰的；文藝裏的世界，則大部分是很精細的。「忘我」論，他種藝術或者較深廣些，以「創造新世界」論，文藝則較精切了；以「解放聯合」論，

他種藝術的力量或者更強些，以「實現自我」論，文藝又較易見功了。——文藝的實際的影響，我們可以找出歷史的例子，他種藝術就不能了。總之，文藝之力與他種藝術異的，不在性質而在程度；這就是淺學的我所能說出的文藝之力的特殊的調子了。

(1) 見 Lewisohn 所編近代批評叢話。

一九二四，一，二八。

### 俞平伯詩集憶跋

小燕子其實也無所愛，

只是沈浸在朦朧而飄忽的夏夜夢裏罷了。

——第三十六首——

人生者真是一場大夢，這個夢倒也很有趣的。在這個大夢裏，一定還有長長短短，深深

淺淺，肥肥瘦瘦，甜甜苦苦，無數無數的小夢。有些已經隨着日影飛去，有些還遠着呢。飛去的夢便是飛去的生命，所以常常留下十二分的惋惜在人們的心裏。人們往往從『現在的夢』裏走出，追尋舊夢的踪跡，正如追尋舊日的戀人一樣；他越過了千重山，萬重水，一直的追尋去，這便是『憶的路』。『憶的路』是愈過愈廣闊的，是愈過愈平坦的；曲曲折折的路旁，隱在着幾種多的驛站，是行客們休止的地方。最後的驛站，在白板上寫着朱紅的大字：『兒時』。這便是『憶的路』的起點，平伯所徘徊而不忍去的了。

飛去的夢因為飛去的緣故，一例是甜甜蜜蜜，但又酸溜溜的，這便合成了別一種滋味，就是所謂惆悵了。而『兒時的夢』和現在差了一世界，那醞釀着的惆悵的味兒更是肥瘦得可以，直膩得人沒法兒！您想那顆一絲不掛却又愛着一切的童心，眼見得在那隱隱約約的朝霧裏，憑您怎樣招着您的手兒，總是不回到脖子裏來；這是多麼『缺』呢？於是平伯覺着悶的慌便老老實實的，像春日的輕風在綠樹間微語一般，低低的，密密的將他的可憶而不可捉的『兒時』訴給您了。他雖然不能長住在那『兒時』裏，但若得多招呼幾同伴



侶去徘徊幾番，也可以略減他的空虛之感；那惆悵的味兒便不致老在他的舌本上膩着了。這是他的聊以解嘲的法門，我們都多少能默喻的。

在朦朧的他兒時的夢裏，有像紅蠟燭的光一跳一跳的便是愛他愛故事講得好的姊姊；他愛唱沙軟而重的眠歌的乳母，他愛流蘇帽兒的她，他也愛翠竹叢裏一萬的金點子和小枕頭邊一雙小紅橘子，也愛紅綠色的蠟淚和爸爸的頂大的斗篷；也愛剪啊剪啊的燕子和躲在楊柳裏的月亮……他有著純真的，爛縵的心，凡和他接觸的，他都與他們諗熟，親密——他一例的擁抱了他們，所以他是自然（人也在內）的真朋友！

他所愛還有一件，也得給您提明的，便是黃昏與夜。他說他將像小燕子一樣，沈浸在夏夜夢裏，便是分明的自白，在地的「憶的路」上，在他的「兒時」裏，滿佈着黃昏與夜的顏色。夏夜是銀白色的，帶着梔子花兒的香；秋夜是鉄灰色的，有青色的油盞大的微茫；春夜最熱鬧的是上燈節，有各色燈的輝煌。小燭的搖蕩；冬夜是數除夕了，紅的綠的淡黃的顏色，便是年的衣裳。在這些夜裏，他那生活的模樣兒啊，短短兒的身材，肥肥兒的個兒，甜甜的面孔，

有著淺淺的笑渦；這就是他的夢，也正是多麼可愛的一個孩子！至於那黃昏都籠罩着銀紅衫兒流蘇帽兒的她的朦朧影，自然也是可愛的——但是，他爲什麼愛夜呢？聰明的您得問了。我說夜是渾融的，夜是神秘的，夜張開了她無長不及的兩臂，擁抱着所有的所有的，但你却瞅不着她的面目，摸不着她的下巴；這便因可驚而覺着十三分的可愛。堂堂的白日，界畫分明的白日，分割了愛的白日，豈能如她的繫著孩子的心呢？夜之國，夢之國，正是孩子的國呀，正是那時的平伯的國呀！

平伯說他的憶中所有的即是薄薄的影，只要牠們能歷歷而可畫，他便搖動了那風魔的眷念。他說『歷歷而可畫』原是一句綺語；誰知後來真有他『歷歷畫出』的子愷呢？他說『薄薄的影』自是撝謙的話；但這一個『影』字却是以實道實，確切可靠的。子愷便在影子上著了顏色，——若根據平伯的話推演起來，子愷可說是厚其所薄了。影子上著了顏色，確乎格外分明：我們不但能用我們的心眼看見平伯的夢，更能用我們的肉眼看見那些夢；于是更搖動了平伯以外的我們的風魔了的眷念了，而夢的顏色加添了夢的滋味，便是

平伯自己，因這一畫啊，只怕也要落到那閨人的膩膩的惆悵之中而難以自解了。至于我呢，在這雙美之前，只能重複我的那句老話：『我的光榮啊！我若有光榮啊！』

我的兒時現在真祇賸了『薄薄的影』我的『憶的路』幾乎是直如矢』的，像被大水洗了一般，寂寞到可驚的程度！這大約因為我的兒時實在太單調了；沙漠般伸展着，自然沒有我的依戀迴翔的餘地了。平伯有他的好時光，而以不能重行佔領為恨；我是並沒有好時光，說不上佔領，我的空虛之感是兩重的！但人生畢竟是可以相通的；平伯訴給我們他的『兒時』，子愷又畫出了牠的輪廓，我們深深領受的時候，就當是我們自己所有的好了。『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豈止『慰情聊勝無』呢？培根說：『讀書使人充實』；在另一意義上，您容我說吧，這本小小的書確已使我充實了！

一九二四年八月十七日，朱自清記。

## 漿聲燈影裏的秦淮河

## ——錄自踪跡——

一九二三年八月的一晚，我和平伯同游秦淮河。平伯是初泛，我是重來了。我們雇了一隻「七板子」，在夕陽已去，皎月方來的時候，便下了船。於是槳聲——汨汨，我們開始領略那晃蕩着薔薇色的歷史的秦淮河的滋味了。

秦淮河裏的船，比北京萬生園，頤和園的船好，比西湖的船好，比揚州瘦西湖的船也好。這幾處的船不是覺着笨，就是覺着簡陋，局促；都不能引起乘客們的情韻，如秦淮河的船一樣。秦淮河的船約略可分為兩種：一是大船，一是小船，就是所謂「七板子」。大船艙口闊大，可容二三十人。裏面陳設着字畫和光潔的紅木傢具。桌上一律嵌着冰涼的大理石面，窗格雕鏤頗細，使人起柔膩之感。窗格裏映着紅色藍色的玻璃。玻璃上有精緻的花紋，也頗悅人目。「七板子」規模雖不及大船，但那淡藍色的欄杆，空敞的艙，也足繫人情思。而最出色處卻在牠的艙前。艙前是甲板上的一部，上面有弧形的頂，兩邊用稀疏的欄杆支着。裏面通常放着兩張藤的躺椅。躺下，可以談天，可以望遠，可以顧盼兩岸的河房。大船上也有這個，但小

船上更覺清雋能了。艙前的頂下，一律懸着燈彩；燈的多少，明暗，彩蘇的精粗，豔晦，是不一的，但好歹總還你一個燈彩。這燈彩實在是最能鉤人的東西。夜幕垂垂地下來了，大小船上都點起燈火。從兩重玻璃裏映出那幅射着黃黃的散光，反暈出一片朦朧的烟靄；透過這烟靄，在黯黯的水波裏，又逗起縷縷的明漪，在這薄靄和微漪裏，聽着那悠然的間歇的漿聲，誰能不被引入他的美夢去呢？只愁夢太多了，這些大小船兒如何載得起呀！我們這時模模糊糊的談着明末的秦淮河的豔跡，如桃花扇及板橋雜記裏所載的，我們真神往了。我們彷彿親見那時華燈映水，畫舫臨波的光景了。於是我們的船便成了歷史的重載了。我們終於恍然秦淮河的船所以雅麗過於他處；而又有奇異的吸引力的，實在是許多歷史的影象使然了。

秦淮河的水是碧陰陰的；看起來厚而不膩，或者是六朝金粉所凝麼？我們初上船的時候，天色還未盡黑。那漾漾的柔波是這樣的恬靜，委婉，使我們一面有水闊天空之想，一面又憧憬着紙醉金迷之境了。等到燈火明時，陰陰的變爲沈沈了；黯淡的水光，像夢一般；那偶然

閃爍着的光芒，就是夢的眼睛了。我們坐在艙前，因了那隆起的頂棚，彷彿總是昂着首向前走着似的；於是飄飄然如御風而行的我們，看着那些自在的灣泊着的船，船裏走馬燈般的人物，便像是下界一般，迢迢的遠了；又像在霧裏看花，儘朦朧朧的。這時我們已過了利涉橋，望見東關頭了。沿路聽見斷續的歌聲：有從沿河的妓樓飄來的，有從河上船裏度來的。我們明知那些歌聲，只是些因襲的言詞，從生澀的歌喉裏機械的發出來的；但牠們經了夏夜的微風的吹漾和水波的搖拂，袅娜着到我耳邊的時候，已經不單是牠們的歌聲，而混着微風和河水的密語了。於是我們不得不被牽惹着，震撼着，相與浮沈在這歌聲裏了。從東關頭轉灣，不久就到大中橋。大中橋共有三個橋拱，都很闊大，儼然是三個座門兒：使我們覺得我們的船和船裏的我們，在橋下過去時，真是太無顏色了。橋磚是深褐色，表明牠的歷史的長久；但都完好無缺，令人太息於古昔工程的堅美。橋上兩旁都是木壁的房子，中間應該有街路。這些房子都破舊了，多年烟薰的跡，遮沒了當年的美麗。我想像秦淮河的極盛時，在這樣宏闊的橋上，特地蓋了房子，必然是髹漆得富富麗麗的，晚間必然是燈火通明的；現在卻只

曠下一片黑沈沈！但是橋上造着房子，畢竟使我們多少可以想見往日的繁華；這也感情聊勝無了。過了大中橋，便到了燈月交輝，笙歌徹夜的秦淮河；這才是秦淮河的真面目哩。

大中橋外，頓然空闊，和橋內兩岸排着密密的人家的大異了。一眼望去，稀疏的林，淡淡的月，襯着藍蔚的天，頗像荒江野渡景色；那邊呢，鬱叢叢的，陰森森的，又似乎藏着無邊的黑暗；令人幾乎不信那是繁華的秦淮河了。但是河中眩暈着的燈光，縱橫着的畫舫，悠揚着的笛韻，夾着那吱吱的胡琴聲，終於使我們認識綠如茵陳酒的秦淮水了。此地天裸露着的多些，故覺夜來的獨遲些；從清清的水影裏，我們感到的只是薄薄的夜——這正是秦淮河的夜。大中橋外，本來還有一座復成橋，是船夫口中的我們遊蹤的盡處，或也是秦淮河繁華的盡處了。我的腳曾踏過復成橋的脊，在十三四歲的時候，但是兩次遊秦淮河，卻都不曾見着復成橋的面；明知總在前途的，卻常覺得有些虛無縹渺似的。我想，不見倒也好。這時正是盛夏。我們下船後，籍着新生的晚涼和河上的微風，暑氣已漸漸消散；到了此地，豁然開朗，身子頓然輕了，——習習的清風在面上，手上，衣上，這便又感到了一縷新涼了。南京的日光，

大概沒有杭州猛烈；西湖的夏夜，老是熱蓬蓬的，水般沸着一般，秦淮河的水卻儘是這樣冷地綠着。任你人影的憧憧，歌聲的擾擾，總像隔着一層薄薄的綠紗而籠似的；牠儘是這樣靜靜的，冷冷的綠着。我們出了大中橋，走不上半里路，船夫便將船划到一旁，停了漿由牠宕着。他以為那裏正是繁華的極點，再過去就是荒涼了，所以讓我們多多賞鑒一會兒。他自己卻靜靜的蹲着。他是看慣這光景的了，大約只是一箇無可無不可。這無可無不可，無論是升的沉的，總之，都比我們高了。

那時河裏熱鬧極了；船大半泊着，小半在水上穿梭似的來往。停泊着的都在近市的那一邊，我們的船自然也夾在其中。因為這邊略略的擠，便覺得那邊十分的疏了。在每一隻船從那邊過去時，我們能畫出牠的輕輕的影和曲曲的波，在我們的心上；這顯着是空，且顯着是靜了。那時處處都是歌聲和淒厲的胡琴聲，圓潤的喉嚨，確乎是很少了。但那生澀的，尖脆的調子能使人有少年的，粗率不拘的感覺，也正可快我們的意。況且多少隔開些兒聽着，因為想像與渴慕的做美，總覺更有滋味；而競發的喧囂，抑揚的不齊，遠近的雜沓，和樂器的嘈



嘈切切，合成另一意味的諧音，也使我們無所適從，如隨着大風而走。這實在因為我們的心枯澀久了，變爲脆弱；故偶然潤澤一下，便瘋狂似的不能自主了。但秦淮河確也膩人。卽如船裏的人面，無論是和我們一堆兒泊着的，無論是從我們眼前過去的，總是模模糊糊的，甚至渺渺茫茫的；任你張圓了眼睛，揩淨了眵垢，也是枉然。這真夠人想呢。在我們停泊的地方，燈光原是紛然的；不過這些燈光都是黃而有暈的。黃已經不能明了，再加上了暈，便更不興了。燈愈多，暈就愈甚；在繁星般的黃的交錯處，秦淮河彷彿籠上了一團光霧。光芒與霧氣騰騰的暈着，什麼都祇賸了輪廓了；所以人面的詳細的曲線，便消失於我們的眼底了。但燈光究竟奪不了那邊的月色；燈光！是渾的，月色是清的！在渾沌的燈光裏，滲入一派清輝，卻真是奇跡！那晚月兒已瘦削了兩三分。她晚粧才罷，盈盈的上了柳梢頭。天是藍得可愛，彷彿一汪水似的；月兒便更出落得精神了。岸上原有三株兩株的垂楊樹，淡淡的影子，在水裏搖曳着。牠們那柔細的枝條浴着月光，就像一支支美人的臂膊，交互的纏着，挽着；又像是月兒披着的髮。而月兒偶然也從牠們的交叉處偷偷窺看我們，大有小姑娘怕羞的樣子。岸上另有幾株

不知名的老樹，光光的立着；在月光裏照起來，卻又儼然是精神矍鑠的老人。遠處——快到天際線了，才有一兩片白雲，亮得現出異彩，像美麗的貝殼一般。白雲下便是黑黑的一帶輪廓；是一條隨意畫的不規則的曲線。這一段光景，和河中的風味大異了。但燈與月竟能并存在着，交融着，使月成了纏綿的月，燈射着渺渺的靈輝；這正是天之所以厚秦淮河，也正是天之所以厚我們了。

這時卻遇着了難解的糾紛。秦淮河上原有一種歌妓，是以歌爲業的。從前都在茶舫上唱些大曲之類，每日午後一時起；什麼時候止，卻忘記了。晚上照樣也有一回，也在黃暈的燈光裏。我從前過南京時，曾隨着朋友去聽過兩次。因爲茶舫裏的人聲太多了，覺得不大適意，終於聽不出所以然。前年聽說歌妓被取締了，不知怎的，頗涉想了幾次——卻想不出什麼。這次到南京，先到茶舫上去看看，覺得頗是寂寥，令我無端的悵悵了。不料她們卻仍在秦淮河裏掙扎着，不料她們竟會糾纏到我們，我於是張皇了。她們也乘着「七板子」，她們總是坐在艙前的。艙前點着石油汽燈，光亮眩人眼目：坐在下面的，自然是纖毫畢見了——引

誘客人們的方量，也便在此了。艙裏躲着樂工人等，映着汽燈的餘輝蠕動着；他們是永遠不被注意的。每船的歌妓大約都是二人。天色一黑，她們的船就在大中橋外往來不息的兜生意。無論行着的船，泊着的船，都要來兜攬的，這都是我後來推想出來的。那晚不知怎的，忽然輪着我們的船了。我們的船好好的停着，一隻歌舫划向我們來了：漸漸和我們的船並着了。燦燦的燈光逼得我們皺起了眉頭；我們的風塵色全給牠托出來了，這使我踉蹌不安了。那時一個夥計跨過船來，拿着攤開的歌摺，就近塞向我的手裏，說：「點幾齣吧！」他跨過來的時候，我們船上似乎有許多眼光跟着。同時相近的船上也似乎有許多眼睛炯炯的向我們船上看。我真窘了！我也裝出大方的樣子，向歌妓們瞥了一眼，但究竟是不成的！我勉強將那歌摺翻了一翻，卻不會看清了幾箇字；便趕緊遞還那夥計，一面不好意思地說：『不要。我們……不要。』他便塞給平伯。平伯掉轉頭去，搖手說：『不要！』那人還膩着不走。平伯又回過臉來，搖着頭道：『不要！』於是那人重到我處。我窘着再拒絕了他，他這才有所不屑似的走了。我的心立刻放下，如釋了重負一般。我們就開始自由了。

我說我受了道德律的壓迫，拒絕了她們，心裏似乎很抱歉的。這所謂抱歉，一面對於她們，一面對於我自己。她們於我們雖然沒有很奢的希望，但總有些希望的。我們拒絕了她們，無論理由如何充足，卻使她們的希望受了傷；這總是有幾分不做美了。這是我覺得很悵悵的；至於我自己，更有一種不足之感。我這時四面歌聲誘惑了，降服了，但是遠遠的，遠遠的歌聲總彷彿隔着重衣搔癢似的，越搔越搔不着癢處。我於是悵悵着貼耳的妙音了。在歌舫划來時，我的悵悵，變為盼望；我固執着的盼望，有如飢渴，雖然在淺薄的經驗裏，也能夠推知，那貼耳的歌聲，將剝去了一切的美妙；但一個平常的人像我的，誰願意了理性之力去醜化未來呢？我寧願自己騙着了。不過我的社會感情是很敏銳的；我的思力能拆穿道德律的西洋鏡，而我的感情却終於被他壓服着。我於是有所顧忌了，尤其是在衆目昭昭的時候。道德律的力，本來是民衆賦與的，在民衆的面前，自然更顯出他的威嚴了。我這時一面盼望，一面卻感到了兩重的禁制：一，在通俗的意義上，接近妓者總算一種不正當的行爲；二，妓是一種不健全的職業，我們對於她們，應有哀矜勿喜之心，不應賞玩的去聽她們的歌。在衆目昭

睽之下，這兩種思想在我心裏最爲旺盛。她們暫時壓倒了我的聽歌的盼望，這便成就了我的灰色的拒絕。那時的心實在異常狀態中，覺得頗是昏亂。歌舫去了，暫時寧靜之後，我的思想又如潮湧了。兩個相反的意思在我心頭往復：賣歌和賣淫不同，聽歌和狎妓不同，又干道德甚事？——但是，但是，她們既被逼的以歌爲業，她們的歌必無藝術味的；況她們的身世，我們究竟該同情的。所以拒絕倒也是正辦。但這些意思終於不曾撇開我的聽歌的盼望。牠力量異常堅強；牠總是想將別的思路踏在脚下。從這重重的爭鬥裏，我感到了濃厚不足之感。這不足之感，使我的心盤旋不安，起坐都不安甯了。唉！我承認我是一個自私的人！平伯呢，卻與我不同。他引周啓明先生的詩：『因爲我有妻子，所以我愛一切的女人，因爲我有子女，所以我愛一切的孩子。』（一）他的意思可以見了，他因爲推及的同情，愛着那些歌妓，並且尊重着她們，所以拒絕了她們。在這種情形下，他自然以爲聽歌是對於她們的一種侮辱；但他又是想聽歌的，雖然不和我一樣。所以在他的心中，當然也有一番小小的爭鬥；爭鬥的結果，是同情勝了。至於道德律，在他是沒有什麼的；因爲他很有蔑視一切的傾向，民衆的力量在

他是不大覺着的。這時他的心意的活動比較簡單，又比較鬆弱，故事後還怡然自若；我卻不能了。這裏平伯又比我高了。

在我們談話中間，又來了兩隻歌舫。夥計照前一樣的請我們點戲，我們照前一樣的拒絕了。我受了三次窘，心裏不安更甚了。清豔的夜景也爲之減色。船夫大約因爲要趕第二趟生意，催着我們回去；我們無可無不可的答應了。我們漸漸和那些暈黃的燈光遠了，只有些月色冷清清的隨着我們的歸舟。我們的船竟沒箇伴兒，秦淮河的夜正長哩。到大中橋近處，才遇着一隻來船。這是一隻載妓的板船，黑漆漆的沒有一點光，船頭上坐着一箇妓女；暗裏看出，白地小花的衫子，黑的下衣。她手裏拉着胡琴，口裏唱着青衫的調子。她唱得響亮而圓轉；當她的船箭一般駛過去時，餘音嫋嫋的在我們耳際，使我們傾聽而向往。想不到來弩末的遊蹤裏，還能領略到這樣的清歌！這時船過大中橋了，森森的水影如黑暗張着巨口，要將我們的船吞了下去。我們回顧那渺渺的黃光，不勝依戀之情；我們感到了寂寞了！這一段地方夜色甚濃，又有兩頭的燈火照耀着。橋外的燈火不用說了，過了橋另有東關頭疏疏的燈

火。我們忽然仰頭看見依人的素月，不覺深悔歸來之早了！走過東關頭有一兩隻大船灣泊着，又有幾隻船向我們來着。囂囂的一陣歌聲人語，彷彿笑我們無伴的孤舟。東關頭彎灣，河上的夜色更濃了；臨水的妓樓上，時時從簾縫裏射出一線一線的燈光，彷彿黑暗從酣睡裏眨了一眨眼，我們默然的對着，靜聽那汨——汨的槳聲，幾子要入睡了；朦朧裏卻溫尋着適纔那繁華的餘味。我那不安的心在靜裏愈顯活躍了！這時我們都有「不足之感，而我的更其濃厚。我們卻又不願回去於是祇能由懊悔而悵惘了。船裏便戴着悵惘了。直到利涉橋下，微微嘈雜的人聲，才使我豁然一驚；那光景卻又不同。右岸的河房裏，都大開了窗戶，裏面亮着晃晃的電燈，電燈的光射到水上，蜿蜒曲折，閃閃不息正如跳舞着的仙女的臂膊。我們的船已在她一臂膊裏了；如睡在搖籃裏一樣，倦了的我們便又入夢了。那電燈下的人物，只覺像螞蟻一般，更不去縈念。這是最後的夢，可惜是最短的夢！黑暗重複落在我們面前，我們看見傍岸的空船上一星明星的，枯燥無力又搖搖不定的燈光。我們的夢醒了，我們知道就要上岸了；我們心裏充滿了幻滅的情思。

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一日作完於溫州。

（一）原詩是：「我爲了自己的兒女才愛小孩子，爲了自己的妻才愛女人。」見雪朝八頁。



俞平伯 俞氏散文，一如其詩，旖旎纏綿，實在是一句很確切的評語。如本書所選兩文，細膩綺麗，在近十年中國散文界中，實是不易多得的佳製！但他往往歡喜攪哲理入詩，以致他的作品，有時因為故意要求深入，反為讀者所不容易了解。這點有人以為是很可惋惜的。在此書所選兩文中，此病或隱約可見。（尤其是第一篇。）

## 漿聲燈影裏的秦淮河

——錄自劍鞘——

我們消受得秦淮河上的燈影，當圓月猶皎的仲夏之夜：

在茶店裏吃了一盤豆腐乾絲，兩個燒餅之後，以歪歪的脚步蹣跚上夫子廟前停泊着的畫舫，就懶洋洋地到藤椅上去。好鬱蒸的江南，停晚也還是熱的。「快開船罷！」「漿聲響了。」小的燈舫初次在河中蕩漾；於我，情景頗是朦朧，滋味是怪羞澀的。我要錯認牠作七里

的山塘；可是河房裏明窗洞啓，映着玲瓏人畫的曲欄干，頓然省得身在何處了，佩弦呢，他已是重來，很應當消釋一些迷惘的，但看他太頻繁地搖着我的黑紙扇，胖子是這個樣怯熱的嗎？

又早是夕陽西下，河上妝成一抹胭脂的薄媚，是被青谿的姊妹們所薰染的嗎？還是勻得她們臉上的殘脂呢？寂寂的河水，隨雙槳打牠，終是沒言語。密匝匝的綺恨逐老去的年華，已都如蜜餞似的融在流波的心窩裏，連嗚咽也將嫌牠多事，更那裏論在哀嘶。心頭，宛轉的悽懷口內，徘徊的低唱，留在夜夜的秦淮河上。

在利涉橋邊買了一甌烟，蕩過東關頭，漸蕩出大中橋了。船兒悄悄地穿出連環着的三個壯闊的涵洞，青谿（注）夏夜的韶華已如巨幅的畫豁然而抖落。哦！悽厲而繁的弦索，顫岔而澀的歌喉。雜着嚇哈的笑語聲，劈拍的竹牌響，更能把諸船樓上的華燈彩繪，顯出火樣的鮮明，火樣的溫煦了。小船兒載着我們，在大船縫裏濟着，挨着，抹着走，牠忘了自己也是今宵河上的一星燈火。

(注)過了大中橋謂之青谿。

既好意思踏進所謂「六朝金粉氣」的錦金窩，誰還好意思不笑笑呢！今天的一晚，且默了滔滔的言說，且舒了惻惻的情懷，且學着姑且學着我們平時認為在醉裏夢裏的他們的憨癡笑話，這真是事實上的 *Do do do!* 了！看，初上的燈兒們一點點掠過柔膩的波心，梭織地往來，把河水都紋得微明了。紙薄的心旌，我的，儘無休息地跟着牠們飄蕩，以致怦怦而內熱，這還好說什麼的！如此說，誘惑是誠然有的，且於我已留下不易磨滅的印記。至於對楊西那一位先生，自認曾一度擺脫了糾纏的他，其辨解又在何處？這實在非我所知，或者可以說，「小孩子囉！」

我們醉不以澀味的酒，以微漾着的夜的月華。不是什麼欣悅，不是什麼慰藉，只感到一種怪陌生，怪異樣的朦朧，朦朧之中似乎胎孕着一個如花的笑——這麼淡，這些淡的倩笑。涉到已不可說，已不可擬，且已不可想；但我們終久是眩暈在牠離合的神光之下的。我們沒法使人信賴是有，我們不信賴是沒有，勉強哲學地說，這或者近於佛家的所謂「空」，「既不

當魯莽說牠是『無』，也不能選直說牠是『有』，或者說『有』是有的，只因無可比擬形容那『有』的光景；故從表面看，與『沒有』似不生分別。若定要我再說得具體些：譬如東風初動時，直上高翔的紙鳶，玄線的那人兒自然遠得很了。知牠是那一家呢？但憑那紙鳶尾一縷飄絲的彩線，便容易揣知下面的人囊中，必有微紅的一雙素手，捲起輕綃的廣袖，牢擔荷小紙鳶兒命脈的。飄翔豈不是東風的力，又豈不是紙鳶的令德；但其根株却將另有所寄。請問，這和紙鳶的省悟與否有何關係？故我們不能認笑是非有，也不能認朦朧即是笑。我們定當如此說：朦朧裏胎孕着一個如花的幻笑，和朦朧又互相混融着的；因牠本來是淡極了，淡極了這麼一個。

漫提那些紛繁的語，船兒已將泊在燈火的叢中去了。對岸有聲跳動的汽油燈，瓊弦硬硬說牠遠不如微黃的燈火。我其時已忙懶交加，簡直沒法和他分證那是非。其實同被因襲的辭賦所沈浸，我且更甚于他，故分證也是枉然。上節以彈說彈的把戲愈弄人愈糊塗，現在的說法倒不如撇開了我，執着我所邂逅的外緣，如洞悉了我的所見，那麼我的所感便不解

而解不知而知了。

時有小小的艇子急忙忙打槳，向燈影的密流裏橫衝直撞。冷靜孤獨的油燈映見黯淡的畫船（？）頭上，秦淮河姑娘們的靚妝。茉莉的香，白蘭花的香，脂粉的香，紗衣裳的香……微波泛濫出甜的暗香，隨着她們那些船兒蕩，隨着我們的船兒蕩，隨着大大小小一切的船兒蕩。有的互相笑語，有的默不響，有的襯着胡琴亮着嗓子唱。一個，三兩個，五六七個，比肩並坐在船頭的兩旁，也無非多添些淡薄的影子葬在我們的心上——太過火了，不至於罷，早消失在我們的眼皮上，不過，同是些女人們，你能認識那一個的面龐？誰都是這樣急忙忙的打着槳，誰都是這樣向燈影的密流裏衝着撞；又何況久沈淪的她們，又何況飄泊慣的我們倆。當時空空的醉，今朝空空的惆悵。老實說，咱們萍泛的綺思不過如此而已，至多也不過如此而已。你且別講，你且別想！這無非是夢中的電光，這無非是無明的幻想，這無非是以零星的火種微炎在大慾的根苗上。扮戲的咱們，散了場原是一個樣，然而上場鑼下場鑼，天天的忙，人人忙看！載送女郎的艇子才過去，貨郎旦的小船不是又來了？一盞小煤油燈，一艙的什

物，他也忙得來像手裏的搖鈴，這樣了冬而即當。

楊枝綠影下有條華燈璀璨的彩舫在那裏停泊，我們那船不禁也依傍短柳的腰枝，欹側地歇了。遊客們的大船，歌女們的艇子，靠着，唱的拉着嗓子，聽的歪着頭，斜着眼，有的甚至於跳過她們的船頭。如那時有嚴重的聲音，必然說：「這那裏是什麼旖旎風光！只有千疊的哀思在我胸中飄蕩。」咱們是不知道？是不解脫？只模糊地覺着在秦淮河船上板起老臉是怪不好意思的。且想咱們爲什麼來的？是需求映入剎那間明鮮的印象還是要深深地結想？咱們本是在旅館裏，爲什麼不早早入睡，掂着牙兒，領略那「臥後清宵細細長」而偏這樣急急忙忙跑到河上來無聊浪蕩？

還說那時的話，從楊柳枝的亂髮裏所得的境界，照規矩外帶三分風華的，況且今宵此地動盪着有燈火的明姿，泛濫着有女兒們的嬌喉！況且今宵此地又是圓月既缺未缺，欲上未上的黃昏時候。叮噹的小鑼，伊軋的胡琴，沈填的大鼓……絃吹聲騰遍了三里的秦淮河。嘈嘈囔囔的一片，分不出誰是誰，分不出那兒是那兒，只有整個的繁喧來把我們包填彷彿。

都搶着說笑，這兒夜夜盡是如此的，不過初上城的鄉下老是第一次。真是鄉下人，真是第一次。且聽吾訴苦，在附節之後。

穿花蝴蝶樣的小艇子多到不和我們相干，貨郎旦式的船曾以一瓶汽水之故而攏近來，這是真。於她們呢，即使偶然燈影相侵而却掠過去也無非瞧見我們微紅的臉罷了，不見得有什麼別的。可是，誇口太早哩！——來了，竟向我們來了！不但是近，且攏着了。船頭也傍着，船尾也傍着。這不但是攏着，且亦着了。斷並着倒還，很要緊，且有人撲冬地跨上我們的船頭了。這豈不大吃一驚！幸而來的不是姑娘們，還好（她們正冷冰冰地在那船頭上）否則辛苦更要吃得足了。來人年紀並不大，神氣倒怪狡猾，把一打破爛的手摺，攤在我們眼前，讓細瞧那些戲目，好好兒點個唱，他說：「先生，這是小意思！」諸君，讀者，想一想那時的我們。

好自命爲超然派的來看榜樣！兩船挨着，燈光愈皎，見佩弦的臉又紅起來了。那時的我是否也是這樣，這當轉問他。（我希望我的鏡子不要過於給我不下去。）老是紅着臉終久

不能打發人家走路的，可以想個法子在當時是很必要。說來也好笑，我的老調是一味的默，或乾脆說個『不』，或者搖搖頭擺擺手表示『決不』。如令都已使盡了，佩弦更進一步，他嫌我的方術太冷漠了，又未必中用，擺脫糾纏的正當道路惟有辨解。好嗎？聽他說：『你不知道？這事我們是不能做的。』這是諸辨解中最簡潔，最漂亮的一個。可惜他『說』：『不知道？』來人倒真有些『不知道』。辜負了這二十分聰明的反語。他得不到理由，你們爲什麼不能做這事呢？因道『爲什麼？』佩弦又進一層曲解。那知道更壞事，竟只博得那些船上人的一晒而去。他們平常雖不以聰明名家，但今晚却又怪聰明，如洞徹人的肺肝一樣。吃虧的故事即我情願給諸君聽，怕有人未必願意哩！『算了罷！就是這樣算了！』恕我不再寫了。以外的等他自己和諸君相見。

再綜括沒有的敘述方是如此。其實，那時連翻而來的，我記得至少亦有三五次。我在左舷，他在右舷，各運神通力，把誘惑我們一個一個的打發走路。但走的是走了，來的還正來，我們可以使她們走，我們不能禁止她們來。我們雖不輕被搖撼，但已有一點恍惚了。況且小艇



上總載去一半的失望和一半的輕蔑，在槳聲裏彷彿狠狠地說：『都是獸子，都是吝嗇鬼！』還有我們的船家（姑娘們賣個唱，他可以賺幾個子的佣金，）眼看她們一個一個的去遠了，呆呆的蹲踞着，怪無賴似的，蹙着了這種外緣，無怒亦無哀，惟有一種情意的緊張，使我們從頹弛中體會出掙扎來。這味道倒許很真切的，只恐怖不易為倜儻似的人們所喜。

會游過秦淮河倒底乖些。佩弦告船家：『我們多給你酒錢，把船搖開，別讓他們來囉唆。』自此以後，槳聲又響，還我以平靜了。我們倆又漸漸無拘無束舒服起來。不禁又滔滔不斷地以哲學的倫理學的口吻來談方才的經過。我們自然不敢菲薄人家，無非和自己開開頑笑罷了。第一問，今兒是怎麼一回事？我們齊聲說：慾的胎動無可疑的。正如水面波痕輕婉已極，與未波時究不相類。微波和巨浪，以富於常識的眼光看，誠不得謂為無有差別，但差別相即使存在，牠也離不開數量。微醉的我們，洪醉的他們，深淺雖不同，却同為一醉。接着來了第二問，既自認有慾的微炎，為什麼艇子來時又羞澀地躲了呢？在這兒，答語方參差着。誰都有了一個 Censor，這是有的；但不同的是牠的臉。佩弦說他的是一種暗昧的道德意味，我說是

一種較深沈的眷愛，從名理的說法，聞歌與賣歌不同，賣笑與買笑不同。若無人賣，將何所買？既有所買，自有賣者在。商品化的笑歌當然會滲過一重濃烈的悲哀，佩弦或者即作如是想罷？至於在我呢，世間的道德久成爲可笑的浮詞，牠的收纏勒馬的威神散作隔世的烟雲了。我只背誦 C. M. 君的幾句詩給佩弦聽，望他曲喻我的心胸。可恨他今天似乎有些發鈍，反而追問着我。他問得太殷勤，我話便愈破碎了；因此他的疑問愈洶湧，又因此我索性懶懶地不肯開口了。其實蘊藏着的真是一個大都不值，無非存心讓他氣悶氣悶。我分她不可分，她們亦不可分。因我爲她所有，因她是她們之一的緣故。使我當時由不得低徊一下。這不剎那的徘徊，佩弦叫牠爲『道德』或寧叫牠『成長的愛根』。

前面已是復成橋。青谿之東，暗碧的樹梢上面微耀着一桁的清光，我們的船就縛在枯柳椿邊待月。其時河心裏晃蕩着的，河岸頭歇停着的各式燈船，望去少說些也有十廿來隻。惟不覺繁喧，只添我們以幽甜。雖同是燈船，雖同是秦淮，雖同是我們，却是燈影淡了，河水靜了，我們倦了——况且月兒將上了。燈影裏的黃昏，和月下燈影裏的黃昏，原是不相似的，又

何況入倦的眼中所見的黃昏呢？燈光所以映她的穠姿，月華所以洗他的秀骨，心蓬騰的心，能跳舞她的盛年，以錫澀的眼波供養她的遲暮，必如此，才會有圓足的醉，圓足的戀，圓足的頹弛，成熟了我們的心。

猶未下弦，一九鴨蛋似的月被纖柔的雲絲們簇擁上了一碧的遙天，冉冉地行來，冷冷地照着秦淮，我們已打槳而徐歸了。歸途的感念，這一個黃昏裏，和境的交糅互染，其繁密殊超我們的空說。所以主心王物的哲思，依我們外行人看，實在把事情說得太簡單，太嫌容易！太嫌分明了。實有的，只有渾然之感。就論這一次秦淮夜泛罷，來時我覺得要來，去時我覺得該去。分析其間的成因，自然亦是可能。不過求得圓滿足盡的解析，把我們十分愜心，使片段的因子們合攏來代替剎那間所體驗的實有，這個我覺得有點不可能。少於現在的我們是如此的。故凡上邊所敘讀着們，只看作我歸來後，回憶中所偶然留下的千百分之一……微薄的殘影。若所謂「當時之感」，我決不敢望諸君能在此中窺得。即我自己雖正在這兒執筆構思，實在也無從重新體驗出那時的情緒。說老實話，我所有的只是憶。我告諸君

只是憶中的秦淮夜泛。至於說到那「當時之感」這應當去請教當時的我。而他久飛昇了，無所存在。

.....

涼月涼夜之下，我們背着秦淮河走去，悄默是當然的事了。如同頭河中的繁燈，想定是依然，我們却早已走得遠，「燈火未闌人散」佩弦，諸君，我記得這就是在南京四日的甜嬉，將分手時的前夜。

一九二三，八二二，北京。

## 西湖的六月十八夜

——錄自我們的六月——

我寫我的「中夏夜夢」罷。有些踪跡是事後追尋，恍如夢寐，這是習見不鮮的；有些簡直當前就是不多不少的「一個夢」，那更不用提什麼憶了。這兒所寫的，正是佳例之一。

在杭州住的，都該記着陰歷六月十八日這個節日罷。牠比什麼寒食，上巳，重九……都

強，在西湖上可以看見。

杭州人士向來那麼寒乞相的，（不要見氣，我不算例外。）惟有當六月十八的晚上，他們的發狂很像有點澈底的，（這是魯迅君讚美蚊子的說法。）這真是佛力庇護——雖然那時班禪還沒有去。

說杭州是佛地，如其有佛的話，我不否認牠配有這稱號。即此地所說的六月十八，其實也是個佛節日。觀世音菩薩的生日聽說在六月十九，這句話從來遠矣，是千真萬確的了；而十八正是他的前夜。

三天竺和靈隱本來是江南的聖地，何況又恭逢這位『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的芳誕，——又用美麗的字樣了，死罪死罪！自然在進香者的心中，香燒得早，便越恭敬，得福越多。這所謂『燒頭香』他們默認以下的方式：得福的多少以燒香早晚為正比例。得福不嫌多，故燒香不怕早。一來二去，越提越早，反而晚了。（您說這多麼費解。）於是便宜了六月十八的一夜。

僅此還不足證明六月十八之所以形成爲節日，我們更得記住兩點：（一）中國人是富惰性的，（二）杭州拆城是最近的事，而且並不會澈底拆掉。把這兩點連絡起來，我們便得到圓滿的解釋。

不知是誰的詩我忘懷了，只記得一句，每吟哦着以想像從前西子湖的光景。這是『三面雲山一面城。』現在打槳於湖上的，却永無緣拜識了。雲山是依然，但瀕湖一墻的影子那裏去了？我們凝視東方，在白日只是成列的市廛，在黃昏只是星星的燈火，雖然不見得醜劣；但沒出息我總會時常去默想有這麼一帶森嚴，曲折，頹敗的雉堞，倒印於湖水的紋奩裏。

從前既有城，即不能沒有城門。濱湖之門自南至北凡三：曰清波，曰湧金，曰錢塘。到了夜深，都要下鎖的。燒香客人們既要趕得早，且要越早越好，則不得不沒法飛跨這三座門。他們的妙法不是爬城，不是學鷄叫。（這多麼下作而且險！）只是隔夜趕出城。那時城外荒涼涼的，沒有湖濱聚萃，更別提西湖飯店新新旅館之流了，於是只好作不夜之游。強顏與湖山結伴了。好在天氣既大熱，又是好，月亮不會得受罪的。至於放放河燈那種把戲，都因爲住慣

城中的不甘清寂，才想出來的花頭，那裏有什麼雅趣！杭州人有了西湖，乃老躲在城裏，必要被官府（關城門）佛菩薩（做生日）兩重壓迫着方始出來晃蕩這一夜，這真是寒乞相之至了。拆了城依舊如此，我看還是惰性難除罷，不見得是澈底發洩狂氣呢。

真厭了！游湖也要估定價值，算怎樣一回事。趕快收梢。我在杭州一住五年，却過了一個六月十八夜；暑中往往他去；不是在美國，就是在北京。記得有一年上，正六月十八的早晨，我動身北去，整環他們却在那晚上討了一隻疲憊的划子，在湖中飄泛了半晌，據說那晚的船很破爛，游得也不暢快，但她既告我以游踪，畢竟添我一番的悵惘。

去年住在俞樓，真是躬逢其盛。是時和祈君一家還同住着。且君平日興致是極好的，他的兒女們更渴望着這佳節。半年住居城中，與湖山究不免隔膜；現在却移家湖上了。上一天先忙着到岳墳去定船，在平時泛月一度，約費杖頭資四五角，現在非三元不辦了。到十八下午，我們同景去到城裏買些零食，備嬉游時的咬嚼。我倆和一個叫YY的，還有一位叫L的的倆小姐，背着夕陽打槳悠悠然去。

歸途車上白沙隄，則流水般的車兒馬兒或先或後和我們同走。其時已黃昏了。呀！湖樓的附近竟成一小小的市集。樓外樓高懸着眩目的石油燈，酒人已如蟻聚。小樓上下及樓前路畔，填溢着喧嘩和繁熱。夾道樹下的小攤兒們，噉啾唧唧在那裏做買賣。如是直接于公園，行人往來，曾無間歇。偏西一望，從岳墳的燈火，瞥見人氣的浮涌，與此地一般無二。這和平素蕭蕭的綠楊，寂寂的明湖，大相逕庭了。我不自覺的動了孩子的興奮。

飯很不得味的，匆匆吃了，馬上就想坐船——但是不巧，來了一羣女客，須得儘先讓她們要子兒；我們惟有落後了，且君是好靜的，主張在西冷橋畔露坐憩息着，到月上了再去蕩槳。我們只得答應着；而且我們也沒有船。大家感着輕微的失意。

西冷橋畔依然冷冷清清的。我們坐了一會兒，聽遠處的簫鼓聲，人的語笑都迷蒙疏闊得，很頓遭逢一種淒寂，迥異我們先前所期待的了。偶然有兩三盞浮漾在湖面的荷燈飄近我們，弟妹妹們便說燈來了。我瞅着那伶俜搖擺的神氣，也實在可憐的很呢。後來有日本仁丹的廣告船，一隊一隊，帶着成列的紅燈籠，沈填的空大鼓，火龍般的在裏湖外湖間穿嬉。



着，似乎抖散了一堆寂寞。但不久映入水心的紅意越宕越遠越淡，我們以沒有船趕她們不上，更添許多無聊。淡黃月已在東方湧起，天和水都微明了，我們的船尚在渺茫中。

月兒漸高了，大家終於坐不往，一個一個的溜回俞樓去。且君因此不高興，也走回家。那邊倒還是熱鬧的。看見許多燈，許多人影子，竟有歸來之感；我一身盡是俗骨罷？嚼着方才親自買來的火腿，鹹得很，乏味，乏味！幸而客人們不久散盡了，船兒重繫於柳下，時候不早，我們還得下湖去。我鼓舞起孩子的興致來：『我們去，我們快去罷！』

紅明的蓮花飄流于銀碧的夜波上，我們的划子隨着牠們去。其實那時的荷燈已零零落落，無復方才的盛。放的燈真不少，無奈搶燈的更多。他們把燈都從波心裏攪起來，擺在船上明晃晃地，方始躊躇滿志而去。到燭燼燈昏時，依然是條怪蟹脚的划子，而湖面上却非常寥落，這真是殺風景。我們也搶了一兩盞的荷燈，但容易索然意盡。『搖罷，上三潭印月。』

兩湖的畫舫不如秦淮河的美麗；只今宵一律妝點以溫明的燈飾，嘹亮的聲歌，在羣山互擁，孤月中天，上下瑩澈，四顧空靈的湖上，這樣的穿梭走動，也覺得別具豐致，決不弱于她

們的姊妹們。用老實的比况，西湖的夏是『林下之風』，秦淮河的是『閨房之秀』。何況秦淮是夜夜如斯的；在西湖只是一年一度的美景良辰，風雨來時還不免虛度了。

公園馬頭上大船小船挨擠着。岸上石油燈的蒼白芒角，把其他的燈姿和月色都逼得很黯淡了，我們不如別處去。我們甫下船時，遠遠聽得這邊有一船上人正緩歌南呂，嬾畫眉，而等到我們船攏近來，早已歌闌人靜了。這也很覺悵然，我們不如別處去。船漸漸的向三潭印月划去了。

中宵月華的皎潔，照例是難於言說的。湖心悄且冷，四岸浮動着的歌聲人語，燈火的微芒，合攏來却暈成一個熱熱的光圈圍裹着牠，我們的心因此也不落于全寂，如平時夜泛的光景；只是伴着少一半的興奮，多一半的悵惘，軟軟的跳動着，燈影的歷亂，波痕的皺皺，雲氣的奔馳，船身的動盪……一切都和心象相溶合，柔滑是入夢的惟一象徵，故在當時會有 ytical 的夢緣。

及至到了三潭印月，燈歌又爛漫起來，人反而倦了。停泊了一歇，繞這小洲而游，漸入荒

寒境界。上面欹側的樹根，旁邊披離的宿草，三個圓尖石潭，一支禿筆樣的雷峯塔，尙同立於月明中，湖南沒有什麼燈，愈顯出波寒月白；我們的眼漸漸錫澀得抬不起來了，終於搖了回去。另一划船上奏着最流行的三六，柔曼的和音依依地送我們的歸船。記得從前H君有一斷句是『遙燈出樹明如柿』我對了一句是『倦槳投波密過楊』雖不是今宵的眼前事，移用却是正好。我們的船，望燈火的叢中歸去。

夢中行走般的上了岸，H君夫婦回湖樓去，我們還戀戀於白沙隄上徘徊着。樓外樓仍然上下通明，酒人尙未散盡。路上行人三三五五，駱驛不絕。我們回頭再往公園方面走，覺着泊着的燈船少了一些，但也還有五六條。其中有一船掛着招帘，燈亦特別亮，是買涼飲及吃食的，我們上去喝了些汽水。中艙端坐着一個華裝的女郎，雖然不見得美，我們乍見，誤認她也是客人，後來不知從那兒領悟出是船上的活招牌，才恍然失笑走了。

不論如何的疲憊，無聊，總得擠到東方發白才返高樓尋夢去；我們誰都是這般期待的。奈事不從人願，H君夫婦不放心兒女們在湖上深更浪蕩，畢竟叫他們回去。頂小的一位L

君臨去時，只咕嚕着『今兒頑得真不暢快！』但仍舊垂着頭踱回去了。只賸下我們，踽踽涼涼如何是了。環又是不耐夜涼的。我們一淘走罷！

他們都上重樓高臥了。我倆同憑着疏朗的水泥欄，一榭樓廊滿載着月色，見方才賣涼飲的燈船復向湖心動了。活招牌式的女人必定還支撐着倦眼端坐着呢。我倆同時作如此想：叮叮噹，叮叮冬，那船在西傾的圓月下響着。遠了，漸漸聽不真，一陣夜風過來，又是叮……噹，叮……冬。

一切都和我疏闊，連自己在明月中的影子看起來也朦朧得甚于烟霧，才想轉身去睡；不知怎的脚下躊躇了一步，於是箭逝的惡夢，俄然頓住，雖然馬上又脫蹶飛駛了。這場怪短的『中夏夜夢』，我事後至今不省得如何對牠。牠究竟回頭瞞了我一眼才走的，我那能怪她喜歡她嗎？不，一點不！

按此文先登現代評論一卷廿四期，以錯字太多，故從我們的六月轉錄。

徐志摩 徐先生亦是一個成功的作家，雖然他的作品的最足稱述的還在他的詩；但是，即就散文而論，亦早不失為散文界中特樹一幟的勇者。他的文章以流離勝，惟描寫未見十分深刻，是其短。文體悉仿西洋，於中國為少見，往往長句滿頁，非深稔西文不能解。文或失之太縝麗了，所以一般批平者亦對他有所非議。他的散文集除自剖外，又有落葉及巴黎的鱗瓜等書。

## 濟慈的夜鶯歌

徐志摩

——錄白小說月報第十二卷第二號——

詩中有濟慈 (Keats) 『夜鶯歌』與禽中有夜鶯一樣的神奇。除非你親耳聽過，你不容易相信樹林裏有一類發癡的鳥，天晚了才開口唱，在黑暗裏傾吐他的妙樂，愈唱愈有勁，往往直唱到天亮。連真的心血都跟着歌聲從她的喉管裏嘔出；除非你親自咀嚼過，你也不易相信一個二十三歲的青年有一天早飯後坐在一株李樹底下迅筆的寫，不到三小時

寫成了一首八段八十行的長歌，這歌裏的音樂與夜鶯的歌聲一樣的不可理解，同是字句間一個奇蹟，即使有那一天大英帝國破裂成無可記認的斷片時，夜鶯歌依舊保有他無比的價值：萬萬里外的星亙古的亮着，樹林裏的夜鶯到時候就來唱着濟慈的夜鶯歌永遠在人類的記憶裏存着。

那年濟慈住在倫敦的（Wentworth Place）百年前的倫敦與現在的英京大不相同，那時候『文明』的沾染比較的不深，所以華次華士站在威士明治德橋上，還可以放心的謳歌青晨的倫敦，還有福氣在『有煙的空氣』裏呼吸，望出去也還看得見『田地，小山，石頭，曠野，一直開拓到天邊。』那時候的人，我猜想，也一定比較的不野蠻，近人情，愛自然，所以白天聽得着滿天的雲雀夜裏聽得着夜鶯的妙樂。要是濟慈遲一百年出世，在夜鶯絕跡了的倫敦市裏住着，他別的著作不敢說，這首夜鶯歌至少，怕就不會成功，供人類無盡期的享受。說起真覺得可慘，在我們南方，古蹟而兼是藝術品的，止淘成了西湖上一座孤單的雷峯塔，這千百年來雷峯塔的文學還不會見面，雷峯塔的映影已經永別了波心也。也許我們的靈

性是麻皮做的，木屑做的，要不然這時代普遍的苦痛與煩惱的呼聲還不是最富靈感的天然音樂；——但是我們的濟慈在那裏？我們的「夜鶯歌」在那裏？濟慈有一次低低的自語——「I Feel the flowers growing on Me」意思是「我覺得鮮花一朵朵的長上了我的身」就是說他一想着了鮮花，他的本體就變成了鮮花，在草叢裏掩映着，在陽光裏閃亮着，在和風裏一瓣瓣的無形的伸展着，在蜂蝶輕薄的口吻下羞暈着。這是相像力最純粹的境界；孫猴子能七十二般變化，詩人的變化力更是不可限量——莎士比亞戲劇裏至少有一百多個永遠有生命的人物，男的，女的，貴的，賤的，偉大的，卑瑣的，嚴肅的，滑稽的，還不是他自己搖身一變變出來的。濟慈與雪萊最有這與自然諧合的魔術；——雪萊製「雲歌」時我們不知道雪萊變了雲，還是雲變了雪萊；歌「西風」時不知道歌者是西風，還是西風是歌者；頌「雲雀」時不知道是詩人在九霄雲端裏唱着，還是百靈鳥在字句裏叫着；同樣的濟慈詠「憂鬱」(Ode on Melancholy)時他自己就變了憂鬱本體，「忽然從天上吊下來像一朵哭泣的雲；他讚美『秋』(to autumn)時他自己就是在樹葉底下掛着的

菓子中心那顆漸漸發長的核仁兒，或是在稻田裏靜候着玫瑰色的秋陽！這樣比稱起來，如其趙松雪闌緊屏門伏在地下學馬的故事可信時，那我們的藝術家就落粗蠢不堪的「鄉下人氣味」——

他那夜鶯歌是他一個哥哥死的那年做的，據他的朋友有名肖像畫家 Robert Hayward 給 Miss Milford 的信裏說，他在沒有寫下以前早就起了腹稿，一天晚上他們倆在草地裏散步時濟慈低低的背誦給他聽——「...in a low, tremm us undertone which affected me eztremlly 那年碰巧——據着濟慈傳的 Lord Horshlen 說，在他屋子的隣近來了一隻夜鶯，每晚不倦的歌唱，他很快活，常常留意傾聽，一直聽得他心痛神昏逼着他從自己的口裏複製了一套不打的歌曲。我們要記得濟慈二十五歲那年在意大利在他一個朋友的懷抱裏作古，他是與他的夜鶯一樣，嘔血死的。

能完全領略一首詩或是一篇戲曲，是一個精神的快樂，一個不期然的發現。這不是容易的事；要完全了解一個人的品性是大難，要完全領會一首小詩也不得容易。我簡直想說



一半靠你的緣分，我真有點兒迷信。就我自己說，文學本不是我的行業，我的有限的文學知識是「無師傳授」的。裴德（Walter Pater）是一天在路上碰着大雨到一家舊書鋪去躲避，無意中發現的哥德（Goethe）——說來更怪了——是史蒂文孫（R. L. S.）介紹給我的，（在他的 Art of writing 那書裏他稱讚 George Henry Lews 的哥德評傳（Everymen edition）一塊錢就可以買到一本黃金的書）柏拉圖是一次在浴室裏忽然想着要去拜訪他的。雪萊是爲他也離婚才去仔細請教他的，杜思退益夫斯基、托爾斯泰、唐南遮、波特萊耳、盧騷，這一班人也各有各的來法，反正都不是經由正宗的介紹，都是邂逅不是約會。這次我到平大教書也是偶然的，我教着濟慈的夜鶯歌也是偶然的，乃至我現在動手寫這一篇短文，更不是料得到的。友鶯再三要我寫才鼓起我的興來，我也很高興，因爲看了我的乘興的話，竟許有人不但發願去讀那夜鶯歌，並且從此得到了一個親口嘗味最高文學的門徑，我就得意極了。

但是叫我怎樣講法呢？在課堂裏一頭講生字一頭講典故，多少有一個講法，但是現在

要我坐下來把這首整體的詩分成片段詮釋他的意義，可真是一個難題！領略藝術與看山景一樣，只要你地位站得適當，你這一望一眼便吸收了全景的精神；要你「遠視」的看，不是近視的看；如其你捧住了樹才能見樹，那時即使你不惜工夫一株一株的審查過去，你還是看不到全林的景子。所以分析的看藝術，多少是殺風景的；綜合的看法才對。所以我現在勉強講這夜鶯歌，我不敢說我能有什麼心得的見解！我並沒有！我只是在課堂裏講書的態度，按句按段的講下去就是；至於整體的領悟還得靠你們自己，我是不能幫忙的。

你們沒有聽過夜鶯先是一個困難。北京有沒有我都不知道。下回蕭友梅先生的音樂會要是有貝德花芬的第六個『沁芳南』(The Pastoral symphony)時，你們可以去聽聽，那裏面有夜鶯的歌聲。好吧，我們只要能同意聽音樂——自然的或人為的——有時可以使我們聽出神。譬如你晚上在山脚下獨步時聽着清越的笛聲，遠遠的飛來，你即使不滴淚，你多少不免「神往」不是？或是在山中聽泉樂，也可使你忘却俗景，想像神境。我們假定夜鶯的歌聲比我們白天聽着的什麼鳥都要好聽；他初起像是襲雲甫，嗓子發沙的。很懈

的試她的新喉，頓上一頓，來了，有調了。可還不急，只是清脆悅耳，像是珠走玉盤（比喻是滿不相干的！）慢慢的她動了情感，彷彿忽然想起了什麼事情使他激成異常的憤慨似的，他這才真唱了，聲音越來越亮，調門越來越新奇，情緒越來越熱烈，韵味越來越深長，像是無限的歡暢，像是豔麗的怨慕，又像是變調的悲哀——直唱得你在旁傾聽的人不自主的跟着她興奮，伴着她心跳。你恨不得和着她狂歌，就差你的嗓子太粗太濁合不到一起！這是夜鶯；這是濟慈聽着的夜鶯，本來晚上萬籟靜正後聲音的感動力就特強，何況夜鶯那樣不可模擬的妙樂。

好了；你們先得想像你們自己也教音樂的沈體浸醉了，四肢軟綿綿的，心頭癢癢的，說不出的一種味濃的馥郁的舒服，眼簾也是懶洋洋的掛不起來，心裏滿是流膏似的感想，遼遠的回憶，甜美的惆悵，閃光的希冀，微笑的情調——齊兜上方寸靈台時——再來——「*in a low, tremulous undertone*」開誦濟慈的夜鶯歌，那才對勁兒！

這不是清醒時的說話；這是半夢半醒的私語；心裏暢快的壓迫太重了流出口來纏綿的

細語——(Murmuring whisperings not distinct self Conscious Speech) 我們用

散文譯過他的意思來看——

一 「這唱歌的，唱這樣神妙的歌的，決不是一隻平常的鳥；她一定是一個樹林裏美麗的  
女神，有翅膀會得飛翔的。她真樂呀，你聽獨自在黑夜的樹林裏，在枝幹交叉，濃蔭如織  
的青林裏，她暢快的開放她的歌喉，讚美着初夏的美景，我在這裏聽她唱，聽的時候已  
經很多，她還是恣情的唱着；啊，我真被她的歌聲迷醉了，我不敢羨慕她的清福，但我却  
讓她無邊的歡暢催眠住了，我像是服了一劑麻藥，或是喝盡了一劑鴉片汁，要不然爲  
什麼這睡昏昏思離離的像進了黑甜鄉似的，我感覺着一種微倦的麻痺，我太快活了，  
這快感太尖銳了，竟使我心房隱隱的生痛了！」

二 「你還是不倦的唱着——在你的歌聲裏我聽出了最香冽的美酒的味兒。阿，喝一盃  
陳年的真葡萄酒釀那痛快呀！那葡萄酒是長在暖和的南方的，普魯罔斯那種地方，那邊有  
的是幸福與歡樂，他們男的女的整天在寬闊的太陽光底下作樂，有的攜著手跳春舞，

有的彈着琴唱戀歌；再加那遍野的香草與各樣的樹馨——在這快樂的泥土下他們有酒窖埋着美酒。現在酒味益發的澄靜，香咧了。真美呀，真充滿了南國的鄉土精神的美酒，我要來引滿一盃，這酒好比是希寶克林靈泉的泉水，在日光裏濺濺發虹光的清泉，我拿一隻古爵盛一個撲滿，阿看呀。這珍珠似的酒沫在這盃邊上發瞬，這盃口也叫紫色的濃漿染一個鮮豔；你看着我這一口就把這一大盃酒吞了下去——這才真醉了，我的神魂就脫離了軀壳。幽幽的辭別了世界，跟着你清唱的音響，像一個影子似澹澹的掩入了你那暗沈沈的林中。」

## 三

「想起這世界真叫人傷心。我無沾戀的，巴不得有機會可以逃避，可以忘懷種種不如意的現象，不比你。在青林茂蔭裏過無憂的生活的，你不知道也無須過問我們這寒儉的世界，我們這裏有的是熱病，厭倦，煩惱，日常朋友們見面時只是愁顏相對，你聽我的牢騷，我聽你的哀怨；老年人耗盡了精力，聽憑痺症搖落他們僅存的幾莖可憐的白髮；年輕人也是叫不如意事蝕空了，滿臉的憔悴，消瘦得像一個鬼影，再不然就進墓門；真

是除非你不想他，你要一思的時候就不由得你發愁，不由得你眼睛裏鈍遲遲的充滿了絕望的晦色；美更不必說，也許難得在這里，那里，偶然露一點痕跡，但是轉瞬間就變成落花流水似沒了，春光是不留不住的，愛美的人也不是沒有，但美景既不常駐人間，我們至多只能實現暫時的享受，笑口不會全開，愁顏又回來了！如此我只想順着你歌聲離別這世界，忘却這世界，解化這憂鬱沈沈的知覺。」

## 四

「人間真不值得留戀，去吧，去吧！我也不必乞靈於培克司（酒神）與他那寶釐前的文豹，只憑詩情無形的翅膀我也可以飛上你那裏去。阿，果然來了！到了你的境界了！這林子裏的夜是多溫柔呀，也許皇后似的明月此時正在她天中的寶座上坐着，周圍無數的星辰像侍臣似的拱着她。但這夜却是黑，闇陰陰的沒有光亮，只有偶然天風過路時把這青翠蔭蔽吹動，讓半亮的天光絲絲的漏下來，照出我脚下青茵濃密的地土。」

## 五

「這林子裏夢沈沈的不漏光亮，我脚下踏着的不知道是什麼花樹枝上落下的清馨也辨不清是什麼香；在這薰香的黑暗中我只能按着這時令猜度這時候青草裏矮

叢裏，野菓樹上的各色花香——乳白色的山楂花有刺的野薔薇，在葉叢裏掩蓋着的芝羅蘭已快萎謝了，還有初夏最早開的「麝香玫瑰」，這時候準是滿承着新鮮的露釀，不久天暖和了，到了黃昏時候，這些花堆裏多的是採花飛蟲。」

我們要注意從第一段到第五段是一順下來的：第一段是極樂了的譫語，接着第二段聲調跟着南方的陽光放亮了一些，但情調還是一路的纏綿，第三段稍爲激起一點浪紋，迷離中夾着一點自覺的憤慨，到第四段又沈了下去，從「already with thee」起，語調又極幽微，像是小孩子走入了一個陰涼的地窖子，骨頭裏覺着涼，心裏却覺着半害怕的特別意味，他低低的說着話，帶顫動的，斷續的，又像是朝上風來吹斷清夢時的情調；他的詩魂在林子的黑蔭裏聞着各種看不見的花草的香味，私下一一的猜測訴說，像是山澗平流入湖水時的尾聲……這第六段的聲調與情調可全變了；先前只是暢快的愉快，這下竟是極樂的譫語了。他樂極了，他的魂靈取得了無邊的解脫與自由，他就想永保這最痛快的俄頃，就在這時候輕輕的把最後的呼吸和入了空間，這無

形的消滅便是極樂的永生；他在另一首詩裏說——

I Know thie being's lease,

My fancy to its utmost blisses spreads;

Yet could I on this very midnight cease,

and the worlds gaudy ensigns see in shreds;

Verse, fame and beauty are intense indeed,

But death intenser——death is life's high need.

在他看來，（或是在他想來，）「生」是有限的，生的幸福也是有限的——詩，聲名與美是我們活着時最高的理想，但都不及死，因為死是無限的，解化的，與無盡流的精神相投契的，死才是生命最高的蜜酒，一切的理想在生前只能部分的，相對的實現，但在死裏却是整體的絕對的諧合，因為在自由最博大的死的境界中一切不諧和的全調諧了，一切不完全完全了，他這一段用的幾個狀詞要注意，他的死不是苦痛是「口



aseful death』舒服的，或是竟可以翻作『逍遙的死』；還有他說『Quiet breath  
 』幽靜或是幽靖的呼吸，這個觀念在濟慈詩裏很常見很可注意；他在一處排列他得  
 意的幽靜的比象——

autumn suns

smiling at eve upon the quiet sheaves,

sweet sapphos cheek—a sleeping infant's breath—

the gradual sand that through an hour glass runs

A Woodland rivulet a poet's death

秋田裏的晚霞，沙浮女詩人的香腮。睡孩的呼吸，光陰漸緩的流沙，山林裏的小溪；詩人  
 的死。他詩裏充滿着靜的，也許香豔的美麗的靜的意境，正如雪萊的詩裏無處不是動，  
 生命的振動，劇烈的，有色彩的，嘹亮的。我們可以拿濟慈的『秋歌』對照雪萊的『西  
 風歌』濟慈的『夜鶯歌』對比雪萊的『雲雀』濟慈的『憂鬱』對比雪萊的『雲』

## 六

一是動，舞，生命精華的，光亮的，搏動的生命，一是靜，幽，甜熟的，漸緩的，「奢侈」的死，比生命更深奧博大的死，那就是永生。懂了他的生死的概念我們再來解釋他的詩：——

「但是我一而正在猜測着這青林裏的這樣那樣，夜鶯他還是不歇的唱着，這回唱得更濃更烈了。（先前只像荷池裏的雨聲，調雖急，韻節還是很勻淨的；現在竟像是大塊的驟雨落在盛開的丁香林中，這白英在狂顛中繽紛的墮地，雨中的一陣香雨，聲調急促極了）所以他竟想在這極樂中靜靜的解化，平安的死去，所以他竟與無痛苦的解脫發生了戀愛，昏昏的隨口編着鐘愛的名字唱着讚美他，要他領了他永別這生的世界，投入永生的世界，這死所以不僅不是痛苦，真是最高的幸福，不僅不是不幸，並且是一個極大的奢侈；不僅不是消極的寂滅，這正是真生命的實現。在這青林中，在這半夜裏，在這美妙的歌聲裏，輕輕的挑破了生命的水泡，阿，去吧；同時你在歌聲中傾吐了你的內蘊的靈性，放膽的盡性的狂歌好像你在這黑暗裏看出比光明更光明的光明，在你的葉蔭中實現了比快樂更快樂的快樂：——我即便死了，你還是繼續的唱着，直唱

到我聽不着，變成了土，你還是永遠的唱着。

這是全詩精神最飽滿音調最神靈的一節，接着上段死的意思與永生的意思，他從自己又回想到那鳥的身上，他think我可以在這歌聲裏消散，但這歌聲的本體呢？聽歌的人可以由生入死，由死得生，這唱歌的鳥，又怎樣呢！以前的六節都是低調，就是第六節調雖變，音還是像在浪花裏浮沈着的一張葉片，浪花上湧時葉片上湧，浪花低伏時葉片也低伏；但這第七節是到了最高點，到了急調中的急調——詩人的情緒和着鳥的歌聲，盡情的湧了出來：他的迷醉中的詩魂已經到了夢與醒的邊界。

這節裏 Ruth 的故事是在舊約書裏 the Book of Ruth，她是嫁給一個客民的，後來丈夫死了她的姑婆回老家去叫她回自己的家再嫁人去，羅司一定不肯，情願跟着她的姑到外國去守寡後來她在麥田裏收麥，她常常想着她的本鄉，濟慈就應用這段故事。

## 七

「方才我想到死與滅亡，但是你，不死的鳥呀，你是永遠沒有滅亡的日子，你的歌聲就

## 八

是你不死的一個憑證，時升儘遷異，人事儘變化，你的音樂還是永遠不受損傷，今晚上我在此地聽你，這歌聲還不是在幾千年前已經在着，富貴的王子曾經聽過你，卑賤的農夫也聽過你；也許當初羅司那孩子在黃昏時站在異邦的田裏割麥，他眼裏含着一包眼淚思念故鄉的時候，這同樣的聲歌，曾經從林子裏透出來，給她精神的慰安，也許在中古時期幻術家在海上變出蓬萊仙島，在波心裏起造着樓閣，在這裏面住着他們攝取來的美麗的女郎，她們憑着窗戶望海思鄉時，你的歌聲也曾經感動她們的心靈給他們平安與愉快。」

這段是全詩的一個總束，夜鶯放歌的一個總束，也可以說人生的大夢的一個總束。他這詩裏有兩個相對的「動機」：一個是這現世界，與這面目可憎的實際的生活；這是他巴不得逃避，巴不得忘却的，一個是超現實的世界，音樂聲中不朽的生命，這是他所想望的，他要實現的，他願意解脫了不完全暫時的生為要化入這完全我永久的生。他如何去法？憑酒的力量可以去，憑詩的無形的翅膀亦可以飛出塵寰，或是聽着夜鶯不

斷的唱聲也可以完全忘却這現世界的種種煩惱。他去了，他化入了溫柔的黑夜，化入了神靈的歌聲——他就是夜鶯，夜鶯就是他。夜鶯低唱時他也低唱，高唱時他也高唱，我們辦不清誰連誰，第六第七段充分發揮『完全的永久的生』那個動機。天空裏，黑夜裏已經充塞了音樂——所以在這裏最高的急調尾聲一個字音 *forlora* 裏轉回到那一個動機。他所從來那個現實的世界，往來穿着的還是那一條線，音調的接合，轉變處也極自然；最後揉和那兩個相反的動機，用醒（現世界）與夢（想像世界）結束全文，係拿一塊石子擲入山壑內的深潭裏，你聽那音響又清切又諧和。餘音還在山壑裏迴盪着，使你想見那石塊慢慢的，慢慢的沈入無底的深潭……音樂完了，夢醒了，血嘔盡了，夜鶯死了！但他的餘韻却嫋嫋的永遠在宇宙間迴響着……

十二月二日，夜半

（原詩附後）

## ODE TO A NIGHTINGALE

BY JOHN KEATS

My heart aches, and a drowsy numbness pains  
My sense, as though of hemlock I had drunk,  
Or emptied some dull opiate to the drains  
One minute past, and Lethe-wards had sunk:  
'Tis not through envy of thy happy lot,  
But being too happy in thy happiness, —  
That thou, light-winged Dryad of the trees,  
In some melodious plot  
Of beechen green, and shadows numberless,  
Singing of Summer in full-throated ease.

O for a draught of vintage, that hath been  
Cooled a long age in the deep delved earth;  
Tasting of Flora and the country-green,  
Dance, and Provencal song, and sunburnt mirth!  
O for a beaker full of the warm South,  
Full of the true, the blushful Hippocrene,  
With beaded bubbles winking at the brim,  
And purple-stained mouth, —  
That I might drink, and leave the world unseen,

And with thee fade away into the forest dim:

Fade far away, dissolve, and quite forget

What thou among the leaves hast never known,  
The weariness, the fever, and the fret

Here, where men sit and hear each other groan;  
Where palsy shakes a few: sad, last gray hairs,  
Where youth grows pale, and spectre-thin, and dies;  
Where but to think is to be full of sorrow

And leaden-eyed despairs,

Where Beauty cannot keep her lustrous eyes,  
Or new Love pine at them beyond to-morrow.

Away! for I will fly to thee,

Not charioted by Bacchus and his pards;  
But on the viewless wings of pards,

Though the dull brain perplexes and retards;  
Already with thee! tender is the night,

And haply the Queen-Moon is on her throne,  
Clustered around by all her starry Fays;

But here there is no light,  
Save what from heaven is with the breezes blown  
Through verdurous glooms and winding mossy ways.

I cannot see what flowers are at my feet,  
 No: whet soft incense hangs upon the boughs.  
 But in embalmed darkness, guess each sweet  
 Wherewith the seasonable month endows  
 The grass, the thicket, and the fruit-tree wild;  
 White hawthorn, and the pastoral eglantine,  
 Fast-fading violets covered up in leaves  
 And mid-May's eldest child,  
 The coming musk-rose, full of dewy wine,  
 The murmurous haunt of flies on summer eves.

Darling I listen; and for many a time  
 I have been half in love with easeful Death,  
 Called him soft names in many a mused rhyme,  
 To take into the air my quiet breath;  
 Now, more than ever, seems it rich to die,  
 To cease upon the midnight, with no pain,  
 While thou art pouring forth thy soul abroad,  
 In such an ecstasy! —  
 Still wouldst thou sing, and I have ears in vain —  
 To thy high requiem become a sod.

Thou wast not born for death, immortal Bird!



No hungry generations tread thee down;  
The voice I hear this passing night was heard  
In ancient days by emperor and clown:  
Perhaps the self-same song that found a path,  
Through the sad heart of Ruth, when, sick for home,  
She stood in tears amid the alien corn;  
The same that oft-times hath  
Charmed magic casements opening on the foam  
Of perilous seas, in faery lanbs forlorn,

Forlorn! the very word is like a bell,  
To toll me back from thee to my sole self,  
Adieu! the Fancy cannot cheat so well  
As she is fabled to do, deceiving elf,  
Adieu! adieu! thy plaintive anthem fades  
Past the near meadows, over the still stream,  
Up the hillside; and now 'tis buried deep  
In the next valley-glades:  
Was it a vision or a waking dream?  
Fled is that music:—do I wake or sleep

此页缺页

此页缺页

此页缺页

此页缺页

此页缺页

此页缺页

此页缺页



此页缺页

此页缺页

此页缺页

此  
页  
缺  
页

此页缺页



叔和沒了。但爲你，叔和，我却不曾掉淚。這年頭也不知怎的，笑自難得，哭也不得容易。你的死當然是我們的悲痛，但轉念這世上慘淡的生活其實是無可沾戀，趁早隱了去，誰說一定不是可羨慕的幸運？況且近年來我已經見慣了死，我再也不覺得它的可怕。可怕是這煩囂的塵世；蛇蝎在我們的腳下，鬼祟在市街上，霹靂在我們的頭頂，噩夢在我們的周遭。在這偉大的迷陣中，最難得的是遺忘；只在簡短的遺忘時我們才有機會恢復呼吸的自由與心神的愉快。誰說死不就是個悠久的遺忘的境界？誰說墓窟不就是真解放的進門？

但是隨你怎樣看法，這生死間的隔絕，終究是個無可奈何的事實，死去的不能復活，活着的不能到墳墓的那邊去探望，到絕海裏去探險我們得合夥，在大漠裏遊行我們得結伴；我們到世上來做人，歸根說，還不只是惴惴的來尋訪幾個可以共患難的朋友，這人生有時比絕海更兇險，比大漠更荒涼，要不是這點子友于的同情我弟一個就不敢向前邁步了。叔和真是我們的一個。他的性情是不可信的溫和：『頂好說話的老老』但他每當論事，却又絕對的不苟同，他的議論，在他起勁時，就如山壑間雨後的亂泉，石塊厭不住它，蔓草掩不

住它。誰不記得他那永遠帶傷風的嗓音，他那永遠不平衡的肩背，他那怪樣的激昂的神情？通伯在他那篇『劉叔和』裏說起當初在海外老老與傅孟真的豪辯，有時竟連『啞啞不多言』的他，也『不了加入他們的戰隊。』這三位衣常敝，履無不穿的『大賢』在倫敦東南隅的陋巷，點煤汽油燈的斗室裏，常不知有多少次借光柏拉圖與盧騷與斯賓塞的迷力，欺驅他們告空虛的腸胃——至少在這一點他們三位是一致同意的！但通伯却忘了告訴我們他自己每位加入戰團時的特別情態，我想我應得替他補白。我方才用亂泉比老老，但我應得說他是一竄野火，燄頭是斜着去的；傅孟真不用說，更是一竄野火，更猖獗，燄頭是斜着來的，這一去一來就發生了不得開交的衝突。在他們最不得開交時，劈頭下去了一剪冷水，兩竄野火都吃了驚，暫時斃了回去。那一剪冷水就是通伯他是出名澆冷水的聖手。

阿，那些過去的日子！枕上的夢痕，秋霧裏的遠山，我此時又想起初度太平洋與大西洋時的情景了。我與叔和同船到美國，那時還不熟；後來同在紐約一年差不多每年會面的，但不可忘的是我與他同渡大西洋的日子。那時我正迷上尼采，開口就是那一套沾血腥的字



句。

我彷彿跟着查拉圖斯脫拉登了哲理的山峯，高空的清氣在我的肺裏，雜色的人生橫互在我的眼下。船過必司該海灣的那天，天時驟然起了變化：岩石似的黑雲一層層累疊在船的頭頂！不漏一絲天光，海也整個翻了，這個一座高山，那邊一個深谷，上騰的浪尖與下垂的雪瓜相互的糾拏着；風是從船的側面來的，夾着鉄梗似的粗的暴雨，船身左右側的欹着。這時候我與叔和在水發的甲板上往來的走——那邊是走，簡直是滾，多強烈的震動！霎時間雷電也來了，鉄青的雲板裏飛舞着萬道金蛇，濤響與雷聲震成了一片喧闐，大西洋險惡的威嚴在這風暴中盡情的披露了，『人生，』我當時指給叔和說，『有時還不止這兇險，我們有胆量進去嗎？』那天的情景益發激動了我們的談興，從風起直到風定，從下午直到深夜，我分明記得，我們倆在沈酣的論辨中遺忘了一切。

今天國內的狀況不又是一幅大西洋的天變？我們有膽量進去嗎？難得是少數能共患難的旅伴；叔和，你是我們的一個，如何你等不得浪靜就與我們永別了？叔和，說他的體氣，早

……國易者；但如其一個不堅強的體壳可以包容一團堅強的精神，叔和就是一個例。叔就是一個……

和生前沒有仇人，他不能有仇人；但他自有他才有的……

的人事，他不輕易鬥爭；但等他認定了對敵出手時，他是最後回頭的一個。叔和我今天……

上了暴風雨中的甲板，我不能不掉惜我伙伴的空位！

十月十五日

## 莫斯科

——錄自自剖歐游漫錄——

阿莫斯科！曾經多少變亂的大城！羅馬是一個破爛的舊夢；愛尋夢的你去；紐約是 M.annon 的宮闕，拜金錢的你去；巴黎是一個肉豔的大坑；愛荒淫的你去；倫敦是一個煤烟的市場，慕文明的你去。但莫斯科？這裏沒有光榮的古蹟，有的是血污的近蹟，這裏沒有繁華的幻景，有的是班駁的寺院；這裏沒有和暖的陽光，有的是泥濘的市街；這裏沒有人道的喜

色，有的是偉大的恐怖與黑暗，慘酷，虛無的暗示。鬧森森的雀山，你站着，半凍的莫斯科河，你流着；你前途二十個世紀的漫遊中，莫斯科是領路的南針，在未來文明變化的經程中，莫斯科是時代的象徵，古羅馬的牌坊是在殘闕的簡頁中，是在破碎的亂石間；未來莫斯科的牌坊是在文明的骸骨間，是在人類鮮豔的血肉間，莫斯科，集中你那偉大的破壞的天才，一手拿着火種，一手拿着殺人的刀，趁早完成你的工作，好叫千百年後奴性的人類的子孫，多多的來，不斷的來，像他們現在去羅馬一樣，到這鬧森森的雀山的邊沿，朝拜你的牌坊，紀念你的勞工，謳歌你的不朽！

這是我弟一天到莫斯科在 Kremlin 周圍散步時心頭湧起雜感的一班。那天車到時早上六時，上一天路過的森林，大概在 Vladimir 一帶，多半是叫幾年來戰爭摧殘了的，幾百年的古松只存下燒燬或剔殘的餘骸縱橫在雪地裏，這底下更不知埋藏着多少殘毀的人體，凍結着多少鮮紅的熱血。

平地上的邱壑，掩護人類的暴跡，省得傷感派的詞客多費推敲，但這點子戰場的痕跡，引起

過路人驚心的標記，在將到莫斯科以前確是一個切題的引子。你一路來穿度西伯利亞白茫茫人跡希有的廣漠，偶爾在這裏那裏看到俄國人的生活，艱難，艱難，忍耐的生活；你也看了這邊地勢的特性，貝加爾湖邊雄踞的山嶺，烏拉爾東西博大嚴肅的森林；你也嘗着了這裏空氣異常的凜冽與尖銳，像鋼絲似的直透你的氣管；逼迫你的清醒——你的思想應得已經受一番有力的洗刷，你的神經一種新奇的刺激，你從貴國帶來的靈性，叫怠惰，苟且，頑固，齷齪，與種種墮落的習慣束縛，壓迫，淤塞住的，應得感受一些解放的動力，你的攘名心，利慾，色業，翳蒙了的眸子，也應得覺着一點新來的清爽，叫他們睜開一些，張大一些，前途有得着應得看的東西多著，即使不是你靈魂絕對的資養，至少是一帖興奮劑，防穢睡의 強烈性注射！

因此警醒你的心，開張你的眼；——你到了俄國，你到了莫斯科，這巴爾的克海以東，白令峽以西，北冰洋以南，尼也怕河以北，千萬里雪蓋的地圈內，一座著火的血紅的大城。

在這大火中最先燒爛的是原來的俄國，專制的，貴族的，奢侈的，淫靡的，Ancient Rus

全沒了，曳長裙的貴婦人，鑲金的馬車，獻鼻烟壺的朝貴，繡裝的世家子弟全沒了，托爾斯泰與屠格涅夫小說中的社會全沒了——他們並不會絕跡，在巴黎，在波蘭，在紐約，在羅馬，你偶然會見什麼伯爵夫人什麼 *Countess*，或是子爵夫人什麼 *Countess*，那就是叫大火燒跑的難民。他們提起俄國就不願意。他們會告訴你現在的俄國不是他們的國了，那是叫魔鬼佔盡了去的。（因此安琪兒們只得逃難）俄國的文化沒盡的了，現在還流在外國的一羣人，詩人，藝術家等等，勉力來代表斯拉夫的精神，如其他們與你講得投機時，他們就會給你悲慘的歷訴他們曾經怎樣的受苦，怎樣的逃難，他們本來那所大理石的莊子現在怎樣子，他們有一個妙齡的姪女在亂時叫他們怎樣了……但他們盼望日子已經很近，那班強盜倒運，因為上帝是有公道的，雖則……：

你來莫斯科當然不是找看俄國的舊文化來的，但這裏却也不定有「新文化」，那是貴國的專利；這裏來見的是什麼，你聽着我講。

你先抬頭望天。青天是看不見的，空中只是迷濛的平涼的雲氣，這天（我見的）的確

是一個愁容的，服喪的天；陽光也偶爾有，但也只在雲縹墨力乏的露面，不久又不見了；像是棲居的病人，偶爾向窗紗間看街似的。

現在低頭看地，這三月的莫斯科街道應當受咒詛。在大寒天滿地鋪着雪凝成一層白色的地皮，也是一個道理；到了春天解放時雪全化了，水流入河去，露出本來的地面，也是一個說法；但這時候的天時可真是刁難了，他不給你全凍，也不給你全化；白天一暖，浮面的冰雪化成了泥濘；回頭風一轉向又凍上了，同時雨雪還是連連的下，結果這街道簡直是沒法收拾，他們也就不收拾，讓他這一「一蹋糊塗」的窩着，反正總有一天會乾淨的（所以你要這時候到俄國千萬別忘帶橡皮套鞋）。

再來看街上的鋪子，鋪子是伺候主客的；瑞蚨祥的主顧全沒話了的，瑞蚨祥也只好上門；這裏漂亮的奢侈的店鋪是看不見的了，頂多頂熱鬧的鋪子是喫食店，這大概是政府經理的；但可怕的是這邊的市價：女太太的絲襪聽說也買得到，但得化十二三十塊錢一雙，好的鞋在四十元左右，橘子大的七毛五小的五毛一隻；我們四個人在客棧喫一頓早飯連

稅共付了二十元；此外類推。

再來看街上的人，先看他們的衣著，再看他們的面目。這里衣著的文化，自從貴族匿跡，波淇窪銷聲以後，當然是『蕩盡』的了；男子的身上差不多不易見一件白色的襯衫，不必說鮮豔的領結，（不帶領結的多）衣服要尋一身勉強整潔的就少。我碰着一位大學教授，他的襯衫大概就是他的寢衣；他的外套，像是一個獺毛黑狗皮鞋，大概就是他的被窩，頭髮是一團茅草，再也看不出曾經爬梳過的痕跡。滿面滿腮的鬚毛也當然自由的滋長，我們不期望他有安全剃刀。並且這位先生決不是名流派的例外，我猜單現在在莫斯科會得到的『琴篤兒們』多少也就只這樣的體面。你要知道了他們起居生活的情形，就不會覺得詫異。惠爾思先生在四五年前形容莫斯科科學館的一羣科學先生，說是活像監牢裏的犯人或是地獄裏的餓鬼。我想他的比况一點也不過分。鄉下人我沒有看見，那是我想不會怎樣離奇的。西伯利亞的鄉下人，着黃鬍子穿大頭靴子的，與俄國本土的鄉下人應得沒有多大分別。工人滿街多的是，他們在衣著上並沒有出奇的地方，只是襟上戴列寧徽章的多。小學

生的游行團常看得見，在爛污的街心裏一羣乞丐似的黑衣小孩拿着紅旗，打着皮鼓瑟東東的過去。做小買賣在街上擺攤提籃的不少，很多是殘廢的男子與老婦人，賣的是水果，麵捲，麵包，朱古律糖（喫不得）等（路旁木亭子裏賣書報處也有小喫賣）。

街上見的娘們分兩種，一種是好百姓家的太太小姐，他們穿得大都很勉強，絲襪不消說是看不見的。還有一種是共產黨的女同志，他們不同的地方除了神態舉止以外是他們頭上的紅巾或是紅帽（不是巴黎的時式紅帽）在雪泥斑駁的街道上倒見一點喜色！

什麼都是相對的：那年我與陳博生從英國到佛朗德福那天正是星期，道上不問男女老少都是衣服裏裁縫店裏的模型，這一比他與我這風塵滿身的旅客真像是外國叫化子了！這回在莫斯科我又覺得窘，可不為穿的太壞，却為穿的太闊。試想在那樣的市街上，在那樣的人叢中，晦氣是本色，襪襖是應分，忽然來了一個頭戴獺皮大帽身穿海龍領（假的）的皮大鑲的外客，可不是唱戲似的走了板，錯太遠了。別說我，就是我們中國學生在莫斯科的（當然除了東方大學生）也常常叫同學們眨眼說他們是『波淇窪』因為他們身上



穿的是榮昌祥或是新記的藍呢！這樣看來，改造社會是有希望的；什麼習慣都打得破；什麼標準都可以廢止，什麼思想都可以顛倒，什麼束縛都可以擺脫，什麼衣服都可以反穿；……將來我們這法團行動厭倦了時，竟不妨翻新樣叫兩隻手幫着來走，誰要再站起來就是笑話，那多好玩。

雖則隱微，陰霾，窒滯是寒帶上難免的氣象，但莫斯科人的神情更是分明的憂鬱，慘淡，見面時不露笑容，談話時少有精神，彷彿他們的心上都壓着一個重量似的。

這自然流露的笑容是最不可勉強的。西方人常說中國人愛笑，比他們會笑得多，實際上怎樣我不敢說，但西方人見着中國人的笑，我怕不免有好多是急笑，傻笑，無謂的笑，代表一切答話的笑，猶之俄國人的笑多半是 Vodka 入神經的笑，熱病的笑，瘋笑，道施安奄夫斯其的 Tioor 的笑！那都不是真的喜笑，健康與快樂的表情。其實也不必莫斯科，現世界的大都會，有幾處人們的表情是自然的？Dublin（愛爾蘭的都城）聽說是快樂的，維也納聽說是活潑的，但我會到過的只有巴黎的確可算是人間的天堂，那邊的笑臉像三月裏的

花似的不倦的開着，此外就難說了；紐約，芝加哥，柏林，倫敦的羣衆與空氣多少叫你邊旁人不得舒服，往往使你疑心錯入了什麼精神病院或是『偏心』病院，叫你害怕，巴不得趁早告別，省得傳染。

現在莫斯科有一個希奇的現象，我想你們去過的一定注意到，就是男子抱着喫奶的小孩在街上走道，這在西藏是永遠看不見的。這是蘇維埃以來的情形。現在的法律規定一個人不得多占一間以上的房子，聽差，老媽子，下女，奶媽，不消說，當然是沒有的了，因此年輕的夫婦，或者同居的男女，對於生育就得格外的謹慎，因為萬一不小心下了種的時候，在小孩能進幼稚園以前這小寶貝的負擔當然完全在父母的身上。你們姑且想想你們現在北京的，至少總有幾間屋子住，至少總有一個老媽子伺候，你們還時常嫌着這樣那樣不稱心哪！但假如有一天莫斯科的規矩行到了我們北京，那時你就得乖乖的放棄你的宅子，聽憑政府分配去住東花廳或是西花廳的那一間屋子，你同你的太太就得零做人家，桌子得自己擦，地得自己掃，飯得自己燒，衣服得自己洗，有小東西就得自己管。有時下午你們夫婦倆

想一同出去散步的話，你總不好意思把小寶貝鎖在屋子裏，結果你得帶走，你又沒錢去買推車，你又不願意想，你太太受累（那時候你與你的太太感情會好些的，我敢實言！）結果只有老爺自己抱。但這男人抱小孩其實是看不慣，他又往往不會抱。一個『蠟燭對』在他的手裏，他不知道直着拿好還是橫着拿好。但你到莫斯科不看慣也得看慣，到那一天臨着你自己的時候，老爺你抱不慣也得抱他慣！我想果真有那一天的時候，生小孩決不會像現在的時行，竟許由格夫人與馬利司徒博士等等比現在還得加倍的時行，但照莫斯科情形看來，未來的小安琪兒們還用着過分的着急——也許莫斯科的父母沒有餘錢去買『法國橡皮』，也許蘇維埃政府不許父母們隨使用橡皮，我沒有打聽清楚。

你有工夫時到你的俄國朋友的住處去看看。我去了，他是一位教授。我打門進去的時候，他縮在他的額似『行軍床』上看書或是編講義，他見客人連忙跳了起來，他只穿着一件毛絨衫，肘子胸部都快爛了，滿頭的亂髮，一臉斑駁的鬍鬚。他的房間像一條絲瓜。長方的傢具有一隻小木桌，一張椅子，牆壁上幾個掛衣的鈎子，他自己的床是頂着窗的，斜對面零

一張床。那是他哥哥或是他弟弟的。牆壁上掛着些東方的地圖，一聯倒挂的玉言小字條（他到過中國，知道中文的）。桌上亂散着幾本書，紙片棋盤，筆墨等等，牆角裏有一隻酒精鍋，在那裏出氣，大約是他的飯菜，有一隻還不知兩隻椅子，但你在屋子裏轉身想不碰東西不撞人已經是不易的了。

這是他們有職業的現時的生活。托爾斯泰的大小姐究竟受優待些。我去拜會她，是使館裏一位屠太太介紹的。她居然有兩間屋子，外間大些，是她教學生臨畫的，裏間大約是她自己的屋子。她不但有書有畫，她還有一隻頂趣的小狗，一隻頂可愛的小貓。她的情形，他們告訴我，是特別的，因為她現在還管着托爾斯泰的紀念館。我與她談了，當然說起她的父親（她今年六十）下面再提，現在是莫斯科人的生活。

我是禮拜六清早到莫斯科，禮拜一晚上才去的，本想利用那三天工夫好好的看一看本地風光，尤其是戲，我在車上安排得好好的，上午看這樣，下午到那裏，晚上再到那裏。那曉得我的運氣，壞，蹺巧他們中央執行委員那又死了一個要人，他的名字像是真什麼「媽

裏媽虎」——他死得我真不見情，因為爲他出殯整個莫斯科就得關門當孝子，滿街上迎喪，家家掛半旗，跳舞場不跳舞，戲館不演戲，什麼都沒了，星期一又是他們的假日，所以我住了三天差不多什麼多沒有看着。真氣，那位「媽裏媽虎」其實何妨遲幾天或是早幾天歸天，我的感激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如其你們看了這篇雜湊失望，不要完全怪我，媽裏媽虎先生至少也得負一半的責。但我也還記得起這件事情，不妨乘興講給你們聽。

我真笨，沒有到以前，我竟以爲莫斯科是一個完全新起的城子，我以為亞力山大燒拿破侖那一把火竟比上了整個莫斯科的大本錢，連 Kremlin（皇城）都烏焦了的。你們都知道拿破崙想到莫斯科去喫冰淇淋那一段熱鬧的故事，俄國人知道他會打他們就躲着不給他打，一直誘入他深入俄境，最後給他一個空城，回頭等他在 Kremlin 躺下了休息的時候，就把他放火，東邊一把，西邊一把，鬧着玩，不但不請冰淇淋喫，連他帶去的巴黎餅干，人喫的，馬喫的，都給燒一個精光，一面天公也給他作對，北風一層層的吹來，雪花一片片

的飛來，拿悉知道不妙，連忙下令退兵，已經太遲，逃到了 Beresina 那地方，叫哥薩克的丈入蛇矛，「割殺過來。」幾十萬的長勝軍，叫他們切菜似的，留不到幾個，就只渾身爛污泥的。法蘭西大皇帝忙裏撈着一匹馬衝出了戰場，逃回家去，半夜裏叫門，可憐 Beresina 河南岸的冤鬼，到如今還在那裏歡歡這盤糊塗帳，是無從算起的了！

但我在這裏重提這些舊話，並不是怕你們忘記了拿破侖，我只是提頭你們俄國人的辣手，忍心破壞的天才，原是他們的種性，所以拿破侖聽見 Kremlin 冒烟的時候，連這殘忍的魔王都跳了起來——「什麼？」他說，「連他們祖宗的家院都不管了！」正是斯拉夫民族從不帶半小勝仗的，要來就給你一個全軍覆沒。

莫斯科當年並不會全毀，不但皇城還是在着，四百年前的教堂都還在着。新房子雖則不少，但這城子是舊的。我此刻想起莫斯科，我的想像幻出了一個年老退伍的軍人，戰陣的暴烈已經在他年紀裏消隱，但暴烈的遺跡却還明明的在着他頰上的叉創，他頸邊的鎗疤，他的空虛的注意，他的飄強的鬚鬚，都指示他曾經的生活；他的衣服也是不整齊的，但這衣

着的破碎也彷彿是他人格的一部。石上的蒼苔似的斑駁的顏色已經染蝕了岩塊本體。在這蒼老的莫斯科城內，竟不易看出新生命的消息——也許就只那新起的白宮，屋頂上飄揚着鮮豔的紅旗，在赭黃蒼老的 Krenlin 城圍裏閃亮着的，會得引起你注意與疑問，疑問這新來的色彩竟然大膽的侵占了古蹟的中心，擾亂原來的調諧。這決不是偶然，旅人！快些擦淨你風塵眯倦了的雙眼，仔細的來看看，竟許那看來平靜的舊城子底下，全是炸裂性的火種，留神！回頭地壳都爛成齏粉，慢說地面上的文明！

其實真到炸的時候，誰也躲不了，除非你趁早帶了寶眷逃火星上，去——但火星本身炸不炸也還是問題。這幾分鐘內大概藥線還不至於到根，我們也來趕早，不是逃，趕早來多有看這看不厭的地面。那天早上我一個人在那大教寺的平台上初次瞭望莫斯科，腳下全是滑溜溜的凍雪，真不易走道，我閃了一兩次，但是上帝受讚美，那莫斯科河兩岸的景色真是我不期望的，眼福，要不是那石台上要命的滑，我早已驚喜得高跳起來！方向我是素來不知道的，我只猜莫斯科河是東西流的，但那早上又沒有太陽，所以吾連東西都辨不清，

我很可惜不會上雀山去，學拿破侖當年，回頭望凍雲籠罩着的莫斯科：一定別有一番氣概，得我那天看着的也就不壞，留着雀山下一次再去，也許還來得及。在北京的朋友們，你們也趁早去景山或是北海飽看看我們獨有的『黃瓦連雲』的禁城，那也是一個大觀，在現在脆性的世界上，今日不知明日事，『趁早』這句話真的道理，回頭北京變了第二個圓明園，你們軟心腸的再到交民巷去訪著色相片，老纏着盾頭說不成，那不是活該！

如其北京的體面完全是靠皇帝，莫斯科的體面大半是靠上帝。你們見過希臘教的建築沒有？在中國恐怕只哈爾濱有。那建築的特色是中間一個大葫蘆頂，有着色的，藍的多，但大多數是金色，四角上又是四個小葫蘆頂，大小的比稱很不一：有的小得不成樣，有的與中間的那個不差什麼；有的花飾繁複，受東羅馬建築的影響，但也有純白石造的，上面一個鉅大的金頂，比如那大教堂別有一種樸素的宏嚴。但最奇巧的是皇城外面那個有名的老教堂，大約是十六世紀完功的；那樣子奇極了，你看了永遠忘不了，像是做了最古怪的夢，房子並不大，那是俄國皇家做禮拜的地方，所以那面供奉耶穌的位置也是逼仄的；頂一共



有十個，排列的程序我不會看清楚，各欄的式樣與奇色都不同；有的像我們南邊的十楞瓜；有的像岳傳裏嚴方成手裏拿的銅錘；有的像一隻披羅蜜蟻在那裏；有的像一團火蛇；一個光頭探在上面；有的像隋唐傳裏單二哥的兵器，叫什麼聚方槩，並不是總之那一堆光怪陸離的顏色，那一堆離奇的式樣，我不但從沒有見過，簡直夢裏都不會見過——誰想得到披羅蜜，聚方槩都會跑到禮拜堂頂上去的！

莫斯科像一個蜂窩，大小教堂是他的蜂房，全城共有六百多（有說八百）的教堂，說來你也不信。紐約城裏一個街角上至少有一家冰淇淋沙達店，莫斯科的冰淇淋沙達店是教堂，有的真神氣，戴着真金的頂子在半空裏賣拜，有的真寒酸，一兩間小屋子，一個獨羊頭似的尖頂，擠在兩間壁幾層屋子的中間，氣都喘不過來。據說革命以來，俄國的宗教大喫虧，這幾年不但新的沒法造，舊的都沒法修，那披羅蜜做頂那教堂裏的教士，隱約的講些給我們聽，神情怪悽慘的。這情形中國人看來真想不通，宗教會得那樣有銷路，彷彿廣告比喫飯還起勁，供禮拜比做麵包還重要；到我們紹興去看看——「五家三酒店，十步九茅坑」，廟

也有他在市橋頭，在山頂上，到初一月半再去不遲——那是何等近人情，生活何等的有分寸；東西的人生觀這一比可差得太遠了。

再回到那天早上，初次觀光莫斯科，不曾開凍的莫斯科河上面蓋著雪一條玉帶似的橫在我的腳下，河面上有不少的烏鴉在那裏尋食喫。莫斯科的烏鴉背上，是灰色的，嘴與頭頸也不像平常的那樣會相，我先看竟當是班鳩！皇城在我的左邊，默沉沉的包圍着不少雄偉的工程，角上塔形的瞭台上隱隱有重裝的衛兵巡哨的影子，塔不高，但有一種凌視的威嚴，顏色更是蒼老，像是深赭色的火磚，他彷彿告訴你：「我們是不怕光陰，更不怕人事變遷的，拿破崙早去了，羅曼諾夫家完了，可崙斯基跑了，列寧死了，時間的流波裏多添一層血影，我的牆上加深一層老蒼，我是不怕老的，你們人類抵拼着再流幾次熱血。」我的右手就是那大金頂的教堂，隔河望去竟像是一只盛開的荷花池，葫蘆頂的蓮花，高樓的，低樓的，濃鬱的，澹素的，軒昂的，嚴整的——就可惜陽光不肯出來，否則那滿地的金蓮更加亮一重光輝，多放一重異彩，恐怕西王母見了都會羨慕哩。

五月日二十六斐倫翠山中

郭沫若 假使有人提起創造社在過在十年中在中國文藝運動上的地位，我們不由得會想到郭先生。他是一個熱情的詩人！他在過去十年的中國文壇占的那麼高的地位呀！他是個有力的作家！他的散文與他的詩一樣，熱情到處充盈的。他的環境在過去很不好，所以所寫大半涉於感傷主義。真的，那創造社在過去的表现中，感傷主義的色彩是非常濃厚的。但是，到底是熱情上有勇氣，所以雖然是感傷主義的色彩濃厚非凡，他的東西到底是很有生色的作品。

### 讀 Rubaiyat 後之感言

——錄自文藝論集波斯詩人莪默伽西謨——

人類的精神，尚在睡眠狀態中，對於宇宙人生的究竟問題，尚不曾開眼時，是最幸福的時代，是還在樂園中居住着的時代。不識不知的童稚，醉生夢死的俗人，他們正是這種最幸福的人，他們的樂園便是這眼前的天地。少吃兩枚餅乾，少玩兩種玩器，少掙一堆財物，少博

一項功名，便足以使他們哭泣，但是他們終不會知道人生的最大的悲哀是何物。唯其不知道，正是他們的幸福處，正是他們的可憐而又可羨慕的特典。但是人終不是永遠的童稚，人終有從醉夢之中醒來的時候，在這時候我們漸漸曉得把我們的心眼睜開內觀外察，我們會知道我們纔是無邊的海洋上一葉待朽的扁舟，我們會知道我們纔是漫漫的黑夜裏一個將殘的幽夢，我們會知道我們纔是沒破的監獄內一名既決的囚。

科學對我們說，我們所居住的這個銀河系統的宇宙，是有限而無限的；宇宙中一切的質與能，在輾轉相變，一格蘭母的質化爲三億四千萬「馬力時」的功量；宇宙中無數的太陽在發射無量的光能，在凝集成燦爛的螺旋星雲而別成一新星系統……變化無論矣，但是爲甚麼會有這宇宙存在？宇宙的第一原因，假使是有時，究竟是甚？

科學又對我們說，一切生物都是由於原始的單細胞生物進演而成。一切的個體不成於唯一之細胞則爲唯一的胎原細胞之所分化；細胞的要素是蛋白質，炭水化物，脂肪，織成這三種的要素的原質，不外  $\text{N H C O S P}$  等簡單的原子——其實這些原子已非簡單，各

個原子內容都是一種極複雜的宇宙，量子電子便是這宇宙中的恆星行星，N已可以分爲H與Helium了……然而量子電子究竟爲甚麼存在他們的第一原因，假使是有時，究竟是甚？

科學不能答應我們。答應我們這種問題的權能，在他的職分之外，也怕是在我們人類智力的範圍以外。

形而上學者假擬出一個無始無終的本體，宗教家虛構出一個全能全智的上帝，從而宗仰之，冥合之，以圖既失了的樂園之恢復；但是懷疑盡了頭的人，這種不兌換的紙幣，終竟要失掉了他的効力。

於是對於既決囚所剩下的幾條路徑：

第一，便是自然的發狂；

第二，便是人爲的自殺；

第三，便是徹底的享樂；

古今來的思想家，自繭自縛，終而至於發狂的人，不知道有多少了。

我國的大詩人屈原，他便是徹底懷疑派的一人，他在「天問」「卜居」之中對於宇宙人生發了許多的疑問，他是知道上帝的名稱的，他也是知道本體的懸疑的，你看他在「遠遊」中假仙人王子喬的口誦道：

「道可受兮而不可傳，

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

毋滑爾魂兮彼將自然，

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

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

庶幾以成兮此德之門。」

他曾夢想上天，但昇至中道又失了航路，形而上學的灰色的理論，也終竟於他無補，他終竟跳在汨羅裏面死了。

他的後繼者賈誼，也和他取了同樣的路徑。他知道：

「天地鑪造化爲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

杳散消息安有常則，千變萬化，未始有極。

忽然爲人，何足控揣？化爲異物，又何足患？」

——服鳥賦中語——

但是他終竟不能「知命不憂」，他終竟悲傷哭泣，以至於夭折了。

幸而不至於發狂，對於生之慾望過於強烈，不能自殺，或不肯自殺的人，大悟一番後，他所能走的路徑，便只有徹底享樂一途。成積極的享樂，或消極的享樂，想陶醉於一種對象之中，以忘却此至可悲憐的自我。司皮諾若 (Spinoza) 陶醉於神，歌德陶醉於業，便是積極的一種。歌德的化身「浮士德」他在泯却了自殺的念頭以後，他的宇宙觀是 "Im Anfang war die Tat." (泰初有業) 宇宙自有始以來，只有一種意志流行，只有一種大力活用，從這種宇宙觀所演繹出來的人生哲學，便是

Du im Leben nichts verschiebe;

Sei dein Leben Tat um Tat!

「汝在生中無所用乎徒倚逶迤；

讓汝一生成爲業與業之連鎖！」

所以浮士德與靡非時安匪勒司契約時，他說：

Nur rastlos bestaetigt sich der Mann.

「堂堂男子只有孜孜不息。」

他要獻身於陶醉之中，獻身於至痛苦的受用，人生一切的痛苦都要在他內部的自我領中略把一切的甘苦都積在胸中，把自身的小己推廣成人類的大我。

我只從這世界之中跳過；

我把捉着一切歡樂的頭毛，

不滿心意的，我拋去了牠，



不能持久的，我讓牠跑掉。

我只一面貪求，一面完成，

完成之後，我又貪尋，

我的生涯猶如暴風馳騁；

我初猶大力盤旋，

今則躊躇滿志。

地上的事物我已盡知，

我終不能向天外逃去；

饑眼望天，幻想上帝的，

只是癡愚！

立定脚根且向周圍看罷！

世界對於有爲之人不是無語。

何用在永遠之中盤旋去！

這便是歌德的「堅決地生活於全善真」(Im Ganzen, Guten, Wahren, resolute zu leben.) 的註脚把一己的全我發展出去，努力精進，圓之又圓，靈不偏枯，肉不凌辱，猶如一隻帆船，既已解纜出航，便努力撐持到底，猶如一團星火，既已達到燒點，便盡性猛烈燎原，這便是至善的生活，這便是不偽的生活。這種生活，我說他是一種徹底的享樂主義，他的究竟是把我們這無可如何的生涯，百無聊賴的自我，趁心地消磨了去，趁心地忘却了去。這便是享樂主義的積極的一種。

但是人的體魄各不相同，人的意志也各有強弱，更想到身死之後一切事業終歸於己無有，於是可憐的既決囚，便不得不成為消極的 Epicurian 了。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

今我不樂，日月其除！

山有樞，  
隰有楡。

子有衣裳，  
弗曳弗囊。

子有車馬，  
弗馳弗驅。

宛其死矣，  
他人是愉！

山有栲，  
隰有杻。

子有廷內，  
弗洒弗掃。

子有鐘鼓，  
弗鼓弗考。

宛其死矣，  
他人是保！

（唐風蟋蟀）

山有漆，  
隰有栗。

子有酒食，  
何不日鼓瑟？

且以喜樂，  
且以永日！

宛其死矣，  
他人入室！

（唐風山有樞）

這是我們周代的無名詩人的享樂態度。

人生天地間，  
忽如遠行客。

斗酒相娛樂，  
聊厚不爲薄。

（古詩十九首中第三首）

驅車上東門，  
遙望郭北墓。

百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  
下有陳死人，杳杳卽長暮。  
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  
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  
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  
萬歲更相送，聖賢莫能度。  
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  
不如飲美酒，被服絜與素。

（古詩十九首中第十三首）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  
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

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

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

（古詩十九首中第十五首）

這便是我們漢代的無名詩人的享樂態度。

這些詩人，不必盡是哀傷時事的失意者，也不必盡是酒精中毒（Alcoholism）的癩夫，他們的心靈正爲一個永遠不能解決的疑問所據，他們的生存日月爲一種眼不能見約存在所剝削，他們不能睜着眼睛做夢，他們也不能無念無想冥合於自然，他們也不能恢宏意志沒我於事業，永憊不能消去的悲哀，只有卽時行樂，以溺死一切於酒。所以酒便是他們的上帝，便是他們的解救者，便是他們唯一的愛人了。我們試讀劉伶的酒頌罷。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漏脯，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跡，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后執觚，動則挈榼提壺，唯酒是務，焉知其餘？」

……  
 我們試讀李白的春夜燕桃李園序罷。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

這種人的態度，不能以功利的尺度去測量，不能以道德的標準去批評，不能以酒精的毒害去威脅，他們正於飲酒的行為之中，發現出一種涅槃的樂趣。近代頹唐派的詩人，陶醉於 Hashisch 陶醉於 Opium 陶醉於 Curacao 也正是這種消極的享樂主義的表現。他們的行為的動機和佛陀捨身出家是一樣，沒有那種愚蠢的釋迦要向他們說教，即使有人嚮向他們說教，二豪只好遭蝶蠃的譏評，（見酒德頌）子產只好受朝穆的嘲笑了。

（見列子楊朱篇）

## 月蝕

——錄自星室——

八月二十六日夜，六時至八時將見月蝕。

早晨我們在新聞上看見這個預告的時候，便打算到吳淞去，一來想去看看月亮，二來也想去看看我們久別不見的海景。

我們回到上海來不覺已五閱月了。住在這民厚南里裏面，真真是住了五個月的監獄一樣。寓所中沒有一株草木，竟連一坪自然的地面也找不出來。遊戲的地方沒有，空氣又不好，可憐我兩個大一點的兒子瘦削得真是不堪回想。他們初來的時候，無論什麼人見了都說是活潑肥胖，如今呢，不僅身體瘦削得不堪，就是性情也變得舛僻的了。兒童是都市生活的 *Barometer* 這是我此次同上海來得的一個唯一的經驗。啊！但是，是何等高價的一個無聊的經驗呢！

幾次想動身回四川去，但又有些畏途。想到鄉下去生活，但是經濟又不許可。呆在上海，連市內的各處公園都不曾引他們去過。我們與狗同運命的華人公園是禁止入內的，要叫



我穿洋服我已經不歡喜，穿洋服去是假充東洋人，生就了的狗命又時常同我反抗，所以我們到了五月了，竟連一次也沒有引他們到公園裏去過。

我們在日本的時候，住在海邊，住在森林的懷抱裏，真所謂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回想起那時候的幸福，倍增我們現在的不滿，我們跑到吳淞去看海——這是我們好久以前的計劃了，但只這麼鄰近的吳淞，我們也不容易跑去，我們是太爲都市所束縛了。今天我要發誓：我們是定要去，無論如何是定要去。坐汽車去罷？坐火車去罷？想在午前去，但又怕熱，改到午後。

小孩子們聽說要到海邊，他們的歡喜真比得了一本新買的畫本時還要加倍。從早起來便預想起午後的幸福，一天只是跳跳躍躍地，中午時連飯都不想吃了。因爲我說了要到五點鐘纔能去，平常他們是全不關心的時鐘，今天却時時去瞻望，還莫到五點！還莫到五點！長的針和短的針動得分外慢呢！

好容易等到了五點鐘，我們正要準備動身的時候，突然來了一個朋友，我們便約他同去，我跑到靜安市旁邊汽車行裏問開車費。

不去還好了，跑了一趟去問，只駭得我抱頭鼠竄回來。說是單去要五塊！來回要九塊！本是窮途人不該妄想去做邯鄲夢。我們這裏請的一位娘姨辛辛苦苦做到一個月，工錢纔只三塊半呢！五塊！九塊！

我跑了回來，朋友勸我不要去。他說，到吳淞去沒有熟人，坐火車的時候把鐘點錯了很麻煩的，況且又要帶着幾個小孩子，上車下車真的夠當心，要到吳淞時，頂小的一個孩子又不能不帶去。

啊，罷了，罷了！我們的一場高興，便被這五塊九塊打壞得七零八碎了！可憐我們等了一天的兩個小兒，白白受了我們的欺騙。

朋友走的時候，已經將近七點鐘了。

沒有法子走到黃浦灘公園去罷，穿洋服去假充東洋人去罷！可憐的亡國奴可憐我們

連亡國奴都還夠不上，印度人都可以進出自由，只有我們華人是狗……

滿肚皮的憤慨沒處發洩，但想到小孩子的分上，也只好忍忍氣，上樓去披件西洋人的鬼皮。

我們先把兩個孩子穿好，叫他們到樓下去等着。出了一身汗，套上一件狗穿洞的襯衫，我的女人在穿她自己手製的中國料的西服。

——爲甚麼，不穿洋服使不能去嗎？她問了我一聲。

——不能，穿和服也可以，穿印度服也可以，只有中國衣服是不行的。上海幾處的公園都禁止狗與華人入內，其實狗到可以進去，人是不行，人要變成狗的時候便可以進去了。

我的女人她以爲我是罵人，她也助罵了一聲：上海市上的西洋人怕都是些狠心的狗肺罷！

——我單看他們的服裝，總覺得他們是一條狗。你看，這襯衫上要套一片硬領，這硬領

上要結一根領帶，這不是和狗頸上的項圈和鐵鍊是一樣的麼？——我這麼一說，倒把我的女人惹笑了。

哈哈，新發見！在我的話剛好說完的時候，我的心中突然悟到了一個考古學的發見。我從前在甚麼書上看過，說是女人用的環錫，都是上古時候男子捕擄異族的女子時所用的枷鎖的蛻形；我想這硬領和領帶的起源也怕是一樣，一樣是奴隸的徽章了。弱族男子被強族捕擄為奴，項帶枷鎖；異日強弱易位，被支配者突然成為支配者，項上的枷鎖更變形而為永遠是裝飾了。雖是這樣說，但是你這個考古的見解，却只是一個想像，恐怕真正的考古學家一定不以為然……然不然我倒不管，好在我並不想去做博士論文，我也不必兢兢於去求出甚麼實證……

在我一面空想，一面打領帶結子的時候，我的女人早比我穿好，兩個小孩兒在樓下催促得甚麼似的了。啊，究竟做狗也不容易，打個結子也這麼費力！我早已出了幾通汗，領帶結終是打不好，我只是敷衍敷衍地便帶着他們動身。

走的時候，我的女人把第三的一個纜滿七個月的兒子交給娘姨叮嚀了一些話。

我們從赫德路上電車，車到跑馬廳的時候，月亮已經現在那灰青色的低空了。因為初出土的緣故看去分外的大，顏色好像落日一樣作橙紅色，第一象限上有一部分果然是殘缺了。

二兒最初看見，他便號叫道：Moon! Crescent Moon! 他還不知道是月蝕，他以為是新月了。

小時候每逢着日月蝕，真好像遇着甚麼災難的一樣。全村的寺院都擊鐘鳴鼓，大人們也叫我們在家中打板壁作聲響。在冥冥之中有一條天狗，想把日月吃了，擊鐘鳴鼓便是想駭去那條天狗，把日月救出：這是我們四川鄉下的俗傳，也怕是我們中國自古以來的傳說。小時讀的書上，據我所能記憶的說：周禮地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春官太僕也贊王鼓以救日月，秋官庭氏更有救日之弓和救月之矢。穀梁傳上也說是天子救日陳五兵五鼓，諸侯

三兵三鼓，大夫擊門，士擊拆，這可見救日月蝕的風俗自古已然。北歐人也和這絕相類似的神話，他們說：天上有二狼，一名黑蹄（Hati），一名馬納瓜母（Mangarm），黑蹄食日，馬納瓜母食月，民間作鼓聲噪以望追去二狼，救出日月。

這些傳說，在科學家看來，當然會說是迷信；但是我們雖然知道月蝕是由於地球的掩隔，我們誰又能把天狗的存在否定得了呢？如今地球上所生活着的靈長，不都是成了黑蹄和馬納瓜母不僅是吞噬日月，還在互相嚙殺麼？

啊啊，溫柔敦厚的古之人！你們的性情真是一首好詩。你們的生命充實，把一切的自然現象都生命化了。你們互助的精神超越乎人間以外，竟推廣到日月的身上去。可望而不可及的古之人，你們的鼓聲透過了幾千萬重的黑幕，傳達到我耳裏來了！

啊，我畢竟昧了我科學的良心，對於我的小孩子說了個天大的謊話！我說：那不是新月，那是有一條惡狗要把那圓圓的月亮吃了。

二兒的義憤心動了，便在電車上叱咤起來：狗兒，走開，狗兒！

大的一個快滿六歲的說：怕是雲遮了罷？

我說：你看，天上一點雲也沒有。

——天上也沒有狗啦。

啊，我簡直找不出話來回答了。

車到了黃浦灘口，我們便下了車，穿過街。

走到公園外的草坪裏去，兩個小孩子便走到草地上來，他們真是歡喜得了不得。他們跑起來了，跳起來了，歡呼起來了。我和我的女人找到一支江邊上的櫟子上坐下，他們便在一旁競跑。

月亮依然殘缺着懸在浦東的低空，橙紅的顏色已漸漸轉蒼白了。月光照在水面上亮晶晶地，黃浦江的昏水在夜中也好像變成了青色一般。江心有幾隻游船，滿飾着燈彩，在打銅器，放花砲，遊來遊去的回轉，想來大約是護月的了。啊，這點古風萬不想在這上海市上也

還保存着，但可憐吃月的天狗，纔就是我們坐着望月的地球，我們地球上的狗類真多，銅鼓的震動，花砲的威脅，又何能濟事呢？

兩個孩子跑了一會，又跑來挨着我們坐下：

——那就是海？指着黃浦江同聲問我。

我說：那不是海，是河，我們回上海的時候就在那兒停了船的。

我的女人說：是揚子江？

——不是！是黃浦江。只是揚子江的一條小小的支流，揚子江的上游便在我們四川的嘉定、叙州府等處，河南也比這兒寬兩倍。

——唉！她驚駭了，那不是大船可以走的嗎？

——是，是，是可以走，大水天，小火輪可以上航至嘉定。

大兒又指着黑團團的，浦東問道：那是山？

我說：不是，是同上海一樣的街市，名叫浦東，因為是在這黃浦江的東方。你看月亮不是



從那兒昇上來的嗎？

——哦！還沒有圓……那打鑼打鼓放花炮呢？

——那就是想把那吃月的狗兒趕開的。

——是那樣嗎？嚇，嚇，嚇……

——趕起狗兒跑罷！嚇，嚇，嚇……

兩人又同聲么喝着向草地上跑去了。

電燈四面輝煌，高昌廟一帶有一最高的燈光時明時暗，就好像遠海中望見了燈台的一樣。這時候我也並沒有什麼懷鄉的情趣，但總覺得我們四川的山靈水伯遠遠在招致我。——我們四川的山水真好，我便自言自語地說了起來：我們不久大概總可以回去。巫峽中的奇景恐怕是全世界中所沒有，江流兩岸對立着很奇怪的巖石，有時候，真像刀削了一樣。山頭常常帶着白雲。進取了峽的時候，前面看不見去路，後面看不見來路，就好象一

個四山環拱的大湖，但等峽路一轉又是別有一洞天。人在船上想着山頂的時，仰頭望去，帽子可以從背後脫落，我們古時的詩人說那山裏面有美好絕倫的神女，時而爲暮雨，時而爲朝雲，這雖然只是一種幻想，但人到那地方總覺得有一種神韻襲人，在我們的心眼間自然會生出這麼一種暗示。

啊啊！四川的山水真好，那兒西部更還有未經跋涉的荒山，更還有未經斧鉞的森林，我們回到那兒，我們回到那兒去罷！在那兒的荒山古木之中自己去建築一椽小屋，種些芋粟，養些鷄犬，工作之暇，我們唱我們自己做的詩歌，孩子們任他們同獐鹿跳舞。啊啊！我們在這一個亞當與夏娃做壞了的世界當中，另外可以創造一個理想的世界……

我說話的時候，我的女人凝視着我，聽得有幾分入神。

——啊！我記起來了，她突然向我說道：我昨天晚上做了一個很奇怪的夢。

——甚麼夢呢？

她說：我們前幾天不是想過去到東京去嗎？我昨天晚上竟夢見到了東京，我們在東京郊

外找到一所極好的房子，構造就和我們在博多灣上住過的抱洋閣一樣，是一種東西折衷式的，裏面也有花園，也有魚池，也有曲橋，也有假山。紫荊樹的花開滿一園，中間隔離了些常青的樹木。更好是那間廠豁的樓房，四面都有欄干，可以眺望四方的松林，所有與抱洋閣不同的地方，只是看不出海罷了。我們沒有想出在東京郊外竟能尋出那樣的地方，房金又賤，每月只要十五塊錢。我們便立刻把行李搬了進去。晚上因為沒有電燈，你在家裏守小孩們，我便出去買蠟燭，一出門去，只聽樓上有甚麼東西在晚風中吹弄作響，我回頭仰望時，那樓上的欄干纔是白骨做成，被風一吹，一根根都脫白來，在空中打擊。黑洞洞的樓頭只見幾多屍骨一上一下地浮動。我駭得甚麼似的，急忙退轉來，想叫你和小孩們快走。後面便跟了幾多屍骨進來，踞在廳上。屍骨們的頸骨一張一合起來，指着一架特別瘦長的屍骨對我們說，一種怪難形容的喉音。他們指着那位特別瘦長的說：這位便是這房子的主人，他是受了鬼祟，我們也都是受了鬼祟。他們叫我們不要搬，說那位主人不久便要走了。只見都瘦長的屍骨把頸子一偏，全身的骨節都在震慄作聲，一扭一拐地移出門去。其餘的屍骨也同樣地

移出了門去。兩個大的小孩子，駭得哭也不敢哭出來。我催你趕緊搬，你纔始終不肯。我看你的身子也一刻一刻地變成了屍骸，也吐出一種怪聲，說要上樓去看書。你也一扭一拐地移上樓去了。我們母子只駭得在樓下暗哭，後來便不知道怎麼樣了。

——啊！真好一場夢！真好一場意味深長的夢！像這上海市上聖白磚紅的華屋，不都是白骨做成的麼？我們住在這兒的人不都是受了鬼祟的麼？不僅我一人要變成屍骸，便是你和我們的孩子，不都是瘦削得如像屍骸一樣了麼？啊！我們一家五口，睡在兩張棕網床上，我們這五個月來，每晚做的怪夢，假使一一筆記下來，在分量上說，怕可以抵得上一部『胡適文存』了呢！

——『胡適文存』？

——是我們中國的一個新人物的文集，有一寸來厚的四厚冊。

——內容是甚麼？

——我還沒有讀過。

——我昨天晚上也夢見宇多姑娘。

——啊，你夢見了媽嗎？不知道她現刻怎麼樣了呢？

我們這麼應答一兩句，我們的舞台便改換到日本去了。

民國六年的時候，我們同住在日本的岡山市內一個偏僻的小巷裏。巷底有一家姓二木的隣居，是一位在中學校教漢文的先生。日本人對於我們中國人尙能存幾分敬意的，只有兩種人。一種是六十歲以上的老人，一種便是專門研究漢文的學者了。這位二木先生人很古僻，他最崇拜的是孔子。周年四季除白天上學而外，餘都住居在樓上，腳不踐地。

因爲是漢學家的家庭，又因爲我的女人是他們同國人的原故，所以他家裏人對我們特別地另眼看待。他家裏有三女一男：長女居孀，次女便名字多，那時只好十六歲，還有十三歲的幼女。男的一位已經在東京的帝國大學讀書了。

宇多姑娘她的面龐是圓圓的，顏色微帶幾分蒼白，她們取笑她便說是『盤子』。她的

小妹子尤爲俏皮，一想要苦她，便把那『月兒出了』的歌來高唱，歌裏的意思是說

月兒出了，月兒出了，

出了，出了，月兒呀！

圓的，圓的，圓圓的，

盤子一樣的月兒呀！

這首歌凡是在日本長大的兒童都是會唱的，他們蒙學的讀本上也有。

只消把這首歌唱一句或一字，或者把手指來比成一個圓形，宇多姑娘的臉便要漲得排紅，跑去干涉。她愈干涉，唱的人愈要唱，唱到後來，她的兩隻圓大的黑眼汪汪地含着兩眶眼淚。

因爲太親密的緣故，他們家裏人——宇多姑娘的母親和孀姊——總愛探問我們的關係。那時我的女人纔從東京來和我同居，被她們盤詰不過了，只誘說是兄妹，說是八歲的時候，自己的父母死在上海，只剩了她一人，是我的父親把她收爲義女撫養大了的。宇多

姑娘的母親把這番話信以爲真了，便時常對人說：要把我的女人做媳婦，把宇多許給我。我的女人在崗山從正月住到三月便往東京去讀書去了。宇多姑娘和她的母親便常常來替我煮飯或掃地。

宇多姑娘來時，大概總帶她小妹子一道來。一人獨來的時候也有，但手裏總要拿點東西，立不一刻她便走了。她那時候在高等女學也快要畢業了。有時她家裏有客，晚上不能用功的時候，她每得她母親的許可，拿書到我家裏來。我們對坐在一個小桌上，我看我的，她看她的。我若一要看她讀的是甚麼的時候，她總十分害羞，立刻用雙手來把書掩了。我們在桌下相接觸的膝頭有一種溫暖的感覺交流着。結局兩人都用不了甚麼功，她的小妹妹又走了。

只有一次禮拜。她一人悄悄地走到我家裏來，剛立定脚，她又急忙躡手躡脚地跑到我小小的廚房裏去了。我以爲她在和她的小妹子捉迷藏，停了一會他又躡手躡脚地走了出來。她說：剛纔好像姐姐回來了的一樣，姐姐總愛說閑話，我回去了。她又悄悄地走出去，出門

時向我笑了一下走了。

五月裏女人由東京回來了，在那年年底我們得了我們的大兒，自此以後二木家對於我們的感情，便完全變了，簡直把我們當成罪人一樣，時加白眼。沒有變的，只有宇多姑娘一人。只有她對於我們還時常不改她笑容可掬的態度。

我們和她們共總相處了一年半的光景，到明年六月我便由高等學校畢業了。畢業後暑假中我們打算到日本東北海岸上去洗澡，在一月之前，我的女人帶着我們的大兒先去了。

那好像是六月初間的晚上，我一人在家裏準備試驗的時候。

——K君，K君，宇多姑娘低聲地在窗外叫，你快出來看……

她的聲音太低了，最後一句我竟沒有聽得明白。我忙捲卷出去時，她在窗外立着向我招手，我跟了她去，並立在她家門前空地上，她向空中指示。

我抬頭看時，纔知道是月蝕。東邊天上只剩一鉤血月，滿天黑雲怒湧，分外顯出一層險



惡的光景。

我們默立了不一會，她嬌姐惡狠狠地叫起來了：

宇多呀！進來！

她向我目禮了一下走進門去了。

我的女人說：六年來不通音問了，不知道她們還在岡山沒有？這是我們說起她們時，總要引起的一個疑問。我們在回上海之前，原想去採訪她們一次，但因為福岡和岡山相隔太遠了，終竟沒有去成。

——她現在已經二十二歲了，怕已經出了閣罷。

——我昨天晚上夢見她的時候，她還是從前那個樣子，是我們三人在岡山的旭川上划船，也是這樣的月夜。好像是我們要回上海來了，我們去向她辭行，她對我說：她要永遠營獨身生活，想隨着我們到上海。

——到上海到上海來成枯骨麼？啊，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

我們還坐了好一會，覺得四面的喧噪已鎮靜了好幾分，草坪上坐着的人大都散了。

江上吹來的風，添了幾分溫意。

眼前的月輪，不知道幾時已團圓地昇得很高，變着個蒼白的臉孔了。

我們起來，攜着小孩子纔到公園裏去走一轉，園內看月的日本人很不少，印度人也有。我的女人掛心着第三的一個孩子，催着我們回去。我們走出園門的時候，大兒對我說道：「爹爹，你天晚上都引我們這兒來罷！二兒也學着說。」他們這一句簡單的要求，使我聽了，幾乎流出了眼淚。

十一年八月廿八日夜。

## 芭蕉花

——錄自橄欖山中雜記——

這是我五六歲時的事情了。我現在想起了我的母親，突然記起了這段故事。

我的母親六十六年前是生在貴州省黃平州的。我的外祖父是當時黃平州的州官。苗子造反失守城池，外祖父手刃了四歲的四姨，在公堂上行自盡。外祖母和七歲的三姨跳在州署裏面的池塘裏殉了節，所用的男工奴婢也都殉了。只有我們的母親那時纔滿一歲，忠義的劉奶媽把我們的母親背着逃難出來，在途中遇着過兩次的匪難，第一次被劫去了金銀首飾，第二次被劫去了衣裳。忠義的劉奶媽在農人家裏討了些稻草來遮身，仍然背着母親逃難。逃到後來，遇着赴援的官軍，纔得了解救。最初流到貴州省城，其次又流到雲南省城，依人廬下，受了種種的虐待，但是忠義的劉奶媽始終是保着我的母親，直到母親滿四歲了，大舅赴黃平收屍，便道往雲南，纔把母親和劉奶媽帶回了四川。

母親在幼年時分便是遭着這樣的不幸的人。

母親在十五歲的時候到了我們家裏來，我們現存的兄弟姊妹共有八人，聽說還死了一兄三姐。那時我們的家道寒微，一切炊洗洒掃要和妯娌分担，母親又多子息，更受了不少的累贅。

白日裏家務奔忙，到晚來羨着弟弟在油燈下洗尿布的光景，我在小時還親眼見過，我至今也還記得。

母親因為這樣過於勞苦的原故，身子是異常衰弱的。每年交秋的時候，總要暈倒一回，在舊時稱爲「暈病」，但在現在想來，這只是在產褥中，因為攝養不良的關係，所生出的子宮病罷了。

暈病發了的時候，母親倒睡在床上，終日只是呻吟嘔吐，飯不消說是不能吃的，有時候連茶也幾乎不能進口。像這樣要經過兩個禮拜的光景，又纔漸漸回復起來，完全是害了一場大病一樣。

芭蕉花的故事便是和這暈病關連着的。

在我們四川的鄉下，相傳這芭蕉花是治暈病的良藥。母親發了病時，我們便要四處託人去購買芭蕉花。但芭蕉花是不容易購買的。因為芭蕉在我們四川很不容易開花，開了花時鄉裏人都視爲祥瑞，不肯輕易摘買。好容易買得了一朵芭蕉花了，在我們小的時候，要管

兩隻肥鷄的價錢呢。

芭蕉花買了，但是花瓣是沒有用的，可用的只是瓣裏的蕉子，蕉子在已經形成了果實的時候也是沒有用的，中用的只是蕉子幾乎還是雌蕊的時候。一朵花上實在是採不出許多的這樣的蕉子來。

這樣的蕉子是一點也不好吃的，我們吃過香蕉的人，如以為吃那蕉子怕會和吃香蕉一樣時，那是大錯而特錯的了。有一回母親吃蕉子的時候，在床邊上挾過一箸給我，簡直是澀得不能入口呢。

芭蕉花的故事便是和我母親的暈病關連着的。

我們四川人大約是外省人居多，在張獻忠勦了四川以後——我們四川人有句話說：「張獻忠勦四川殺得鷄犬不留」——在清初時期好像有一個很大的移民運動。外省籍的四川人各有各的會館，便是極小的鄉鎮也都是有的。

我們的祖宗原是福建的人，在汀州府的甯化縣，聽說還有我們的畬族住在那里。我們

的祖宗正是清初時分入了四川的，卜居在峨眉山下一個小小的村裏。我們福建人的會館是天后宮，供的是一位女神叫着『天后聖母』。這天后宮在我們村裏也是有一座。

那是我五六歲時候的事情了，我們的母親又發了暈病了。我同我的二哥，他比我要大四歲，同到天后宮去。那天后宮離我們家裏不過半里路光景。裏面有一座散館，是福建人子弟讀書的地方。我們去的時候，散館已經放了假了，大概是中秋前後了。我們隔着窗兒看見散館園內的一簇芭蕉。其中有一株剛好開着一朶黃花，就像尖瓣的蓮花一樣，我們是歡喜極了。那時候我們家裏正在找芭蕉花的時候，但四處都找不出來。我們商量着便翻過窗去摘取那朶芭蕉花，窗子不過三四尺高的光景，但我那時還不能翻過，是我二哥湊我過去的。我們兩人好容易把花苞摘了下來，二哥怕我看見，他把來藏在衣袂下同路回去。回到家裏了，二哥叫我把花苞拿去獻給母親。我捧着走到母親的床前，母親問我是從甚麼地方拿來的，我便直說是天后宮摘來的，但我母親聽了竟大發起了雷霆，她立地叫我們跪在床前，只是連連歎氣的說：『啊！我生下了你們這樣不掙氣的孩子，爲娘的倒不如病死的好了！』

我們都哭了起來，但我也不知爲甚麼事情要哭。不一會，父親曉得了，他又把我們拉去跪去大堂上的祖宗面前打了我們一陣，我挨掌心是這一回纔開始的，我至今也還記得呢！

我們一面挨打，一面傷心，但我不知道爲甚麼該討父親母親的氣。母親病了要吃芭蕉花，在別處園子裏去掐了一朵回來，爲甚麼便該這樣淘氣呢？

芭蕉花沒有用，抱去奉還了天后聖母，大約是在聖母的神座前乾掉了罷？

這樣的一段故事，我現在一想到我母親，端的使湧上了心來。我現在離家已十二三年，值此新秋，又是風雨飄搖的深夜，天涯羈客不勝落寞的情懷，思念着母親，我一陣陣鼻酸眼脹。

啊！母親，我慈愛的母親！你兒子已經到了中年在海外已自娶妻生子了。幼年時摘取芭蕉花的故事，爲甚麼使我父親使我母親這樣傷心，我現在是早已知道了。但是，我正因爲知道了這個原因，竟失掉了我摘取芭蕉花的自信和勇氣，我和我的妻兒已經吃了三個月的麥飯了。

郁達夫 真的講，中國過去十年的文壇上能以一貫的主義性格寫文章成功而且美麗的作家實在不多，魯迅冰心葉紹鈞，我們承認，此外恐怕是只有郁達夫了。他那種特有的淒豔的筆調，悲酸的情懷，無論寫小說寫散文，無往而不一貫的人家或許以個人主義的文學與感傷主義的文義菲薄他，但是這種種並不能推倒他文章的真價值。一切他會自己承認的！他是一個勇於並成功表現自己性格的作家。

## 海上通信

——錄自過去集——

晚秋的太阳，祇留下一道金光，浮映在烟霧空濛的西方海角。本來是黃色的海面被這夕照一烘，更加紅豔得可憐了。從船尾望去，遠遠只見一排陸地的平岸，參差隱約的在那裏對我點頭，這一條陸地岸線之上，排列着許多一二寸長的桅檣細影，絕似畫中的遠草，依依



有惜別的餘情。

海上起了微波，一層一層的細浪，受了殘陽的返照，一時光輝起來。颯颯的涼風，逼入人的心脾。清淡的天空，好像是離人的淚眼，周圍邊上，只帶着一道紅圈。是薄寒殘冷的時候，是泣別傷離的日暮。揚子江頭，數聲風笛，我又上了天涯飄泊的輪船。

以我的性情而論，在這樣的時候，正好陶醉在惜別的悲哀裏，滿滿的享受一場 *Sad-*

*timental Sweetness* 否則也應該自家製造一種可憐的情調，使我自家感到自家的風塵

僕僕，一事無成。若上舉兩事辦不到的時候，至少也應該看看海上的落日，享受享受那偉大的自然的烟景。但是這三種情懷，我一種也釀造不成，呆呆的立在齷齪雜亂的海輪中層的艙口，我的心裏，只充滿了一種憤恨，覺得坐也不是，立也不是，硬要想拿一把快刀，殺死幾箇人，纔肯甘休。這憤恨的原因是在什麼地方呢？一是因爲上船的時候，海關上的一個下流的外國人定要把我的書箱打開來檢查，檢查之後，并且想把我所崇拜的××的一冊著作拿去；二是因爲新開河口的一家賣票房，收了我頭等艙的船錢，騙我入了二等的艙位。

啊啊！掠奪欺騙，原是人的本性，若能達觀，也不合有這一番氣憤，但是我的度量却狹小，得同耶穌教的上帝一樣，若受着不平，總不能忍氣吞聲的過去。我的女人曾對我說過幾次，說這是我致命傷，但是無論如何，我總改不過這箇惡習慣來。

輪船愈行愈遠了，兩岸的風景，一步一步的荒涼起來了，天色垂暮了，我的怨憤，纔漸漸的平了下去。

沫若呀，仿吾呀，成均呀，我老實對你們說，自從你們下船之後，我一直到了現在，方想起你們三人的孤淒的影子來。啊啊，我們本來是反逆時代而生者，喫苦原是生前註定的。我此番北行，你們不要以為我是為尋快樂而去；我的前途風波正多得很呀！

天色暗下來了，我想起了家中在樓頭凝望着我的女人，我想起了乳母懷中，在那裏伊吾學語的孩子，我更想起了幾位比我們還更苦的朋友。啊啊，大海的波濤，你若能這樣的把我吞咽了下去，倒好省却我的一番苦惱。我願意化成一堆春雪，躺在五月的陽光裏，我願意代替了落花，陷入和泥深處，我願意背負了天下青年男女的肺癆惡疾，就在此處消滅了我。

的殘生。

這些感傷的 (Sentimental) 咏嘆，祇能博得惡魔的一臉微笑，幾箇在資本家跟前俯伏的文人，或者要拿了我這篇文字，去佐他們的淫樂的金罇，我不說了，我不再寫了，我等那一點西方海上的紅雲消盡的時候，且上艙裏去喝一杯白蘭地吧，這是日本人所說的 Yakezaki!

十月五日七時書。

昨天晚上，因為多喝了一杯白蘭地，並且因為前夜在 F E 飯店裏的一夜疲勞，還沒有回復，所以一到床上就睡着了。我夢見了一箇十五六的少女和我同艙，我硬要求她和我親嘴的時候，她回覆我說：

你若耍寶石，我可以給你 Rajahs diamond，你若耍王冠，我可以給你世上最大的國家，但是這緋紅的嘴唇，這未開的薔薇花瓣，我要保留着等世上最美的人來！

我用了武力，捉住了她，結果竟做了一個風月寶鑑裏的迷夢，所以今天頭昏得很，什麼

也想不出來。但是與海天相對，終覺得無聊，我把佐藤春夫的一篇小說『被剪的花兒』讀了。

在日本現代的小說家中，我所最崇拜的是佐藤春夫。他的小說，周作人君也曾譯過幾篇，但那幾篇並不是他的最大的傑作。他的作品中的第一篇當然要推他的出世作『病了  
的薔薇』即『田園的憂鬱』了。其他如『指紋』『李太白』等，都是優美無比的作品。最近發表小說集『太孤寂了』我還不曾讀過，依我看來，這一篇『被剪的花兒』也可說是他近來的最大的收穫。書中描寫主人翁失戀的地方，真是無微不至，我每想學到他的地步，但是終於畫虎不成。他在日本現在的作家中，並不十分流行，但是讀者中間的一小部分却是對他抱着十二分的好意。有一次何畏對我說：

遠夫！你在中國的地位，同佐藤在日本的地位一樣，但是日本人能了解佐藤的清潔高  
傲，中國人却不能了解你，所以你想以作家立身是辦不到的。

慚愧慚愧！我何敢望佐藤春夫的肩背！但是在目下的中國，想以作家立身，非似乾枯的

我沒有希望即使，Victor Hugo，Charles Dickens，Gerhart Hauptmann 等來，也是無望的。

沫若！仿吾！我們都是笨人，我們棄康莊的大道不走，偏偏要尋到這一條荆棘叢生的死路上來。我們即使在半路上氣絕身死，也同野狗的斃於道旁一樣，却是我們自家尋得的苦惱，誰也不能來和我們表同情，誰也不能來收拾我們的遺骨的。呵，呵！又成了牢騷了，『這是中國文人最醜的惡習，非絕滅不可的地方。』我且收住不說了罷！

單調的海和天，單調的船和我，今日使我的精神萎縮得不堪。十二時中，足破這單調的現象，只有晚來海中的落日之景，我且攔住了筆，去看 The glorious Sun-setting 吧！

十月六日，日暮的時候。

這一次的航海，真奇怪得很，一點兒風浪也沒有，現在船已到了烟台了。烟台港同長崎門司那些港一些兒也沒有分別，可惜我沒有金錢和時間的餘裕，否則上岸去住他一二星

期，享受一番異鄉的 *exotic* 情調，倒也很有趣味。烟台的結晶真是東省臨海的烟台山。在這座山上，有領事館，有燈臺，有別莊，正同長崎市外的那所檢疫所的地點一樣。沫若，你不是在去年的夏天有一首在檢疫所作的詩麼？我現在坐在船上，遙遙的望着烟台的一帶山市，也起了拿破侖在媛來娜島上之感，啊啊，飄流人所見的大抵略同——我們不是英雄，我們且說飄流人罷！

山東是產苦力的地方，烟台是苦力的出口處。船一停錨，搶上來的兇猛的搭客和售物的強人，真把我駭死，我足足在艙裏躲了三個鐘頭，不敢出來。

到了日暮，船將起錨的時候，那些售物者方散退回去，我也出了艙，上船艙上來看落日。在海船裏，除非有衣擺奈此的小說『默示錄的四騎士』中所描寫的那種同種者的戀愛事體外，另外實沒有一件可以慰寂寥的事情，所以我這一次的通信裏所寫的也只是落日，*Sun setting, A bend Rothes, etc, etc*。請你們不要笑我的重複！

我剛才說過，烟台港和門司長崎一樣，是一條狹長的港市，環市的三面，都是淺淡的連

山東面是烟台山，一直西去，當太陽落下去的那一支山脈，不知道是什麼名字？但是我想這一支山若要命名，要比『夕陽』『落照』等更好的名字，怕沒有了。

一帶連山，本來有近遠深淺的痕跡，可以看得出來的，現在當這落照的中間，都只成了淡紫。市上的炊烟，也濛濛的起來了，更使我想起故鄉城市的日暮的景色來，因為我的故鄉也是依山帶水，與這烟台市不相上下的。

日光沒了，天上的紅雲也淡下去了。一陣涼風吹來，使人起一種莫名其妙的哀感。我站在船舷上，使人起一種莫名其妙的哀感。我站在船舷上，看看烟台市中一點兩點漸漸增加起來的燈火，看看甲板上幾個落了伍急急忙忙趕回家去的賣物的土人，忽而索索落落的滴下了兩粒眼淚來。我記得我女人有一次說，小孩子到了日暮，總要哭着尋他的娘，怕晚上沒有睡覺的地方。這時候我的心裏，大約也被這一種 *nostalgia* 籠罩住了吧！否則何以會這樣的落寞！這樣的感傷！這樣的悲愁無着處呢！

這船今晚上是不要離開烟台上天津去的，以後是在渤海裏行路了。明天晚上可到天津。

我這通信打算一上天津就去投郵。願你與婀娜和小孩全好，仿吾也好，成均也好，願你們的精神能夠振飾啊，這在勉勵你們的我自家，精神正頹唐得很呀！我還要說什麼？我還有說話的資格麼？

十月十七日晚八時烟台繪中

不知在什麼時候，我記得你會說過，沫若，你說：「我們的拿起筆來要寫，大約是已經成了習慣了，無論如何，我此後總不能絕對的廢除筆墨的。」這一種馮婦之習，不但你免不了，怕我也一樣的吧。現在精神定了一定，我又想寫了。

昨天船離了烟台，即起大風，船中的一班苦力，箇箇頭上都淋成五色。這是什麼理由呢？因為他們都是連綿席地而臥，所以你枕我的頭，我枕你的脚，一人吐了，二人就吐，三人四人傳染過去，挺而走險，急不能擇。他們要吐的時候，就不問是人頭人足，如長江大河的直瀉下來。起初吐的是雜物，後來吐黃水，最後就赤化了。我在這一個大吐場裏，心裏雖則難受，但却沒有效他們的響，大約是曾經滄海的結果，也許是我已經把心肝嘔盡，沒有吐的材料了。



今天的落日，是在七十二沽的蘆草上看的。幾堆泥屋，一灘野草，野裏的鷄犬，泥屋前的穿紅布衣服的女孩，便是今日的落照裏的風景。

船靠岸的時候，已經夜半了。二哥哥在埠頭等我。半年不見，在青白的瓦斯光裏他說我又瘦了許多。非關病酒，不是悲秋，我的瘦，却是杜甫之瘦，儒冠之害呀！

從清冷的長街上在灰闇涼冷的空氣裏，把身體搬上這家旅店裏之後，哥哥纔把新總統晉京的話告訴我聽。好一箇魏武之子孫，幾年來的大願總算成就了，但是但是只可憐了我們小百姓，有苦說不出來。聽說上海又將打電報，抬菩薩，祭旗拜斗的大耍猴子戲。我希望那有些主張的大人先生，要幹快幹，不要虛張聲勢的說：『來來來！幹幹幹！』因爲調子唱得高的時候，胡琴有脫板的危險，中國的沒有真正革命起來的原因，大約是受了『發明電報者』之害喲！

幾天不看報紙，倒覺得清淨得很。明天一到北京，也不怕得不目視那些中國特有的有承平氣象，我生在這樣的一箇太平時節，心裏實在是怕看見這些黃帝之子孫的文明制度了。

夜也深了，老車站的火車輪聲，也漸漸的聽不見了，這一間奇形怪狀的旅舍裏，也只充滿了鼾聲。窗外沒有月亮，冷空氣一陣一陣的來包圍我赤裸的雙腳。我雖則到了天津，心裏依然是猶豫不定。

「究竟還是上北京去作流氓呢？還是到故鄉家裏去作隱士？」

名義上自然是隱士好聽，實際上終究是飄流有趣。等我來問一個諸葛神卦，再決定此後的行止罷！

敕敕，弟子郁，

.....

十月十八日夜三時書於天津旅館內。

## 一封 信

M君，  
F君：

到北京後，已經有兩個月了。我記得從天津的旅館裏發出那件通信之後，還沒有和你們通過一封信；臨行時答應你們做的稿子，不消說是沒有做過一篇，什麼『對不起吓』、『原諒我吓』的那些空文，我在此地不願意和你們說，實際上即便說了也是沒有絲毫裨益的。這兩個月中間的時間，對於我是如何的悠長？日夜只呆坐着的我的腦裏，起了一種怎樣的波濤？我對於過去，對於將來，抱了怎麼樣的一個念望？這些事情，大約是你們所不知道的；罷！你們若知道了，我想你們一定要跑上北京來趕我回去，或者寬縱一點，至少也許要派一個人或打一個電報，來催我們復回到你們日夜在謀脫離而又脫離不了的樊籠裏去，我的情感，意識，欲望和其他的一切，現在是完全停止了呀！M！我的生的執念和死的追求，現在也完全消失了呀！F！啊啊，以我現在的心理狀態聽來，就是這一封信也是多寫的，我……我還要希望什麼？啊啊，我還要希望什麼呢？上北京來本來是一條死路，北京空氣如何腐劣，都

城人士如何險惡；我本來是知道的。不過當時同死水似的一天一天腐爛下去的我，老住在上海，任我的精神肉體，同時崩潰，也不是道理，所以兩個月前我下了決心，決定離開了本來不應該分散而實際上不散的你們，而獨自一個跑到這風雪瀰漫的死都中來。當時決定起行的時候，我心裏本來也沒有什麼遠大的希望，但是在無望之中，漠然的我總覺有一個『轉換轉換空氣，振作振作精神』的念頭，啊啊，我當時若連這一個念頭也不起，現在的心境，或者也許能平靜安逸，不至有這樣苦悶！欺人的『無望之望』！我咀咒你，我咀咒你！……拿起筆來，順了我苦悶的心狀，寫了這麼半天，我也不知道怎樣纔能把胸中壓住的一塊鉛鐵吐露出來。啊啊，M，F，我還是不寫了罷，我還是不寫的好……不過……不過這樣的沈默過去，我怕今天晚上就要發狂，睡是橫豎睡不着了，難道竟這樣呆呆的坐到天明麼？這綿綿的長夜，又如何減縮得來呢！M，F！我的頭昏痛得很，我仍復寫下去罷，寫得糾纏不清的時候，請你們，以自己的經驗來補我筆的不足。

『到北京之後，竟完全一刻清新的時間也沒有過；從下車之日起，一直到現在此刻止，

竟完全是同半空間的兩滴一樣，只是沈沈落下。」這一句話，也是假的。若求證據，我到京之弟二日，剃了數月來未曾梳理的長髮短鬚，換了一件新製的夾衣，捧了誨義，欣欣然上學校去和我教的那班學生相見，便是一個明證。並且在這樣消沈中的我，有時候也拿起紙筆來想寫些什麼東西。前幾天我還有一段不會做了的斷片，被M報拿了去補紀念刊的餘白哩！……所以我說我近來「竟完全同半空間的兩滴一樣，只是沈沈落下」也是假的。但是像這樣的瞬間的發作，最多不過幾個鐘頭。這幾個鐘頭過後，剩下來的就是無窮限的無聊和無窮限的苦悶。並且像這樣的瞬間的發作，至多一個月也不過一次，以後我覺得好像要變成一年一次幾年一次的样子，那是一定的，那是一定的呀！

那麼除了這樣的幾個鐘頭的瞬間，發作之外，剩下來的無窮的苦悶的本體，究竟是什麼呢？M，F！請你們不要笑我罷！實際上我自家也說不出所以然來。我不曉得爲什麼我會這樣的苦悶，這樣的無聊！

難道是失業的結果麼？……現在我名義上總算已經得了一個職業，若要拚命幹去，這

幾點鐘學校的講義也儘夠我日夜的工作了。但是我一拿到講義稿，或看到第二天不得不去上課的時間表的時候，胸裏忽而會嘔上一口氣來，正如酒醉的人，打轉飽噁來的樣子。我的職業，覺得完全沒有一點吸收我心意的魔力，對此我怎麼也感不出趣味來。講到職業的問題，我覺得倒不如從前失業時候的自在了。

難道是失戀的結果麼？……噢，再不要提起這一個怕人的名詞。我自見天日以來，從來沒有曉得過什麼叫做戀愛。運命的使者把我從母體裏分割出來以後，就交給了道路之神，使我東流西蕩，一直飄泊到今朝，其間雖也曾經遇着幾個異性的兩足走獸，但她們和我的中間，本只是一種金錢的契約，沒有所謂「戀」也沒有所謂「愛」的，本來是無一物的，我有什麼失不失，得不得呢？你們若問起我的女人和小孩如何，那麼我老實對你們說罷，我的親愛她的心情，也不過和我親愛你們的心情一樣。這一種親愛，究竟可不可以說是戀愛，暫且不管牠。總之我想念我女人和小孩子的情緒，只有同月明之夜在白雪晶瑩的地上，當一隻孤雁飛過時落下來的影子那麼濃厚。我想這胸中的苦悶，和日夜糾纏着我的無聊，大

約定是一種遺傳的疾病。但這一種遺傳，不曉得是始於何時，也不知將伊於何底，更不知她是否限於我們中國的民族的？

我近來對於幾年前那樣熱愛過的藝術，也抱起疑念來了。呀，M，F！我覺得藝術中間，不使人懷著惡感，對之能直接得到一種快樂的，只有幾張偉大的繪畫和幾段奔放的音樂。除此之外，如詩，文，小說，戲劇，和其他的一切藝術作品，都覺得肉麻得很。你看哥德的詩多麼肉麻啊！什麼『紫羅蘭吓，玫瑰吓，十五六的少女吓』那些東西究竟有什麼用處呢？垂死的時候，能把她們拿來作藥餌嗎？美萊迭斯的小說，也是如此的啊，並不存在的，人物事實，他偏要說得原原本本，把威尼斯的夕照和倫敦市的夜景，一場一場的安插到裏頭去，枉費了造紙者和排字者的許多辛苦，創造者的他自家所得的結果，也不過一個永久的死滅罷了。那些空中的樓閣，究竟建設在什麼地方呢？像微蟲似的我輩，講起來更可羞了。我近來對北京的朋友，新訂了一個規約，請他們見面時絕對不要講關於文學上的話，對於我自家的幾篇無聊的作品，更請求他們不要提起。因為一提起來，我自家更羞慚得竄身無地，我的苦悶，也要

增加。但是到我這裏來的青年朋友，多半是以文學爲生命的人。我們雖則初見面時有那種規約，到後來三言兩語，終不得不講到文學上去，這樣的講一場之後，我的苦悶，一定不得不增加一倍。

爲消滅這一種內心苦悶的緣故，我却想了種種奇特的方法出來。有時候我送朋友出門之後，馬上就跑到房裏來把我最愛的東西，故意毀成灰燼，使我心裏不得不起一種惋惜悔惱的幽情，因爲這種幽情起來之後，我的苦悶，暫時可以忘了。到北京之後的第二個禮拜天的晚上，正當我這種苦悶情懷頭次起來的時候，我把顏面伏在桌子上動也不動的坐了一點多鐘。後來我偶爾把頭抬起，向桌子上擺着的一面蛋形鏡子一照，只見鏡子裏映出一個瘦黃奇醜的面形，和倒覆在額上的許多三寸餘長亂蓬蓬的黑髮來。我順手拿起那面鏡子向地上一擲，拍的響了一聲，鏡子竟化成了許多粉末。看看一粒一粒地上散濺着的玻璃的殘骸，我方想起了這鏡子和我的歷史，因爲這鏡子是我結婚之後我女人送給我的兩件紀念品中的最後的一件。她和這鏡子同時給我的一個鑽石指環，被吾在外國念書的時



候實在當舖裏，早已滿期流買了，目中只剩這一面意大利製的四圈有象牙螺鈿鑲着的鏡子，我於東西流轉之際，每與我所最愛的書籍收拾在一起，隨身帶着的這鏡子，現在竟化成一顆顆的細粒和碎片，濺散在地上。我呆呆的看了一忽，心裏忽起了一種惋惜之情，幾刻鐘前，那樣難過的苦悶，一時竟忘掉了。自從這一回後，我每於感到苦悶的時候，輒用這一種飲鴆止渴的手段來圖一時的解放，所以我的幾本愛讀的書籍和幾件愛穿的洋裝，被我燒了的燒了，剪破的剪破，現在行篋裏，幾乎沒有半點值錢的物事了。

有錢的時候，我的解悶的方法又是不同。但我到北京之後，從沒有五塊以上的金錢和我同過一夜，所以用這方法的時候比較的不多。前月中旬，天津的二哥哥，寄了五塊錢來給我，我因為這五塊錢若拿去用的時候，終經不起一次的消費。所以老是不用，藏在身邊。過了幾天，我的遺傳的疾病又發作了，苦悶了半天，我纔把這五元錢想了出來，慢慢的上一家賣香烟的店裏盡這五元錢賣了一大包最賤的香烟，我回家來一時的把這一大包香烟塞在白爐子裏燃燒起來。我那時候獨坐在惡毒的烟霧裏，覺得頭腦有些昏亂，且同時眼睛裏也

流出了許多眼淚，當時內心的苦悶，因為受了這肉體上的激刺，竟大大的輕減了。

一般人所認為排憂解悶的手段，一時我也曾用過的手段，如醇酒婦人之類，對於現在的我，竟完全失了牠們的效力。我想到了一年半年之後，若現在正在應用的這些方法，也和從前的醇酒婦人一樣，變成無效的時候，心裏又不得不更加上一層煩惱。啊啊，我若是一個婦人，我真想放大了喉嚨，高聲痛哭一場！

前幾個月在上海做的那一篇春夜的幻影，你們還記得麼？我現在回想起來，覺得近來於無聊之極，寫出來的幾篇感想，不像感想，小說不像小說的東西裏，還是這篇夏夜的幻想有些意義，不過當時的苦悶，沒有現在那麼強烈，所以還能用些心思在修辭結構上面，我現在纔知道了，真真苦悶的時候，連嘆苦的文字也做不出來的。

夜已經深了，口外的火車，遠遠繞越西城的車輪聲，漸漸的傳了過來。我想這時候你們總應該睡了罷？若還沒有睡，啊啊，若還沒有睡，而我們還住在一起，恐怕又要上酒館去打門了呢！我一起想當時的豪氣，反而只能發出一種羨慕之心，當時的那種悲憤，完全沒有了。人

生到了這一個境地，還有什麼希望？還有什麼希望呢？

## 北國的微音

——錄自過去集——

北國的寒宵，實在是沈悶得很，尤其是像我這樣的不眠症者，更覺得春夜之長。似水的流年，過去真快，自從海船上別後，匆匆又換了年頭。以歲月計算，雖則不過隔了五個足月，然而回想起來，我同你們在上海的歷史，好像是隔世的生涯，去今已有幾百年的樣子。河畔冰開，江南草長，蟲魚鳥獸各有陽春發動之心，而自稱爲動物中之靈長，自信爲人類中的有思想者的我，依舊時奄奄待斃，沒有方法消度今天，更沒有雄心歡迎來日。幾日頭前，有一位日本的新聞記者，來訪我的貧居。他問我『爲什麼要消沈到這個地步？』我問他『你何以不消沈，要從東城跑許多路特來訪我？』他說『是爲了職務。』我又問他『你的職務是對誰的？』他說『我的職務，是對國家，對社會的。』我說『那麼你應該知道我的消沈也是對國

家對社會的現在世上的國家是什麼？社會是什麼？尤其是我們中國？」他的來訪的目的，本來是爲問我對於日本對華文化事業的意見如何。中國將來的教育方針如何的——他之所以來訪者，一則因爲我在某校裏教書，二則因爲我在日本住過十多年，或者對於某種事項略有心得的緣故——後來聽了我這一段詭辨，他也把職務丟開，談了許多無關緊要的閑話走了。他走之後，我一個人啣了紙烟想想，覺得人類社會，畢竟是庸人自擾。什麼國富兵強，什麼和平共樂，都是一班野獸，於飽食之餘，在暖夢裏織出來的迴文錦字。像我這樣的生性，在我這樣的境遇下的閑人，更有什麼可想，什麼可做呢？寫到這裏我又想起T君批平我的話來了，他說：「某書的作者，嘲世罵俗，却落得一個牢騷派的美名。」實在我想T君的話，一點兒也不錯。人若把我們的那些淺薄無聊的『徒然草』合在一處，加上一個牢騷派的名目，思欲抹殺而厭鄙之，倒反便宜了我們。因爲我們的那些東西，本來是同身上的積垢，口中的吐氣一樣，不期然而然的發生表現出來的，那裏配稱作牢騷，更那裏配稱作派呢？我讀到『岐路』，沫若，覺得你對於自家的藝術的虛視——這虛視兩字，我也不知道妥當不妥。

當！或者用懷疑兩字比較的吧——也和我一樣。不錯不錯，我這封信，是從友人宴會席上回來，讀了「歧路」之後，拿起筆的寫的。我寫這一封信的動機，原是想和你們談談我對於「歧路」的感想的呀！

沫若！我覺得人生一切都是虛幻，真真實在的，只有你說的「淒切的孤單」倒是我們人類從生到死味覺得到的唯一的一道實味，就是京滬報章上，爲了金錢或者想建築自家名譽的緣故，在那裏含了敵意，做文章攻擊你的人，我仔細替他們一想，覺得他們也在感着這淒切的孤獨。唯其感到孤獨，所以他們只好做些文章來賣一點金錢，或者竟犧牲了你來博一點小小的名譽，畢竟他們還是人，還是我們的同類，這「孤單」的感覺，終究逃不了的，所以他們的文章裏最含惡意，攻擊你最甚的處所，便是他們的孤獨表現最切的地方。名利的爭奪，欲犧牲他人而建立自己的惡心，——簡單點說，就說生存競爭吧，——依我看來，都是由這「孤單」的感覺催發出來的。人生的實際，既不外乎這「孤單」的感覺，那麼表現人生的藝術，當然也不外乎此，因此我近來對於藝術的意見和評價，都和從前不同了。我

覺得藝術並沒有十分可以推崇的地方，她和人生的一切，也沒有什麼特異有區別的地方。努力於藝術，獻身於藝術，也不須有特別的表現。牢牢捉住了這「孤單」的感覺，細細地玩味，由他寫成詩歌小說也好，製成音樂美術品也好，或者竟不寫在紙上，不畫在布上壁上，不彫在石上，不奏在樂器上，什麼也不表現出來，只教他能夠細細的玩味這「孤單」的感覺，便是絕好的「創造」。

仿吾！這一段無聊的廢話，你看對不對？我在寫這封信之先，剛從一位朋友的招宴會回來，席上遇見了許多在日本和你同科的自然科學家。他們都已經成了富者，現在是資本家了。我夾在這些衣狐裘者的老同學中間，當然覺得十分的孤獨，然而看看他們擦了皮篋，奔走不甯的行動，好像他們也有些在覺得人生的孤寂的樣子。我前邊不是說過了麼？唯其感到孤寂，所以要席不遑暖的去追求名利。然而究竟我不是他們，所以我這主觀的推測，也許是錯了的。

我現在因為有這一種感想，所以什麼東西也寫不下來，什麼東西也不願意拿來看讀。

有時候要想玩味這『淒切的孤單』在日斜的午後，老跑出城外去獨步。這裏城外多是黃沙的田野，有幾處也有清溪斷壁，絕似日本郊外未開闢之先的代代木新宿等處。不過這裏一堆一堆的黃土小塚，和有錢的人家的白楊松樹的墳塋很多，感視少微與日本不同一點。今晚在宴會的席上，在許多鴻儒談笑的中間，我胸中的感覺，同在這樣的白楊衰草的墳地裏漫步時一樣。不過有一點我覺得比從前進步了。從前我和境遇比我美滿的朋友——實際上除你們幾個人之外，那一個境遇比我不美滿——相處，老要起一種感傷，有時竟會滴下淚來。現在非但眼淚不會滴下來，並且也能如他們一樣的舉起箸來取菜，提起杯來喝酒，不過從前的那一種喜歡談話的衝動，現在沒有了。他們入座，我也入座，他們喫菜，我也喫菜。勸我喝酒，我就喝，乾杯就乾杯。席散了我就回來。雇車雇不着，就慢慢的在黃昏的街道上走。同席者的汽車馬車，從我身邊過去的時候，他們從車中和我點頭，我也回點一頭；他們不點頭，我也讓他們的車子過去，橫豎是在後頭跟走幾步，他們的車子就可以老遠的上我前頭去的，所以無避入叉路去的必要。還有一點和從前不同的地方，就是我默默的坐在那裏，他

們來要求我猜拳的時候，我總笑笑，搖搖頭，舉起杯來喝一杯酒，教他們去要求坐在我下面的一個人猜。近來喝酒也喝不大醉，醉了也不過默默的走回家來坐坐，吸吸煙，取點茶喝喝。

今晚的宴會，散得很早，我回家來吸吸煙喝喝茶，覺得還睡不着，所以又拿出了週報的『歧路』來看。沫若！大衛生的詩，實在是做得不壞，不過你的幾行詩，我也歡喜念。你的小孩的那個兩腳沒有的洋囡，我說還是包包好，奇到日本去吧！回頭他們去買一個新的時候，怕又要破費幾角錢哩。

昨天一個朋友來說他讀到『歧路』，真的眼淚出了。我勸他小心些，這句詩不要說出來教人家聽見，恐怕有人要說他的眼淚不值錢。他說近來他也感染了一種感傷痛，不曉怎麼的感情好像回到小孩子時代去了。說到這裏，他忽而眼圈又紅了起，來叫了我一聲說：『達夫！我……我可惜沒有錢……』我也對他呆了半晌，後來他一句話也不說，立起身來就走，我也默默的送他出門去了。這樣的朋友，上我這裏來的很多，他們近來知道了我的脾氣，來的時候，藝術也不談了，我的幾篇無聊的作品和週報季刊的事情也不提起了。有幾次





仿吾！沫若！要想寫的話，是寫不完的，我遲早還是弄幾個車錢到上海來一次吧！大約我在北京打算只住到六月，暑假以後，我怎麼也要設法回浙江去實行我的鄉居的宿願。若在最近的時期中弄不到車錢，不能到上海來，那麼我們等六月裏再見！

一九二三年三月七日午前三時

徐祖正 徐氏爲文，以工整見稱，創作除蘭生弟日記外，餘均未曾出版。無從窺見其全體。今從語絲轉錄二篇。

## 莫泊桑的病與死

——錄自語絲一四五期駱駝艸——

Maupassant 陷入瘋狂乃在一八八九年的年終得知。友人們知道，社會上也得到公布的消息。然而他病的徵候已在一八八四年以來的諸作品中散見了很多的。他的作品幾乎可以分成兩大類：一是出於他健全的靈感，一是出於他病的靈感。

Maupassant 也曾經把自己的病狀在他恩師前訴苦，而 Flaubert 知道他喜歡行樂，或者是貪戀過度之故罷，又或者是勞作過度了罷。總之知道他凡事沒有節制不講規則的攝生法。這些已是好久以來成了 Maupassant 的習慣。大家以爲他的身體素來強碩沒有在意。然而也到了非給師友進忠告不可的時候了。一八七六年 Flaubert 寫給他的信裏面說：

『你就在文學的興趣裏也須有點節制……：要留神呀，一切都須在目的上着想。凡人一經做了藝術家那就沒有和常人過同樣生活的權利了。』

然而 Maupassant 正如這樣說的恩師同樣，具有一種陰沉而愛好孤獨的性質。他的厭世嫌人固然爲了後天的思想態度，然而性格中早已隱藏着走入悲劇去的先天的要素。

『我常是一個孤獨者，夢想家是與世隔離的哲人，我爲要脫離感到他人存在的束縛，終年過着孤獨的生活……：我差不多接近着同一棟房屋內住着的人也覺得不耐。那

樣的喜歡孤獨。我因住在巴里感到非常的苦痛所以不能住在巴里。就是巴里的羣衆睡靜了，也覺得仍舊是生活在我的周圍蠕蠕蠢動着，刺戟我的身體刺戟我的神經。我是在精神上已經死了的人。」

他愛好旅行也是想避云塵囂以求孤獨之故。他以為人類可分爲兩種：一種是要求別人給他慰安給他休息的，餘一種是爲了人家自己感到倦怠與束縛，只從孤獨的生活裏才能得到靜寂，休息與空想的快樂的——分成那麼的兩種。他就是不出去旅行也喜歡找尋孤獨。他是想從孤獨之中嘗到一點安樂。這本也是想從事創作的人們應有的要求。然而以他的性質決不是能夠在這種寂寞境裏安住得下去的。最後他覺悟到想醫他心靈苦悶的孤獨的那種快感同時是一種極其危險的情緒。

他說道「孤獨在要想做工作的賢明人是種危險。我們暫時守着孤獨，就發見空想之成爲虛無的那個悲哀。」於是他又就發見了逃出社會逍遙於海上或是沙漠上那個孤獨中的苦楚了。他感到整個的自己不只是在這個虛無中湮沒掉了麼？於是又發生了穿鑿分

析的苦痛出來。分析穿鑿的結果，覺得凡是與社會人世隔離後的自己一切的思想，萎了的情緒，病的感受性都只好在這個虛無中寂滅，他自己只是『自己的影子』在那裏生存着。佛家入定的功夫，不知是怎樣的，如果可說因為有信心所以耐得住那個枯寂的話，那末我們也不能怪 Maupassant 不能在此中安住。要知道法國自然主義文學時代是種怎麼窒息苦悶的思潮呢？

『Maupassant 從社會人羣裏是逃了出去，然而從自己的個性裏是逃不出去。』然而他就以自己的個性去與時代環境搏戰。因為自己的個性中含有容易走入病態的心理，他就把這些病的心理作材料來寫小說。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地方。在絕望的苦喊之中得到他大部分的著作。

等到在無法緩和他苦痛的時候，他就服用催眠的劇藥；譬如科凱因，嗎啡之類。他又從這種服藥後夢幻心境中得到異常的材料，作成長短篇小說。

上面說過他的著作可以分成兩大類的占有，那麼多而重要的各篇中都可以看出作

者的病苦，與那個走到悲劇路上去的徵候。然而最是明明把自己的病苦與病苦中的恐怖在篇中告白，從而得知他陷入狂疾的經過乃是 "Lui" "Le Horla" "Qui Sait" 的三篇。第一篇的內容數年前曾約略介紹敘說過。就是獨身的主人公一夜忽在自己房間內發見了形如自己的一個人影，走去一摸乃是空虛，於是從此煩擾不安，不敢單身獨居，結末說『只有明天與一不甚相識的婦人結婚就可解除這個恐怖』的敘述那種 *Autoscopie externe* 的病的現像。據說這是作者發狂前五年時候親自遇見的一個現像。他從無底的孤獨裏生出兩種恐怖：一種是死，一種是夜的恐怖。對於死是無法抵抗，對於夜的恐怖在那短篇裏說可以結婚來排解。然而作者自己不會為這種恐怖去結婚。他不但認自己的孤獨是可痛的運命，個人與外物永久不得調和不得理解，對於男女之愛無論怎樣的結合也認為不能達到真正的心靈上的理解與調和。

他最初患了眼病乃一八八〇年前後的事。他恩師去世前三日（一八八〇）還曾寫信問他的眼病。到了一八八五年成了雙目不明的那麼厲害。經醫生診斷的結果說不是單

純的眼病，乃是根因於他神經的疾病。到後來目疾稍好就把病中的經驗寫入創作。在Hogart裏也可見到一斑。他的神經病沒有除根，漸漸覺得精神的苦悶，記憶的衰弱，又感到犯了這樣病的人常常感到的無因的迫害妄想與一瞬間襲來的戰慄。而真正的狂疾在一八八六年英國旅行中已經稍見端倪，有行動異常的情形；一八九〇年住在巴里的時候從不眠症重發舊病。一八九一年三月得醫生診察後的警告；嗣後精神時多錯亂，病益加增。同年十二月逐見沉重。Maupassant本人也有了覺悟，『我不會長久的了……不想長久受苦。』又說：

『我已決了心……不會久長，也不想再活了。我是電光樣的來到文壇，也想疾雷樣的離去。』

他已到了最終的時期。一八九二年的正月曾一次自殺，但說並非 Maupassant 病室內聽到的鎗彈所傷。事先早已戒備着，乃是金屬製的裁紙刀切破了咽喉，受了深創，得到僕役的施救沒有成功。那時的種種情緒說在短篇『自殺』內說得很詳明。

「啊，只有狂者是幸福的。因為他失却了現實的感情。」他已感悟到了這個慘傷悲痛中的幸福。

臨終以前有件小事足以引我們注意的，他在得病之後，想減却痛苦，對於一向冷淡的宗教生出了熱心。病愈重，大概他的苦悶也愈深，為要得到心的和平，愛讀「基督之模範」（想係「尊主聖範」）常放置枕旁云云。

Guy De Maupassant 在一八九三年七月六日先他母親繼他恩師而長眠。要是傳說不誤，他臨終最後的一語是「呀，漆黑！漆黑！」

然而我們是得到了他漆黑背面的光明。因為他始終遵守了 Flaubert 的教訓「把一切為藝術作犧牲。藝術家非把生活看作一種手段不可。」七月九日舉行葬式的時候，E. Zola 在 Maupassant 墓前的有名的告別辭裏說：

「他的作品是永存的。讀他作品的人們會把他復活過來的罷。與他面識的我們還記得他壯健而苦痛的臉貌罷。後代以著作而認識他的人，為他一生不斷地歌唱着永遠



的戀歌而愛他的能。」

黑夜天空中閃爍着的星星固屬高遠渺茫而沈默，但是我們常愛默然對着瞻仰，又何况長是歌唱着的巨靈！

## 山中雜記之九

——錄自語絲一〇九期——

木末芙蓉花

山中發紅萼

澗戶寂無人

絲絲開且落

口吟着這首悠古的詩句。發見我的心又已沈靜而蘊潤。我是坐在東廂房長窗格下。看着窗外院子裏木棚上的一顆玫瑰花。那個掩蓋半院的木棚上翠綠的葉子間有一朶朶灼紅的花。第一次走來發見這個花棚時候，心裏懷着一個絕大的驚異。有那麼幽麗的處所！

瑰花是我向來心好的花名。山中靜院裏如今獨對著的是那麼繁富的玫瑰花叢。花下平鋪的庭石上真是錦繡滿堆樣的落紅繽紛了。小鳥在花枝間喙啄，把翠綠灼紅的葉瓣上晶濛的珠滴毫不珍惜似的碎落下來。纖細的腳掌踐伏了軟嫩的花枝給了一個不意的反動後，它們就半帶輕狂，更是重重的一踐，蓬——的一飛。晶珠萬滴，晶珠萬滴！我知道它們真是膽細的小鳥兒。如今飛過了砌着梅花瓦的白粉牆，躲進花瓦裏看得見後園密密的竹林去了。於是回來的是周圍的靜寂。只有那顆繁富的玫瑰花一朵朵向人含嬌，向人招展，向人點首，向人微笑——在靜寂的不言中。

「澗戶寂無人」

絲絲開且落」

我又那麼微吟著，在我的心頭。又在玻璃長窗格的東廂內走走。室內陳式之古樸而精雅，在滿堂的字畫中，在整整的桌椅上表出黝暗的天花板下掛着一堂四個玻璃的彩燈。燈的四角都有長長的流蘇。想到每逢大戶人家入山來做道場佛事。有的全家男女老幼都來山中

住宿的時候。這間精舍是如何適合他們從俗世的情誼中提醒出對於往生者永久的哀思與追憶。想到那種時候也許有隨着家裏的尊長入山來伴伴熱鬧的男女青年們，在這種流蘇古氣的燈燭下，偶然發見了另有一番莊嚴肅敬氣的尊長們的臉面時候，在他們她們軟玉溫香的心弦上不知要加添多少人生的緊張味與深刻味。

與東廂成對稱式隔着一個中殿的有個西廂。裝璜陳式與東廂相仿，也是極幽致的一間客廳。長窗格外面的院子比之東廂却狹小一半。那個白粉牆下的花壇裏面不是玫瑰花乃是已經開過了的杜鵑花樹。花壇前面是一個小小的金魚池。池北小石路通去的是個月字門，門內就是後院的西房——我住的房間前面的小方天井了。站在小方天井裏與坐在西廂方整的紅木椅上越過了白粉牆，可以看得到的綠竹與長松，這是接連東廂粉牆外以及圍繞後院的背面與我住房背面的那個後園了。東西兩廂間的中屋乃是方丈內最莊嚴的所在。正中設有一個高高的法座。座旁倒豎一根朱漆老樹根的法杖。法座後面屏門的上部以及兩邊牆壁的上部都掛着長方形黑字朱漆的木牌。上面都寫着兩個一面的大字。什

麼叫『升座』、『講經』、『傳戒』之類，也不知幾時應用，怎麼用法；總之是莊嚴的佛教規範。中殿前面是個較大的庭院。從這個庭院走過，向右再向左穿過一條長長的走廊，就可通到興福寺的本殿。從外面山門進來須先過一個中殿，然後走到有『大雄寶殿』的本殿，再從本殿穿過長長的走廊進來的就是方丈了。

我方才從我的住房經過了後院中間的『影堂』，從側門裏走進東廂去的是深靜的下午。如今我又從東廂另一側門踱出來，穿過有法座的中殿，走到那個較大的庭院裏來。中庭兩邊也有梅花瓦砌着的粉牆。粉牆後面靠東一邊是庫房以及方丈監院等的住房，一邊又是精雅的客人房間，預備進香入山來的人住的。當初我也看定那西邊的客房。後來監院西境師說有了客人恐怕嫌鬧，所以另在後院西房借作我的住房。有時日暮時分一個人在後院幽靜不過的住房內，挨倦了走出來，經過了後院的『影堂』，穿過有法座的中間，走到這個較大的庭院裏來立立。庭院裏也只有空廓的幽靜。在日暮時分空廓的幽靜裏，我站在中庭默聽前面大雄寶殿裏的誦經聲鐘磬聲，由那個長長的走廊裏傳響過來。那個有數百

人一起的大殿裏從沈靜含練的心喉裏傾吐出來的悠宛嘹曉的誦經聲往往使我駐足傾聽到幾乎失神。我每每想念到那數百和尚雖有根氣道心的厚薄深淺之別，但在崇高的殿宇內，莊嚴的法相前，他們從諳熟憶爛的經句中交流出來的那個融和一致的經聲不知有多少的恬靜，多少的默悟，多少的諱慰給於地上的男女。聽了他們肉的喉聲，生起了種種靈的景慕。這是我一向以來常在這個中庭內生起的景慕。今天時候尚早。雨後的中庭更極幽靜。石台上不見常常一個人坐着靜思默念的那個監院。遊人香客今天看來也是極少。我今天也是極少有的這種沈靜低徊的蘊潤心懷。

『綠陰簾半揭

此景清幽寂

行度竹林風

單衫杏子紅』

像這麼半首詞句裏的江南初夏情景，我此刻正在消受著呀！江南的春景可已被我在臥病

的深山中暗度過的了。

中庭梅花瓦的白粉牆邊花壇內有枝葉並茂的芍藥花。正真的芍藥花還只是含苞未放。我走去彎下身子細看那些花蕾，有種伸展的勢力，可是時候未到以前是務必想蘊蓄深藏緊緊卷抱着的那個花蕾的嫩白玉掌上，可以看得到刻鏤着的紅細絲紋。想道這或許是千葉的所謂簇紅絲或是聚香絲種罷。

仰望天空，晴陰莫定。濃密的濕雲裏也間有一線陽光。或者再不會馬上又下朝晨那種滂沛的雨來的了。一個人低徊着，想想近來的孤獨不一定單給些苦楚來。能在孤獨的抵耐裏找到僅有的寬閒的我了。

正在一個人的中庭散步自得之際，忽然從中殿內走出一個人來。衣貌風采是個中年紳士。我只好重回到觀看還未開汎的芍藥花上。偶爾抬頭，看那個紳士似有和我招呼之意。在花前略略攀談，就知道紳士姓沈名心槎（？）本縣人。他自說早年到過日本。他說客廳裏尚有同來的朋友，要我進去會會。我有點勉強，說不如請他到我後院房間裏去坐坐。他固強，

我只好走進西客廳去。見座中有一老者，年五十許，清癯的面容，口音同是常熟。兩個青年，三十許人。老者姓蕭，少者二人都姓程。忽然少者的一人臉露驚訝的問我道：

『曾與先生認識，不知是否——』

『呀，你是程雪門兄？』

我大喜，忙去同他握手，真是奇遇，真是奇遇！爽快極的談了一陣。那位沈先生，也莫明所以的，只是傍坐納罕。雪門兄形容還是從前，面貌稍枯瘦而蒼白。與他談話中時露不大和藹的板澀，或竟是板硬。本來他走的道路是險硬的商業場中。這位程雪門兄還是十五年前上海商校的舊同學。是那時一別以來的老同學。記得十五六年前同在二年級的時候，我曾用墨西哥銀二元買他一隻兩面銀殼用鑰匙開旋的老式時表。記得我買後用了幾時覺得不大合式，於是我自己板轉了臉子強要他贖回去了。我此刻一頭和他談話，心裏真感到羞愧。我那裏能夠怪他此刻的板臉呢！相約明天不下雨，擬在上午進城在逍遙遊會他，再一次談舊。因為說不久他又須往南洋去。

將要晚飯時又是一陣傾盆的大雨，其勢豪雄極了，晚飯後停了點。我冒了殘滴撐了傘從方丈走出，穿過長廊繞過本殿走出山門去看繞流山門而過的那條澗水。山門口的那條山溪已豐滿的了，濁水滔滔的在那裏無聲流去。踱過平版石橋從右手轉入山坡密林的石道上去。道旁高樹交叉，都像浸潤在綠水裏樣的滋翠。我慢步上走，想到那懸崖的大石橋畔一視那個洪流正在走着想着的時候，從遠處已聽到那個潺潺之聲。再前進去，聲勢雄大了。在轉折的坂道上望見對面綠翠的山崖上懸着那條巨大的瀑布。不久我就非常高興地得見了那條巨岩石橋下的洪流！

我手撐着傘，一個人獨立在那條懸橋上面，心裏被那個洪流驚攝住了。心裏起了惶恐。阿呀，我的靈魂何以那麼細弱！

我到底走過了石橋站在遠一點地方，使我的心頭輕鬆一下。那個水聲的威壓。雨後的峯巒黛翠媚人。想定了心神。又回到石橋上去。掙勁的站立了一回。橋下前去兩邊奔騰飛湍狂瀉而去的水勢，這次似乎被我看了一下。



孫伏園 孫先生是一個副刊老編者，所以他的文筆寫得自然純熟極了。抒情雖然不及他老弟福熙君，但寫游記頗有些高超，現在選一篇。

## 長安道上

——錄伏園游記——

開明先生：

在長安道上讀到你的『苦雨』，却有一種特別的風味，爲住在北京的人們所想不到。的因爲我到長安的時候，長安人正在以不殺豬羊爲武器，大與老天爺拚命，硬逼他非下雨不可。我是十四日到長安的，你寫『苦雨』在十七日，長安却到二十一日纔得雨的。不但長安苦旱，我過鄭州就知鄭州一帶已有兩月不會下雨，而且以關閉南門，禁宰豬羊爲他們求

雨的手段。一到渭南，更好玩了：我們在車上，見街中走着大隊衣衫整潔的人，頭上戴着鮮柳葉紮成的帽圈，前面導以各種刺耳的音樂。這一大羣「桂冠詩人」似的人物，就是爲了苦旱向老天爺遊街示威的。我們如果以料學來判斷他們，這種舉動自然是太幼稚，但放闊這一面不提，單論他們的這般模樣，却令我覺着一種美的詩趣。長安城內就沒有這樣純樸了，一方面雖然禁屠，却另有一方面不相信禁屠可以致雨，所以除了感到不調和的沒有肉喫以外，絲毫不見其他有趣的舉動。

我是七月七日晚上動身的，那時北京正下着梅雨。這天下午我到青雲閣買物，出來遇着大雨，不能行車，遂在青雲閣門口等待十餘分鐘。雨過以後上車回寓，見李鐵拐斜街地上乾白，天空雖有塊雲來往，却毫無下雨之意。江南人所謂「夏雨隔灰堆，秋雨隔牛背」此種景象，年來每於北地見之，豈真先生所謂「天氣轉變」歟？從這樣充滿着江南風味的北京城出來，碰巧沿着黃河住「陝半天」去，私心以爲必可躲開梅雨，擺脫江南景色，待我回京時，已是秋高氣爽的了。而孰知大不然。從近日寄到的北京報上，知道北京雨水還是方興未

艾，而所謂江南景色，則凡我所經各地，又是滿眼皆然。火車出直隸南境，就見兩旁田地，漸漸腴潤。種植的是各物俱備，有花草，有樹木，有莊稼，是治森林花園田地於一爐，而鄉人廬舍，卽在這綠色叢中，四處點綴，這不但令人回想江南景色，更令人感得黃河南北，竟有勝過江南景色的了。河南西部連年匪亂，所經各地以此爲最枯槁，一入潼關便又有江南風味了。江南的景色，全點綴在一個平面上，高的無非是山，低的無非是水而已，決沒有如河南陝西一帶，既平地而亦有如許起伏不平之勢者。這黃河流域的層層黃土，如果能經人工布置，秀麗必能勝江南十倍。因爲所差只是人工，氣候上已毫無問題，凡北方所不能種植的樹木花草，如丈把高的石榴樹，一丈高的木槿花，白色的花與累贅的實，在西安到處皆是，而在北地是得未曾見的。

自然所給與他們的並不甚薄，而陝西人因爲連年兵荒，弄得活動的能力幾乎極微了。原因不但在民國後的戰爭，歷史上從五胡亂華起一直到清末回匪之亂，幾乎每代都有大戰，一次一次的斷喪陝西人的元氣，所以陝西人多是安靜，沉默，和順的；這在智識階級，或者

一部分是關中的累代理學家所助成的也未可知，不過勞動階級也是如此：洋車夫，騾車夫等，在街上互相衝撞，繼起的大抵一陣客氣的質問，沒有見過惡聲相向的。說句笑話，陝西不但人們如此，連狗兒也如此。我因為怕中國西部地方太偏僻，特別預備兩套中國衣服帶去，後來知道陝西的狗如此客氣，終於連衣包也沒有打開，並深悔當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北京嘗有目我為日本人者，見陝西之狗應當愧死。）陝西人以此種態度與人相處，當然減少許多爭鬥，但用來對付自然，是絕對的喫虧的。我們赴陝的時候，火車只能由北京乘至河南陝州，從陝州到潼關，尚有一百八十里黃河水道；可笑我們一共走了足足四天。在南邊，出門時常聞人說『順風』，這句話我們聽了都當作過耳春風，誰也不去理會話中的意義；到了這種地方，纔頓時覺悟所謂『順風』者有如此大的價值，平常我們無非托了洋鬼子的宏福，來往於火車輪船能達之處，不把順風逆風放在眼裏而已。

黃河的河床高出地面，一般人大都知道，但這是下游的情形，上游並不如此。我們所經陝州到潼關一段，平地每比河面高出三五丈，泛船中望去，似乎兩岸都是高山，其實山頂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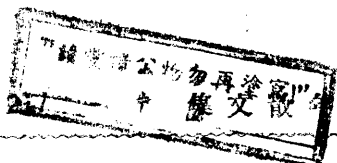
是平地。河床是非常穩固，既不會泛濫，更不會改道，與下流情勢大不相同。上流的河岸，雖然高出河面三五丈，但土質並不堅實，一遇大雨，或遇急流，河岸泥壁，可以隨時隨地，零零碎碎的倒下，夾河水游向下流，造成河床高出地面的危險局勢；這完全是上游兩岸沒有森林的緣故。森林的功用，第一可以鞏固河岸，其次最重要的，可以使兩水入河之勢轉為和緩，不至挾黃土以俱下。我們同行的人，於是在黃河船中，彷彿「上坡船裏造祠堂」一般，大計畫黃河兩岸的森林事業。公家組織，絕無希望，故只得先借助於迷信之說，云能種樹一株者增壽一紀，伐樹一株者減壽加之，使河岸居民踴躍種植。從沿河種起，一直往裏種去，以三里為最低限度。造林的目的，本有兩方面：其一是養成木材，其二是造成森林。在黃河兩岸造林，既是困難事業，灌溉一定不能周到的，所以選材只能取那易於長成而不需灌溉的種類，即白楊、洋槐、柳樹等等是已。這不但能使黃河下游永無水患，簡直能使黃河流域盡成膏腴，使古文明發源之地再長新芽，使中國領受一個推陳出新的局面。數千年來夢想不到的「黃河清」也可以立時實現。河中行駛汽船，兩岸各設碼頭，山上建築美麗的房屋，以石階達到河邊，

那時坐在汽船中憑眺兩岸景色，我想比現在裝在白蓬帆船中時，必將另有一副樣子。古來文人大抵有治河計畫，見於小說者如老殘遊記與鏡花緣中，各有洋洋灑灑的大文。而實際上治河官吏，到現在還墨守着『搶塔』兩個字。上面所說也無非是廢話，看作『上墳船裏造祠堂』可也。

我們回來的時候，除黃河以外，又經過渭河。渭河橫貫陝西全省。東至潼關，是其下流，發源一直在長安咸陽以上。長安方面，離城三十里，有地曰草灘者，即渭水流經長安之巨埠。從草灘起東，行二百五十里，抵潼關，全屬渭河水道。渭河雖在下游，水流也不甚急。故二百五十里竟走了四天，有半。兩岸也與黃河一樣，雖間有村落，但不見有捕魚者。殷周之間的渭河，不知是否這個樣子，何以今日竟沒有一個漁人影子呢！陝西人的性質，我上面大略說過，渭河兩岸全是陝人，其治理渭河的能力，蓋可想見。我很希望陝西水利局長李宜之先生的治渭計畫一旦實行，陝西的局面必將大有改變，即陝西人之性質亦必將漸由沉靜的變為活動的，與今日大不相同了。但據說陝西與甘肅較，陝西還算是得風氣之先的省分。陝西的物質

生活，總算低到極點了，一切日常應用的衣食工具，全須仰給於外省，而精神生活方面，則理學氣如此其重，已儘夠使我驚歎了；但在甘肅，據云物質的生活還要低降，而理學的空氣還要最重哩。夫死守節是極普通的道德，即十幾歲的寡婦也得遵守，而一般苦人的孩子，十幾歲還衣不蔽體，這是多麼不調和的現相！我勸甘肅人一句話，就是穿衣服，給那些苦孩子們穿衣服。

但是『穿衣服』這句話，我却不敢用來勸告黃河船上的船夫。你且猜想，替我們搖黃河船的是怎麼樣的一種人。我告訴你，他們是赤裸裸一絲不掛的。他紫黑色的皮膚之下，裝着健全的面又美滿的骨肉。頭髮是剪了的，他們只知道自己的舒適，決不計較『和尚喫洋砲，沙彌戳一刀，留辮子的有功勞』這種利害。他們不屑效法辜湯先生，但也不屑效法我們什麼平頭，分頭，陸軍式，海軍式，法國式，美國式，於他們全無意義。他們只知道頭髮長了應當剪下，並想不到剪剩了的頭髮上還可以翻騰種種花樣。鞋子是不穿的，所以他們五個腳趾全是直伸，並不像我們從小穿過京式鞋子，這個腳趾壓在那個腳趾上，那個腳趾又壓在別



個腳趾上。在中國畫家要找一雙脚的模特兒就甚不容易。吳新吾先生遺作『健』的一幅，雖在『健』的美名之下，而腳趾尙是架床屋式的，爲世詬病，良非無因。而我們竟於困苦旋行中無意得之，真是『不亦快哉』之一。我在黃河船中，身體也練好了許多，例如平時必掩衾而卦，船中前後無遮蔽，居然也不覺有頭痛身熱之患，但比之他們仍是小巫見大巫。太陽還沒有作工，他們便作工了，這就是他們所謂『雞巴看不見便開船』。這時候他們就是赤裸裸不掛一絲的。倘使我們當之，恐怕非有棉衣不可。烈日之下，我們一曬着便要頭痛，他們整天的曬着，似乎並不覺得。他們的形體真與希臘的雕像毫無二致，令我們欽佩到極點了。我們何曾沒有脫去衣服的勇氣，但是羞呀，我們這種身體，除了配給醫生看以外，還配再給誰看呢？還有臉面再見這樣美滿發達的完人嗎？自然，健全身體是否含有健全的精神，是我們要想知道的問題。我們隨時留心他們的知識。當我們回來時，舟行渭水與黃河，同行者三人，據船夫推測我們的年齡是我最小，『大約一二十歲，雖有鬍子，不足爲憑。』夏浮筠先生『雖無鬍子』但比我大，總在二十以外。魯迅先生則在三十左右了。次序是不猜錯的，但



幾乎每人平均減去了二十歲。這因爲病色近於少年，康健色近於老年的緣故，不涉他們的知識問題。所以我們看他們的年紀，大抵都是四十五，而不知內有六十餘者，有五十餘者，有二十五者，有二十者，亦足見我們的眼光之可憐了。二十五歲的一位，富於研究的性質，我們叫他爲研究系。（這又是我們的不是了。）他除了用刀搖船拉繆之外，有暇便踞在船頭或船尾，研究我們的舉動。夏先生吃蘇打水，水澆在蘇打上，如化石灰一般，有聲。這自然被認爲魔術。但是魔術性較少的，他們也件件視爲奇事。一天夏先生穿汗衫，他便凝神注視，看他兩隻手先後伸進袖子去，頭再在當中的領窩裏鑽將出來。夏先生問他『看什麼？』他答道，『看穿衣服。』可憐他不知道中國文裏有兩種『看什麼』，一種下面加『驚嘆號』的是『不准看』之意，又一種下面加『疑問號』的纔是真的問看什麼。他竟老老實實的答說『看穿衣服』了。夏先生問『穿衣服都沒有看見過嗎？』他說『沒有看見過。』知識是短少，他們的精神可是健全的。至於物質生活，那自然更低陋，他們看着我們把鐵罐一個一個的打開，用筷子夾出雞肉魚肉來，覺得很是新鮮，吃完了把空罐給他們又是感激萬分。但

是我的見識，河甯不與他們一樣的低陋：船上請我們吃麵的碗，我的一只是淺淺的，米色的，有幾筆疏淡的畫的，頗類於出土的宋磁，我一時喜歡極了，爲使將來可以從他喚回黃河船上生活的舊印像起見，所以問他們要來了，而他們的豪爽竟使我驚異，比我們拋棄一個鐵罐還要滿不在乎。

游陝西的人第一件想看的必然是古跡。但是我上面已經說過，累代的兵亂把陝西人的民族性都弄得沈靜和順了，古跡當然也免不了這同樣的災厄。秦都咸陽，第一次就遭項羽的焚毀。唐都並不是現在的長安，現在的長安城裏幾乎看不見一點唐人的遺跡。只有一點：長安差不多家家戶戶，門上都貼詩貼畫，式如門對而較短闊，大抵共有四方，上面是四首律詩，或四幅山水等類，是別處沒有見過的，或者還是唐人的遺風罷。至於古跡，大抵模糊得很，例如古人陵墓，秦始皇的只是像小山那麼一座，什麼痕跡也沒有，只憑一句相傳的古話；周文武的只是一塊畢秋帆題的墓碑，他的根據也無非是一句相傳的古話。況且陵墓的價值，全在有系統的發掘和研究。現在只憑傳說，不求確知墓中究竟是否秦皇漢武，而姑妄以



秦皇漢武崇拜之，即使有謬賊作父的嫌疑也不在意。無論在知識上，感情上，這種盲目的崇拜都是無聊的。適之先生常說，孔子的墳墓總待他一掘纔好，這一掘也許能使全部哲學史改換一個新局面，但是誰肯相信這個道理呢？周秦的墳墓自然更應該發掘了。現在所謂的周秦墳墓，實際上是不是碑面上所寫的固屬疑問，但也是一個古人的墳墓是無疑的。所以發掘可以得到兩方面的結果，一方是存心發掘的，一方是偶然掘着的。但誰有這樣的興趣，又誰有這麼的膽量呢？私人掘着的，第一是目的不正當。他們只想得錢，不想得知識，所以把發掘古墳看作掘藏一樣，一進去先將金銀珠玉搶走，其餘土器石器，來不及帶走的，便胡亂搬動一番，從新將墳墓蓋好。現在發掘出來，見有亂放瓦器石器一堆者，大抵是已經古人盜掘的了。大多數人的意見，既不准有系統的發掘，而盜掘的事，又是自古已然，至今而有加無已。結果古墓依然儘被掘完，而知識上一無所得的國人既如此，不爭氣世界學者爲替人類增加學問起見，不遠千里而來動手發掘，我們亦何敢妄加堅拒呢？陵墓而外，古代建築物，如大小二雁塔，名聲雖然甚爲好聽，但細看他的重修碑記，至早也不過是清之乾嘉，叫人如何

引得起古代的印象？照樣重修原不要緊，但看建築時大抵加入新鮮分子，所以一代一代的去真愈遠。就是函谷關這樣的古跡，遠望去也已經是新新式洋樓氣象。從前繙興有陶六九之子某君，被縣署及士紳囑托，重修蘭亭屋宇。某君是布業出身，布業會館是他經手建造的，他又很有錢，決不會從中肥己，成績宜乎甚好了；但修好以後一看，蘭亭完全變了布業會館的樣子，邑人至今爲之惋惜。這回我到西邊一看，纔知道天下並非只有一個陶六九之子，陶六九之子到處都有的。只有山水恐怕不改舊觀，但曲江灞澇，已經都有江沒有水了。渡灞大橋，即是灞橋，長如紹興之渡東橋，闊大過之，雖是民國初年重修，但聞不改原樣，所以古氣盎然。山最有名者曰華山，我去時從潼關到長安走旱道經過華山之下，回來又在渭河船上望了華山一路。華山最感人的地方，在於他的一個「瘦」字；他的瘦真是沒有法子形容，勉強談談，好像是綢緞鋪子裏的玻璃櫃裏，瘦骨零丁的鐵架子上，披着一疋光亮的綢緞。他如果是人，一定是耿介自守的，但也許是鴉片大癮的，這或者就是華山之下的居民的象徵罷。古跡雖然遊的也不甚少，但大都引不起好感，反把從前的幻想打破了。魯迅先生說，看這種古

跡，好像看梅蘭芳扮林黛玉，姜妙香扮賈寶玉，所以本來還打算到馬嵬坡去，爲免避看後的失望起見，終于沒有去。

其他，我也到臥龍寺去看了藏經。說到陝西人們就會聯想到聖人偷經的故事。如果不是半年前有聖人去偷經，我這回也未必去看經罷。臥龍寺房屋甚爲完整，是清慈禧太后西巡時重修的，距今不過二十四年。我到臥龍寺的時候，方丈定慧和尚沒有在寺，我便在寺內閒逛。忽聞西屋有孩童誦書之聲，知有學塾，乃進去拜訪老夫子。分賓主坐下以後，問知老夫子是安徽人，因爲先世宦遊西安，所以隨侍在此，前年也曾往北京候差，住在安徽會館，但終不得志而返。談吐非常文雅，而衣服則襤褸已極，大掛是赤膊穿的，顏色如用醬油煮過一般，好幾顆鈕扣都沒有搭上；雖然拖着跑鞋，但是沒有襪子的；嘴上兩撇清秀的鬍子，圓圓的臉，但不是健康色，——這時候內室的鴉片氣味一陣陣從門帷縫裏噴將出來，越加使我了解他的臉色何以黃瘦的原因。他只有一個兒子在身邊，已沒有了其他眷屬。我問他，『自己教育也許比上學堂更好罷？』他連連的答說，『也不過以子代僕，以子代僕！』桌上擺着些字

片畫片，據他說是方丈托他捕插完整的，他大概是方丈的食客一流。他不但在寺裏多年，熟悉寺內一切傳授系統，即與定慧方丈也是非常知己，所以他肯引導我到各處參觀。藏經共有五櫃，當初製櫃是全帶抽屜的，製就以後始知安放不下，遂把抽屜統統去掉，但去掉以後又只能放滿三櫃，所以兩櫃至今空着。櫃門外描有金彩龍紋，四個大金字是『欽賜龍藏』。花紋雖尚清晰，但這五個櫃確是經過禍難來的：最近是道光年間寺曾荒廢，破屋被三數個戲班作寓，藏經雖非全被損毀，但零落散失了不少。咸同間，某年循舊例於六月六日曬經，而不料是日下午忽有狂雨，寺裏全體和尙一齊下手，還被雨打得個半乾半濕，那時老夫子還年輕，也幫同搬着的。但經有南北藏之分，南藏紙質甚好，雖經雨打，涼了幾天也就好了；北藏却從此容易受濕，到如今北藏比南藏還差遜一籌。雖說宋代藏經，其實只是宋版明印，不過南藏年代較早，是洪武時在南京印的，北藏較晚，是永樂時在北京印的。老夫子並將南藏缺本，鄭重的交我閱看，知紙質果然堅實，而字跡也甚秀麗，怪不得聖人見之，忽然起了邪念。我此次在陝，考查盜經情節，與報載迥異，不同。報載追回地點云在潼關，其實剛剛裝好箱篋，尙

未運出西安，即被陝人扣留。但陝人之以家藏古玩請聖人品評者，聖人全以「謝謝」二字答之，就此收下帶走者爲數亦甚不少。有一學生投函指摘聖人行檢，聖人手批「交劉督軍嚴辦」字樣。聖人到陝，正在冬季，招待者問聖人說：「如缺少什麼衣服，可由這邊備辦。」聖人就援筆直書，開列衣服單一長篇，內計各種狐皮袍子一百幾十件。國人之反對偷經最烈者，爲李宜之楊叔吉二先生。李治水利，留德學生，現任水利局長；楊治醫學，留日學生，現任軍醫院軍醫。二人性情均極和順，言談舉止，沉靜而又委婉，可爲陝西民族性之好的一方面的代表。而他們對於聖人，竟亦忍無可忍，足見聖人舉動，必有太令人不堪的了。

陝西藝術空氣的厚薄，也是我所要知道的問題。門上貼着的書畫，至少給我一個當前的引導。詩畫雖非新作，但筆致均楚楚可觀，決非市井細人毫無根柢者所能辦。然仔細研究，此種作品，無非因襲舊套，數百年如一日，於藝術空氣全無影響。唐人詩畫遺風，業經中斷，而新芽長發，爲時尚早。我們初到西安時候，見招待員名片中，有美術學校校長王先生者，乃與之接談數次。王君年約五十餘，前爲中學幾何畫教員，容貌清秀，態度溫和，而頗喜講論陝西

教育界現況，我大抵即從王先生及女師校長張先生處得來。陝西因為連年兵亂，教育經費異常困難，前二三年，有每年只能領到七八個月者，或半年者，但近來秩序漸漸恢復，已有全發之希望。只要從今以後，三兩年不動兵戈，一方實行省長所希望的兵農兵工各事業，一方趕緊興修隴海路陝州到西安鐵道，則不但教育實業日有起色，即關中人的生活狀態亦將大有改變，而藝術空氣，或可藉以加厚。我與王先生晤談以後，頗欲乘暇參觀美術學校。一天，偕陳定謨先生出去閒步，不知不覺到了美術學校門口，我提議進去參觀，陳先生也贊成一進門，就望見滿院花草，在這個花草叢中，遠處矗立着一所剛造未成的教室，雖然材料大抵是黃土，這是陝西受物質的限制，一時沒有法子改良的，而建築全用新式，於以證明已有人在這環境的可能狀態之下，致力奮鬥。因值星期，且在暑假，校長王君沒有在校，出來應答的是一位教員王君。從他這里，我們得到許多關於美術學校困苦經營的歷史。陝西本來沒有美術學校，自他從上海專科師範畢業回來，封至模先生從北京美術學校畢業回來，西安纔有創辦美術學校的運動。現在的校長，是王君在中學時的教師，此次王君創辦此校，乃去邀



來作校長。學校完全是私立的，除靠所入學費以外，每年得省署些須資助。但辦事人真能幹事；據王君說，這一點極少的收入，不但教員薪水，學校生活費，完全仰給於他，還要省下錢來，每年漸漸的把那不合學校之用的舊校舍，局部的改換新式。教員的薪水雖然甚少，僅有五角錢一小時，但從來沒有欠過。新教室已有兩所，現在將要落成的是第三所了。學校因為是中學程度，而且目的是為養成小學的美術教師的，功課自然不能甚高。現在圖畫音樂手工三科，課程大抵已臻美備。圖畫音樂各有特別教室。照這樣困苦經營下去，陝西的藝術空氣，必將死而復蘇，薄而復厚，前途的希望是甚大的。所可惜者，美術學校尚不能收女生。據王君說，這個學校的前身，是一個速成科性質，曾經畢過一班，其中也有女生的，但甚為陝西人所不喜，所以從此不敢招女生了。女師校長張先生說，女師學生尚有一部分是續足的，然則不准與男生同學美術亦自是意中事了。

美術學校以外，最引我注目的藝術團體是『易俗社』。舊戲畢竟是高古的，平常人極不易懂。凡是高古的東西，懂得的大抵只兩事種人，就是野人和學者。野人能在實際生活上

得到受用，學者能用科學眼光來從事解釋，於平常人是無與的。以宗教爲例，平常人大抵相信一神教，惟有野人能相信荒古的動物崇拜等等，也惟有學者能解釋荒古的動物崇拜等等。以日常生活爲例，惟有野人能應用以石取火，也惟有學者能了解以石取火，平常人大抵擦着燐寸一用就算了。野人因爲沒有創造的能力，也沒有創造的興趣，所以戀戀於祖父相傳的一切；學者因爲富於研究的興趣，也富於研究的能力，所以也戀戀於祖父相傳的一切。我一方不願爲學者，一方亦不甘爲野人，所以對於舊戲是到底隔膜的。隔膜的原因也很簡單，第一，歌詞大抵是古文，用古文歌唱教人領悟，恐怕比現在歐洲人聽拉丁文還要困難；第二，滿場的空氣，被刺耳的鑼鼓，震動得非常混亂，即使提高了嗓子，歌唱著現代活用的言語，也是不能懂得的；第三，舊戲大抵只取全部情節的一段，或前或後，或在中部，不能一定，而且一齣戲演完以後，第二齣即刻接上，其中毫無間斷。有一個外國人看完中國戲以後，人家問他看的是什麼戲，他說『剛殺罷頭的地方，就有人來喝酒了，這不知道是什麼戲。』他以爲提出這樣一個特點，人家一定知道什麼戲的了，而不知殺頭與飲酒也許是兩齣戲中的情

節，不過當中銜接得太緊，令人莫名其妙罷了。我對於舊戲既這樣的外行，那麼我對於陝西的舊戲理宜不開口，但我終喜歡說一說『易俗社』的組織。易俗社是民國初元張鳳翽作督軍時代設立的，到現在已經有十二年的歷史。其間辦事人時有更動，所以選戲的方針也時有變換，但爲改良秦腔，自編劇本，是始終一貫的。現在的社長，是一個紹興人久官西安的呂南仲先生。承他引導我們參觀，並告訴我們社內組織：學堂即在戲館間壁，外面是兩個門。裏面是打通的；招來的學生，大抵是初小程度，間有一字不識的，社中卽授以初高小一切普通課程，而同時教練戲劇；待高小畢業以後，入職業特班，則戲劇功課居大半了。寢室，自修室，教室俱備，與普通學堂一樣，有花園，有草地，空氣很是清潔。學膳宿費是全免的，學生都住在校中。演戲的大抵白天是高小班，晚上是職業班。所演的戲，大抵是本社編的，或由社中請人編的，雖於腔調上或有些些的改變。但由我們外行人看來，依然是一派秦腔的舊戲。戲館建築是半新式的，樓座與池子像北京之廣德樓，而容量之大過之；舞台則爲圓口而旋轉式，並且時時應用旋轉；亦有布景，惟稍簡單；衣服有時亦用時裝，惟演時仍加歌唱，如慶華園之演

『一念差』不過唱的是秦腔罷了。有旦角大小劉者，大劉曰劉迪民，小劉曰劉箴俗，最受陝西人贊美。易俗社去年全體赴漢演戲，漢人對於小劉尤為傾倒，有東梅西劉之目。張辛南先生嘗說：『你如果要說劉箴俗不好，千萬不要對陝西人說，因為陝西人無一不是劉黨。』其實劉箴俗演得的確不壞，我與陝西人是同黨的。至於以男人而扮女子，我也與夏浮筠劉靜波諸先生一樣，始終持反對的態度，但那是根本問題，與劉箴俗無關。劉箴俗三個字，在陝西人的腦筋中，已經與劉鎮華三個字差不多大小了，而劉箴俗依然是個好學的學生。我在教室中，成績榜上，都看見劉箴俗的名字。這一點我佩服劉箴俗，更佩服易俗社辦事諸君。易俗社現在已經獨立得住，戲園的收入竟能抵過學校的開支而有餘，宜乎內部的組織有條不紊了。但易俗社的所以獨立得住，原因還在於陝西人愛好戲劇的性習。西安城內，除易俗社而外，尚有較為舊式的秦腔戲園三，皮黃戲園一，票價也並不如何便宜，但總是滿座的。樓上單售女座，也竟沒有一間空廂，這是很奇特的。也許是陝西連年兵亂，人民不能安枕，自然養成了一種『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的人生觀。不然，就是陝西人真正

愛好戲劇了。至於女客滿座，理由也甚難解。陝西女子的地位，似乎是極低的，而男女之大防，又是甚嚴。一天我在『新秦日報』（陝西省城的報紙共有四五種，樣子與『越鐸日報』『紹興公報』等地方報差不多，大抵是二號題目，四號文字，銷數總在一百以外，一千以內，如此而已）上看見一則甚妙的新聞，大意是：離西安城十數里某村演劇，有無賴子某某，向女客某姑接吻，咬傷某姑嘴唇，大動衆怒，有衛戍司令部軍人某者，見義勇爲，立將佩刀拔出，砍下無賴子首級，懸掛臺柱上，人心大快。末了撰稿人有幾句論斷更妙，他說這真是快人快事，此種案件如經法庭之手，還不是與去年某案一樣含糊了事，任凶犯逍遙法外嗎？這是陝西一部分人的道德觀念，法律觀念，人道觀念。城裏禮教比較的寬鬆，所以婦女竟可以大多數出來聽戲，但也許因爲相信城裏沒有強迫接吻的無賴。

陝西的酒是該記的。我到潼關時，潼人招待我們的席上，見到一種白干似的酒，氣味比白干更烈，據說叫做『鳳酒』，因爲是鳳翔府出的。這酒給我的印象甚深，我還清清楚楚的記得，酒壺上刻着『桃林飯館』字樣，因爲潼關卽古『放牛於桃林之野』的地方，所以飯館

以此命名的。我以為陝西的酒都是這樣猛烈的了，而孰知並不然。鳳酒以外，陝西還有其他的酒，都是和平的。仿紹興酒製的南酒有兩種，『甜南酒』與『苦南酒』。苦南酒更近於紹興，但如罈底的渾酒，是水性不好，或手藝不高之故。甜南酒則離南酒甚遠，色如『五加皮』，而殊少酒味。此外尚有『醅酒』一種，色白味甜，性更和緩，是長安名產，據云『長安市上酒家眠』就是飲了醅酒所致。但我想醅酒即使飲一斗也是不會教人眠的，李白也許是飲的『鳳酒』罷。故鄉有以糯米作甜酒釀者，做成以後，中有一窪，滿盛甜水，俗曰『密懃懃』。蓋醅酒之類也。除此四種以外，外酒入關，幾乎甚少。酒類運輸，全仗瓦器，而沿途震撼，損失必大。同鄉有在那邊業稻香村一類店舖者，但不聞有酒商足跡。稻香村貨物，比關外貴好幾倍，五星皮酒售價一元五角，萬壽山汽水一瓶八角，而無可賺，路中震壞者多也。

陝西語言本與直魯等省同一統系，但初聽亦有幾點甚奇者。途中聽王捷三先生說『汽費』二字，已覺詫異，後來凡見陝西人幾乎無不如此，才知道事情不妙。蓋西安人說『有』一大部分代以下者，宜乎汽水變為『汽費』，讀書變為『讀甫』，暑期學校變作『夫期學』。

校，「省長公署變作『省長公府』了。一天同魯迅先生去逛古董舖，見有一個石雕的動物，辨不出是什麼東西，問店主，則曰『夫。』這時候我心中亂想：犬旁一個夫字罷，犬旁一個甫字罷；豸旁一個富字罷，豸旁一個付字罷，但都不像。三五秒之間，思想一轉彎，說他所謂ㄨ字罷，也許是ㄨㄨ罷，於是我的思想又要往豸旁一個蘇字等處亂鑽了，不提防魯迅先生忽然說出，『呀，我知道了，是鼠。』但也有近於S之音而代以F者，如『船』讀爲『帆』，『順水行船』讀爲『奮費行帆』，覺得更妙了。S與F的搗亂以外，還有稍微與外間不同的，是D音都變爲ds，T音都變爲ts，所以『談天』近乎『談千』，『一定』近乎『一禁』，姓『田』的人自稱近乎姓『錢』，初聽都是很特別的。但據調查，只有長安如此，外州縣就不然。劉靜波先生且說，『我們渭南人，有學長安口音者，與學長安其他時髦惡習一樣的被人看不起。』但這種特別之處，都與交通的不便有關，交通的不便，影響於物質生活方面，是顯而易見的。汽水何以要八毛錢，一瓶呢？據說本錢不過一毛餘，捐稅也不過一毛餘，再賺一毛餘，四毛定價也可以賣了。但搬運的時候，瓶塞衝開與瓶子震碎者，輒在半數以上，所以要八毛錢。

了。（長安房屋，窗上甚少用玻璃者，也是吃了運輸的虧。）交通不便之影響於精神方面，比物質方面尤其重要。陝西人通稱一切開通地方爲「東邊」，上海北京南京都在東邊之列。我希望東邊人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的好的一部分，隨着隴海路輸入關中，關中必有產生較有價值的新文明的希望。

陝西而外，給我甚深印象的是山西。我們在黃河船上，就聽見關於山西的甚好口碑。山西在黃河北岸，河南在南岸，船上人總贊成夜泊於北岸，因爲北岸沒有土匪，夜間可以高枕無憂。（我這次的旅行，使我改變了土匪的觀念：從前以爲土匪必是白狼，孫美瑤，老洋人一般的，其實北方所謂土匪，包括南方人所謂盜賊二者在內。紹興諸嵯一帶，近來也學北地時髦，時有大股土匪，擄人勒贖，有「請財神」與「請觀音」之目，財神男票，觀音女票，卽快票也。但不把「賊骨頭」計算在土匪之內。來信中所云「梁上君子」，在南邊曰賊骨頭，北地則亦屬於土匪之一種，所謂黃河岸上之土匪者，賊而已矣。）我們本來打算從山西回來，向同鄉探聽路途，據談秦豫驛車可以渡河入晉，山西驛車不肯南渡而入豫秦，蓋秦豫尙係未



豫治安之省分，而山西則治安省分也。山西人之搖船與趕車者，從不知有爲政府當差的義務，豫陝就及不了。山西的好處，舉其犖犖大者，據聞可以有三：卽一，全省無一個土匪；二，全省無一株鴉片；三，禁止婦女纏足是。卽使政治方針上尙有可以商量之點，但這三點已經有足多了。固然這三件在江浙人看來，也是了無價值，但因爲這三件的反面，正是豫陝人的缺點，所以在豫陝人的口碑上更覺有重大意義了。後來我們回京雖不走山西，但舟經山西，特別登岸參觀（舟行山西河南之間，一望便顯出優劣，山西一面果木森森，河南一面牛山濯濯）上去的是永樂縣附近一個村子，住戶只有幾家，遍地都種花紅樹，主人大請我們喫花紅，在樹上隨摘隨喫，立着隨喫隨談，知道本村十幾戶，共有人口約百人，有小學校一所，村中無失學兒童，亦無遊手好閒之輩。臨了我們以四十銅子，買得花紅一大筐，在船上又大喫，夏浮篤先生說，便宜而至於白喫，新鮮而至於現摘，是生平第一次。我與魯迅先生也都說是生平第一次。

隴海路經過洛陽，我們特爲下來住了一天。早就知道，洛陽的旅店以「洛陽大旅館」

爲最好。但一進去就失望，洛陽大旅館並不是我想象中的洛陽大旅館。放下行李以後，出到街上去玩，民政上看不出若何成績，只覺得跑來跑去的都是妓女。古董舖也有幾家，但貨物不及長安的多，假古董也所在多有。我們在外面吃完晚飯以後，忽忽回館。館中的一夜更難受了。先是東拉胡琴，西唱大鼓，同院中一起有三四組，鬧得個天翻地覆。十一時餘，『西藏王爺』將要來館的消息傳到了。這大概是班禪喇嘛的先驅，洛陽人叫做『到吳大帥裏來進貢的西藏王爺』的。從此人來人往，鬧到十二點多鐘，西藏王爺纔穿了棗紅寧綢紅裏子的夾袍，翻然蒞止。帶來的翻譯，似乎中國話也不甚高明，所以主客兩面，並沒有多少話。過了一會，我到窗外去偷望，見紅裏紅外的袍子已經脫下，『西藏王爺』却御了土布白小褂褲，在床上懶懶的躺着，腳上穿的並不是怎麼樣的佛鞋，却是與郁達夫君等所穿的時下流行的小便，還是由兩個人扶了走的。妓女的局面靜下去，王爺的局面鬧了，王爺的局面鬧靜下去，妓女的局面又鬧了。這樣一直到天明，簡直沒有睡好覺。次早忽忽的離開洛陽了，洛陽給我的

印象，最深刻的只有『王爺』與妓女。

現在再回過頭來講『苦雨』。我在歸途的京漢車上，見到久雨的痕迹，但不知怎樣，對於北方人所深畏的久雨，不覺得有什麼惡感似的。正如來信所說，北方因為少雨，所以對於雨水沒有多少設備，房屋如此，土地也如此。其實這樣一點雨量，在南方真是家常便飯，有何水災之足云。我在京漢路一帶，又覺得所見盡是江南景色，後來纔知道遍地都長了茂草，把北方土地的黃色完全遮蔽。雨量既不算多，現在的問題是在對於雨水的設備。森林是要緊的，河道也是要緊的。馮軍這回出了如此大力，還在那裏實做『搶堵』兩個字。我希望他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在水災平定以後，再做一番疏濬並沿河植樹的功夫，則不但這回氣力不算白花，以後也可以一勞永逸了。

生平不善爲文，而先生却以秦遊記見勗，乃用儉懶的方法，將沿途見聞及感想，拉雜書之如右，敬請教正。

孫福熙 孫先生是一個專作散文的人，他的散文集確乎出得不少了。但是佳製不多，亦讀者所引爲憾事的。歸航中散文却都是成功的作品，所以多選了幾節。他是一個努力而未大成的人。

## 歸航五則

### 鄉思

在我的記憶中，我此生沒有這樣清閒過。我坐在食堂的一角上。這樣，我不必轉頭忽東忽西而能完全看見室內一切景象；尤其，勞煩我的耳目的形形色色的來路也只有兩面，使我覺得比坐在中間者更是安閑。

我想在這清閒中開始我所欲做的工作之一，這種工作是我所預計或爲旅行前所積欠下來的。然而我又想這第一日應該休息，所以連手中的這本日記也是屢次拿而屢次放下來的。

我的肩背所斜倚着的木壁零零的振動，不錯，這外面就是波浪了。他的奔騰的聲音真好聽呀！四年以來，我所住的總是高樓。從未聽到雨打屋瓦或雨水流地面的聲音。在家中，低頭看書時或深夜醒來時，欲知道下雨與否或雨止與否，不必抬起頭來或闔出門去，只要諦聽瓦上就可知道的了。還有，每於大雨之下，院中積水數寸。不等雨止，鴨就從院角簷下出來游泳。在鴨聲的清快中，我感受驅逐烈日的風雨的涼爽。

抬起頭來，我似乎想聽聽這聲音是否從屋瓦來的，我看見光亮的天花板上的影子。窗外一半是波一半是天的景象投射到開着的玻璃窗上，窗洞與玻璃窗都投在返射鏡似的天花板上，於是我們可以看見上下四個圓形與四個海天。水泡與波紋在船旁的水上向船後退去，而在天花板上的返射影中卻反對方向的轉成半圓形，使我想起幼年時所玩的走馬燈。是的，現在已是陰曆十二月，預計到家時還在舊的新年，正可玩走馬燈，過我消失多年了的幼時的鮮美生活！

忽然的從兩股裏傳送上來涼爽的感覺，好象是穿了薄綢褲坐在石板上的樣子。這觀

念似乎還是許多年以前所有的。

真的有許多年了。夏天的早晨，我家院中滿栽雞冠花、老少年美人蕉、緋紅的荷花，乘着涼快浮在綠葉上放開來。我在這花前讀書或寫字之後，就取了斗桶到河中汲水灌花，汲了幾桶，小孩的腕力與腿力有些疲倦起來了。適巧，釘一樣細而蜻蜓一樣在頭上有兩眼睛的魚，映在水上幾點綠萍的中間搖動尾巴。然而並不前進。爲了疲倦，爲了小魚之可愛，我在這河埠的石級坐下。

早晨的太陽斜照水上，又返射到河埠的椽子間，輕鬆的棉花似的依水的動蕩而跳舞。輪船中天花板的上面也有這種光影，這是船邊海水的日光經過圓洞返射進來的。因此使我回憶幼年時河埠頭的日影，而且使我覺得如當時坐在石級上的涼爽。

這種一切回憶確是甜蜜的。現在不必悵惘，我正在一日千里的向這甜蜜的實在進去。然而所慮的，一切實景是否還完全存在，一切甜蜜是否還能在我心中釀成，我志忑不大敢去近去了。

## 紅海上的一幕

太陽做完了竟日普照的事業，在萬物送別他的時候，他還顯出十分的壯麗。他披上紅袍，光耀萬丈。雲霞布陳，換起與主將一色的制服，聽候號令。盡天所覆的大圓鏡上，鼓起微波，遠近同一節奏的輕舞，以歌頌他的功德，以惋惜他的離去。

景物忽然變動了，雲霞移轉，歌舞緊急，我戰戰兢兢的凝視，看宇宙間將有何種變化；太陽驟然躲入一塊紫雲後面了。海面失色，立即轉為幽暗，彩雲驚懼，裹足不敢喘息。金線萬條，透射雲際，使人領受最後的恩惠，然而他又出來了。他之藏匿是欲緩和人們在他去後的相思的。

我俯首看自己，見是照得滿身光彩。正在欣幸而慚愧，回頭看見我的青影。從船上投射海中，眼光跟了他過去，在無盡遠處，窺見紫幃後的圓月。豈敢信他是我的影迎來的！

天生麗質，羞見人世，他啓幕輕步而上；四顧靜寂，不禁遲回。海如青絨的地毯，依微風的

韻調，而抑揚吟詠。薄靄是紫絹的背景，襯托皎月，愈顯豐姿。青雲侍側，桃花覆頂，在這時候，他預備他靈感一切的事業了。

我漸漸的仰頭上去，看紅雲漸淡而漸青，經過天中，沿弧線而下，青天漸淡而漸紅，太陽就在這紅雲的中間。月與日正在船的左右，而我們是向正南進行——海行九天以來，至現在始辨方向。

我很勇壯，因為我飽餐一切色彩；我很清醒，因為我暢飲一切光輝。我為我的朋友們喜悅：他們所屬望的我在這富有壯麗與優秀的大宇宙中了！

水面上的一點日影漸與太陽的圓球相接而相合，迎之而去了，太陽不想留戀，誰也不能挽留；空虛的舞臺上惟留光明的小雲，在可羨的佈景前閃爍，聽滿場的鼓掌。

月亮是何等的圓潤呵，遠勝珠玉。他已高升，而且已遠比初出時明亮了。他照臨我，投射我的影子到無盡遠處，追上太陽。月光是太陽的返照，然而他自有風格，絕不與太陽同德性。涼風經過他的旁邊，裙釵搖曳，而他的目光愈是清澈了。他柔撫萬物，以靈魂分給他們，使各



各自然的知道填入詩句，合奏他新成的曲調。此時惟有皎潔，惟有涼爽，從氣中，從水上，縹緲字內。這是安慰，這是休息。這樣的直至太陽再來時，再開始大家的工作。

## 兵

從中國到法國來時，船中的法國兵十分的欺侮我們，所以對於他們有一個很深的惡感。這次在馬賽上船時，見許多兵也上船，我就很不高興。然而，到現在為止，覺得他們與上次的大不相同。上次我們與兵同在四等艙中，與他們刻刻相見，所以易起利害之爭；這一次相隔較遠，自然是不來與我們麻煩的原因。然而這次在他們自己間也極平靜，不如上回之互打出血者竟有多次。我想，上次的兵之兇蠻，是久住中國放肆已極的緣故。輿論界常常憂慮，軍人到殖民地去回來已沒有法國民族的美德了。到中國來的不能跳出這個原則。

這班誠樸的兵，吃過午飯，在紅海的烈日中的布篷下，懶懶的躺在艙板上。所謂午飯者是十一時吃的第一餐，此外只有下午五時的所謂晚餐了。二十四小時中所維持他們的生

命者如此而已。他們，在這樣躺着時，是在等待晚餐嗎？我想是不，他們每組七八人有葷素菜各一大盆，組長取勺分在各人鉛製的小盆中。所謂葷素者是一塊牛肉夾着幾個馬鈴薯。素菜是白豆，自然，在我們的觀望中或想像中，牛肉與馬鈴薯與白豆都是鮮美的東西，聞此而想當兵者間或有之。然而，午餐是牛肉馬鈴薯與白豆，晚餐是牛肉馬鈴薯與白豆，明天又是牛肉馬鈴薯與白豆。一餐寫一次，三十餘天寫六十幾次牛肉馬鈴薯與白豆，看了已夠討厭了，何況要一口一口的吃下去的呢！這種兵，據說是去保護國家的利益的，然而他們是如此忠厚，自己的利益沒有得着國家的保護，倘若他們不肯再耐堅苦，自然會到他們所去的安南人手中得到利益，所苦的是沒有兵的安南人了。

他們在這沈悶的空氣中做些戲嬉：一人在布袋中取出一籤高喊這籤上的數碼，做遊嬉者記數在石板或紙上，大概叫到第幾個一定的數碼為止，各人將所記的數碼加起來，得數最早而不錯者為勝。在這催眠的叫喊中，大家懶懶的消磨歲月，當馬賽開船時，曾有一兵對岸上的人說明天見，現在他能忍住感情，打破沈悶的再說一句明天見嗎？

同是一兵上次船中的如此使我憎惡，這次的卻如此的引起我極深的同情。天下多少事是以一概全的，我不得不懷疑於我對待別的事物的感情了。

### 海港一角

海港一角，綠水盈盈，誰都會相信，這是造物者畫青山時的筆池。太陽夾在彩霞間，映入水中，乘着微波蕩盪，一度起伏，一度閃爍，水鷗上下，照見水中的自己，與游魚結隊浮沈。男女三五，駕輕舟，任風飄蕩；歌聲遠近，隨音樂而抑揚。飛鳥與游魚圍繞船邊，似乎欲更聽清船中的歌樂。果子糕餅從船中擲出，分給水中與空中的魚鳥。以食物給人，原不是有禮的；然而分自己所愛的東西為餽贈，顯出偉大的同情。我沈醉在這互愛與和平的地上天國中了。

薰風一陣，幻景盡消，我纔明白我是在 Djibouti 港口。我做美夢真的太不看地方了！在中國，水鷗是何等清高；在里昂，則迴繞水邊橋上，聊遊人手中的食物，半以遊嬉，半以充飢，何等受人的親切與溫柔。一樣飛翔的在 Djibouti 綠水上的水鷗，遠去沒有可歌的

山水，近來沒有可樂的撫育，只得嗷嗷哀鳴，在水上，汽船的廚房所棄的垃圾中找尋麵包的碎屑。水中沒有游魚，卻有四五個小孩，深紫而黑的面色，夾着橙子蘋果的皮，浮在綠水中。透過水色，望見左右上下撥動的小孩的手足。美則美矣，印象之刺戟是更深了！

小孩們水鷗一樣的叫喊，希望我們船上的旅客投下錢幣；他們見錢入水，即鑽下去爭奪，贏得美服的太太小姐們狂笑——女子是仁慈的，大概因為布施了貧苦的小孩而高興了。

幾個小孩上船來，小的不過七八歲，除腰間圍一舊布外，露出幽黑瘦削的身體。口脣頗厚，與多數黑種人一樣——在這一點上，我還想避免與黃種人比較；然而講到他們的腦袋，我不得不說比黃種人白種人都大了。倘若這是有失自尊，或是對白種人失禮，我也沒有法子。據說，一位法國教師在他的教科書中說：『白種人腦子比別種人都大，所以最聰明。』班次中有一個中國學生，各科都是第一的，立起來說：『先生，但是，我是黃種人呢。』於是教師繼續自己的話說：『但是也有例外的。』Dibouti 人當是反面的例外了罷。我自然而

然的自問，在這樣大的腦子中想的是什麼呢？倘若他們如白種人的想：『我們的腦子比別種人都大，所以最聰明；白種人次之。』那末，黃種人的我們排在最後了。倘若他們反白種人的意見想：『膚色黑的最美，白的最醜。』那末我們排在次等了。穿了破棉襖立在穿狐皮者的旁邊而不羞者是清高裸露的；他們見了我們因為怕熱而穿最薄的綢紗，而總不免於熱者，不知作何感想。他們向人要一法郎，即當從船的皮蓬上竄入水中。他們用法語說得很流利，忽聽有人用英語對他們說，他們就改用英語，而且所要求的也從法郎改為先令了。入大學必須學兩種外國語，似乎使我們有難色，我學了幾句法文，便將幾句英文忘記了，看了這班小孩，不免愈加慚愧。倘若我要為自己辨護，或者又要從回到腦子大小的問題了。

碎的一聲，一個小孩從四五丈高處跳入水中了；腳先入水，立即頭也不見了，兩三分鐘後始再浮出來。

人要生活，所以當工作；人會工作，所以當維持他生活。凡有一藝之長，即如打掌的粗漢，吹簫的盲人，不如農人之能直接得到生活的資料，但能消遣他人的煩悶有益於人者，都該

給以生活的保障。然而誰是不該生活的？有生活能力的人不過有了機會罷了。多少的歐洲人稱生的克蘭姆量米里米突，以他用力的分量，板起面孔要錢；學會兩種外國語練成游泳術的小黑人，爲了要生活來對我們獻伎，我們能責備他不該以這種醜陋凶險的行爲示人嗎？

先哲們之主張人道，就看了這種小黑人之故罷。至少，他們的人道，這種小黑人也包括在內罷。然而我，對了這等浸在水中的小黑人而說人道，覺得見諸事實之太難，我的牙根酸癢了。

土地豐饒的國民，有人來辦學校，說『你們需要我們的親善；』古文明的國民，有人來讚揚，說『你們祖先何等的昌盛，你們必能復興的，』尙且沈沈死去。住在海角沙山間的 Di Bouth 人，沒有物產可使人喜悅，沒有祖宗的遺跡可做鼓舞的憑藉，欲自己奮發或求人幫助，都是難於渡撒哈拉大沙漠的。歐亞的泱泱大國民，雖然經過得多，但停不過數小時，萬一人道主義在心中浮起來了，方法很簡單，擲下幾個銅子，一切都安然了。五年十年後回頭

時或者再走這條路，不幸又見到了，於是再擲銅子。

我這裏何必做人道的美夢，我做美夢真的太不看地方了！

## 安南兵

七時下在窗口見許多小島，我即到艙面去看。海水青綠，石島佈滿水面，使水道曲折。船行其間，猜想旁邊的島後或有怪物，引起極大的恐懼。

這已是 Baie d'Halong 了，法國兵們在這裏下去，這裏離東京不遠了。

據說有許多法國兵要在這裏下船到中國去的。爲什麼法國兵可以到中國去的呢？然而，我們不喜歡他國的兵進來，又何以讓江浙的兵隊打仗呢？

午後，軍隊果然來了，全是安南人，而軍官除二人以外均爲法人。

他們是去防備中國戰事的。法政府一見英國派兵，法國也就跟着照派。然而他們說是去抵禦江浙戰爭的敗兵，去保護上海法國租界居民的安寧的。

可憐安南人，雖然手中拿了鎗，一些也沒有可怕的样子，倘若真要靠他們的實力，他們的保護不足恃，他們欺侮也是不足畏的。我改變對於他們的憎惡而為憐憫了。

笨而且懶的他們慢慢的從小汽艙搬行李上來，馬匹則頭上遮蓋一張布，用繩索套在  
身上，繫在起重機上提起來。一切都十分遲緩。原定四時開船的，到六時了還有許多東西沒  
有搬完。

船長在船頂上發威了，拿了傳聲筒，高聲的說：

「搬了這許多功夫還沒有搬完！再給你們十分鐘，以後就開船，不管你們搬完與否了！」  
此後他們起勁的搬運，果然按時搬完了。

在暮色蒼茫中，汽號不斷的響着，我們的船慢慢的在羣島中出港去，到這時候始知道，  
船長之着急，並不爲了要顯示他的威權，實在他欲於天黑以前開出羣島中，以免開行時有  
觸礁的危險。



蘇梅 蘇先生是近代中國散文作家中最能用富麗辭藻的一個人！她不愧是個作家，雖然有人以為她的東西並不偉大，她的東西是藝術品，是繡花的錦緞！但是她亦有她的深長的感慨，她的超越的想像；並且，她是個愛國詩人。

## 收 穫

——錄自綠天——

我們園外那片大空場於暑假前便租給人種山芋了，因為圍牆為風雨頑童所侵襲，往東場一口，西缺一角，地是荒廢着，學校却每年要拿出許多錢來修理圍牆，很不上算，今年便議決將地租人蒔種糧食，收回的租錢，便作為修牆費。租地的人將地略略開墾，種了些山芋，據說山芋收穫後，接着便種麥，種扁豆，明年種蜜桃，到了桃子結實時，利息便厚了。

荒地開墾之後，每畦都插下山芋籐，初種時尚有人來澆水，以後便當做廢地似的棄置着，更沒人來理會，長夏炎炎，別種菜蔬早已枯萎，而芋籐却日益茂盛青蒼，我常常疑心她們

都是野生的藤葛類。

今日上課畢回家，聽見窗外『那許聲，』不絕於耳，我便走到涼臺邊朝外瞭望，看發生了什麼新鮮的事。

溫和的秋陽裏，一羣男婦正在掘地呢，彼此起落的釘耙，好像音樂家奏庇霞娜有調節的動作，而鐵窗陷入土裏的重澀聲和釘耙主人的笑語，就是琴鍵上所流出的和諧音調。

『別來看呀！我們在收穫山芋了。』我回頭喊遺留在屋裏的人，康和阿華都拋了書卷出來，終於覺得在臺上看，不如出去有味，三個人開了園門，一齊到那片山芋場上去了。

已掘出的芋，一堆堆的積在地上，大的有斤餘重，小的也有我的手腕粗細，顏色紅中帶紫，有似薄塊裏新撈起來的水紅菱，不過沒有那樣鮮明可愛。一個老婦人蹲在地上，正在一個個的扯斷新掘起的山芋的藤蔓和根。好像穩婆接下初生的嬰兒，替他剪斷臍帶，我和阿華看得有趣，便也蹲下幫同她扯。

康和種芋工人談話，問他今年收成如何？他搖頭說不好，他說：山芋這東西是要種在沙

土裏才甜，這片草場是第一次開墾，土太肥，只長籐不長芋，有些芋又長得太大，全空了心，只好拿去喂豬，人們是不要買的。

他指腳下一個大山芋說：『你們請看，這芋至少有三斤重，但牠心裏是開了花的，不中吃的了。』

果然，那芋有中號西瓜般大，不過全面積上破裂縱橫，並有許多蟲蛀的孔，和着細鬚根，有似一顆人頭。

『子璋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我撮起那芋擲於康的足前。

『你何必比花卿？我看不如說是莎樂美捧着聖約翰的頭，倒是本色。』康微笑回答，我聽了不覺大笑，阿華和種芋的工人自然是瞠視不知所謂。

我們因這裏山芋擲取便利，就問那種山芋的工人買了一元，計有七十餘斤，冬天圍爐取煖時，烤牠一兩個，是富有趣味的事。昔人云：『煨得芋頭熟，天子不如我。』嫩殘和尙在馬糞中煨芋，不願意和人談禪。山芋雖不及蹲鴟的風味，但撥開熱灰，將牠放入爐底，大家圍着

爐談話的談話，做手工的做手工，已忘記爐中有什麼東西，過了片時，焦的香味，透入人的鼻觀，知道芋是煨熟了，於是又一個一個從灰裏取出來，趁熱剝去皮，香噴噴的吃下，那情味也真教人難忘呵！

收穫，我已經說過，收穫是令人快樂的；在外國讀書時，我曾參與過幾次大規模的收穫，也就算我平生最快樂的紀念。

一次是在春天，大約我到里昂的第二年，我的法文補習教育海蒙女士將我介紹到她的朋友別墅避暑，別墅在里昂附近檀的葉鄉，鄉以產果子出名。

別墅的主人巴森女士在里昂城中靠近女子中學，開了一爿女生寄宿舍，我暑假後在中學上課，便住在這個宿舍中。

到了春假時節，宿舍裏的學生，有的回家了，有的到朋友家裏去了，有的旅行去了，居停主人帶了幾個遠方的學生，到她別墅領取新鮮空氣，我也是她帶去的人中之一個。

「我們這回到鄉下去可以飽喫一頓櫻桃了。」馬格利特，一個大眼睛的女孩子在火

車中含笑對我說，去年夏天，我在檀鄉別墅，本看見幾株大櫻桃樹，但那時只有滿樹葱蘢的綠葉，並無半顆櫻桃。

車到檀鄉，寧蒙賴山翠色欲浮。橫在火車前面，好似一個故人，滿臉春風，張開雙臂，歡迎契闊半年的我。

遠處平原，一點點綿羊，恰似綠波上泛着的白鷗。新綠叢裏，禮拜堂的塔尖，聳然直上，劃開蔚藍的天空，鐘聲徐動，一下下敲破寂寞空氣。和暖的春風拂面吹來，夾帶着草木的清香，我們雖在路上行走，却都有些懶洋洋的起來，像喝了什麼美酒似的，便是天空裏的雲，也如如不動，陶醉於春風裏了。

到了別墅之後，我們寄宿舍的舍監陶脫萊松女士早等候在那裏，飯也預備好了。飯畢，開始採擷櫻桃，馬格利特先爬上樹，摘了櫻桃，便向草地投下，我們拾着就喫，喫不了的放進籐籃。後來我也上樹了，舍監恐怕我跌下受傷，不住地喚我留心，那知我小時慣會爬樹，現在年紀長大，手足已不大靈敏，但還來得一下呢。

法國櫻桃和中國種類不同，個個有龍眼般大小，肉多核細，熟時變為黑紫色，瑩晶可愛，至於味兒之美，單用『甜如蜜』三字來形容是不夠的。果品中只有荔子，蜜柑，莓子，（外國陽梅）葡萄差可比擬，我們的朱櫻，只好給牠做婢女。我想到唐時禁苑多植櫻桃，熟時分賜朝士，惹得那些文士詩人吟咏欲狂，什麼『幾回細瀉愁仍破，萬顆勻圓訝許同』，什麼『歸鞍競帶青絲籠，中使頻傾赤玉盤』，都說得津津有味。如喫到法國的櫻桃，不知他們更要怎樣讚美了。總之法國有珍奇的果品都是用科學方法培養出來的。梅脫靈青烏劇本中『將來的世界』有莫面大的菊花，梨子般大的葡萄……中國神話裏的『安期之棗大如瓜』將來都要藉科學的方量實現，讚美科學，期待科學給我們的黃金世界！

我們在檀的葉別墅，住了三天，飽喫了三天的櫻桃，剩下的櫻桃還有幾大筐，舍監封好，帶回里昂預備做果醬，給我們飯來當尾菜。

第二次快樂的收穫，是在秋天，一九二四年我又由法友介紹到里昂附近香本尼鄉村避暑，借住在一個女子小學裏，因在假期，學生都沒有來，校中只有一位六十歲上下的校長

苟理夫人和女教員瑪麗女士。

我的學校開課本遲，我在香鄉整住了一夏，又住了半個秋天，每天享受新的牛乳和雞蛋，肥碩的梨桃，香甜的果醬，鮮美的乳餅，我的體重增加了兩基羅。

到了葡萄收穫的時候，滿村貼了 La Vendage 的招紙，大家都到田裏相幫採葡萄。記得一天傍晚的天氣，我和苟理夫人們同坐院中菩提樹下談天，一個腳登木鳥，腰圍犢鼻裙的男子到門口問道：

「我所邀請的採葡萄工人還不夠，明天你們幾位肯來幫忙麼，苟理夫人？」

我認得這是威尼先生，他在村裏頗有田產，算得一位小地主，平日白領高冠，舉止溫雅，儼然是位體面的紳士，在農忙的時候，却又變成一個垢膩的工人了。

苟理夫人答允他明天，過去之後，問我願否加入？她說相幫採葡萄並不是勞苦的工作，一天還可以得六佛郎的工資，並有點心晚餐，她自己是年年都去的。

我並不貪那酬勞，不過她們都走了，獨自一個在家也悶，不如去散散心，便也答允明天

一同去。

第二天，太陽第一條光線，由菩提樹葉邊透到窗前，我們就收拾完畢了，荷理夫人和瑪麗女士穿上 Tadier（圍裙一類的衣服）喫了早點，大家一齊動身，路上遇見許多人，男婦老幼都有，都是到田裏去採葡萄去的。香本尼是產葡萄的區域，幾十里內，盡是人家的葡萄園，到了收穫時候，園村差不多人人出場，所以很熱鬧。

威尼先生的葡萄園，在女子小學的背後，由學校後門出去，五分鐘便到了。威尼先生和他的四個孩子，已經先在圃裏。他依然是昨晚的裝束，孩子們們穿着極粗的工衣，笨重的破牛皮鞋。另有四五個男女，想是邀來幫忙的工人。

那時候麥隴全黃，而且都已空蕩蕩的一無所有，只有三五白色駢點的牛靜悄悄地在那裏嚼草，無數長短距離相等的白楊，似一枝枝朝天綠燭，插在淡青朝霧中，白楊外隱約看見一道細細的河流和連綿的雲山，不過烟靄尙濃，辨不清楚，只見一線銀光，界住空濛的翠色。天上紫銅色的雲像厚被一樣，將太陽包掩着，太陽却不甘墊伏，掙扎着要探出頭來，時時



從雲陣罅處，瀟出奇光，似放射了一天銀箭。這銀箭落往大地上，立刻傳明散采，金碧燦爛，渲染出一幅非常奇麗的圖畫。等到我們都在葡萄地裏時，太陽早已衝過雲陣，高高升起了。紅霞也漸漸散盡了，天色藍藍的似一片澄清的海水，近處黃的栗樹紅的楓，高高下下的蒼松翠柏，併在一處，化爲斑斕的古錦『秋』供給我們的色彩真豐富呀！

涼風拂過樹梢，似大地輕微的噫氣，田間隴畔，笑話之聲四徹，空氣中充滿了快樂。我愛歐洲的景物，因牠兼有北方的爽健和南方的溫柔，牠的人民也是這樣，有強壯的體格而又有秀美的容貌，有剛毅的性質而又有活潑的精神。

威尼先生田裏葡萄種類極多，有水晶般的白葡萄，有瑪瑙般的紫葡萄。每一球不下百餘顆，顆顆勻圓飽滿。採下時放在大蘿裏，用小車載到他家的榨酒坊。

我們一面採，一面揀那最大的葡萄吃，威尼先生還怕我們不敷，更送來裝在瓶中榨好的葡萄汁和切好的麵包，作點心，但誰都喫不下，因爲每人工作時至少吞下兩三斤葡萄了。

天黑時我們到威尼先生家用晚餐，那天幫忙的人，同坐一張長桌，都是木寫圍裙的朋友，無拘無束的喝酒談笑。瑪麗女士講了個笑話，有兩個意大利的農夫合唱了一闕意大利的歌。大家還請我唱了一個中國歌。我的唱歌，在中學校時是常常不及格的，而那晚居然博得許多掌聲。

這一桌田家飯，喫得比巴黎大餐館的盛筵還痛快。

我愛我的祖國，然而我在祖國中只嘗到連續不斷的『破滅』的痛苦，却得不到一點收穫的愉快，過去的異國之夢，重談起來，是何等的教我繫戀呵！

徐蔚南 徐氏寫散文，以工見稱。大凡像徐氏劉大白王世穎一派人都如此。才調並不高明，但是寫東西却肯努力，故爲文頗稱工整。此點我們只要看他們往往歡喜引用舊詞以入己文便可了然。

## 山陰道上

——錄自龍山夢痕——

一條修長的石路，右面盡是田畝，左面是一條清澈的小河。隔河是個村莊，村莊背景是一聯青翠的山岡。這條石路，原來確是所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的山陰道。誠然，『青的山，綠的水，花花世界。』我們在路上行時，望了東又望了西，苦了一雙眼睛。道上很少行人，有的除了農夫自城中歸來，簡直沒有別個人影了。我們正愛那清涼，一月裏總來這道上散步二三次。道上有個路亭，我們每次走到路亭裏，必定坐下來休息一回。路亭底兩壁牆上常有人寫着許多粗俗不通的文句，令人看了發笑。我們穿過路亭，再往前走，走到一座石橋邊，

纔停步不再往前走了。我們去坐在橋欄上瞭望四周的野景。

橋下的河水，尤清潔可鑑。它那喃喃的流動聲，似在訴那宇宙底永久秘密。

下午，一片斜暉，映照河面，有如將河水鍍了一層黃金。一羣白鴨聚成了三角形，最魁梧的一頭做嚮導，最後的一排瘦瘠的，在那鍍金的水波上向前游去。河水被鴨子分成二路，無數軟弱的波紋向左右展開，展開，展開到柯邊的小草裏，展到河邊的石子上，展到河邊的泥裏……

我們在橋欄上這樣注視着河水底流動，心中便充滿了一種喜悅。但是這種喜悅祇有唇上的微笑，輕勻的呼吸和和善的目光能表現得出。我還記得那一天，當時我和他兩人看了這幅天然的妙畫，我們倆默然相視了一會，似乎我們底心靈已在一起，已互相了解，我們底友誼已毋須用言語解釋，更何必用言語來解釋呢？

遠地的山岡，不似早春時候盡被白漫漫地雲霧罩着了。巍然接連着站在四圍，青青地閃出一種很散漫的薄光來，山腰裏的寥落松柏也似乎看得清楚了。橋左的山底形式又自

不同。獨立在那邊，黃色裏泛出青綠來，不過山上沒有一枝樹木，似乎太單調了；山麓下却有無數的竹林和叢藪。

離橋頭右端三四丈處，也有一座小山，祇有三四丈高，山巔上縱橫都有四五丈方方的，有如一個露天的戲臺，上面鋪着短短的碧草，我們每登上了這山頂，便如到了自由國一般，將鎮日幽閉在胸裏的遊戲性質，儘情發洩出來。我們毫沒有一點害羞，毫沒有一點畏懼，我們儘我們的力量唱起歌來，做起戲來，我們大笑，我們高叫。呵！多麼活潑，多麼快樂！幾日來積聚的煩悶完全消盡了。現得疲乏了，我們便在地上坐下來，臥下來，觀着那青空裏的白雲。白雲確有使人欣賞的價值，一團一團地如棉花，一捲一捲地如波濤，連山一般地擁在那兒，野獸一般地站在那邊。萬千狀態，無奇不有！這一幅最神秘最美麗最複雜的畫片，祇有睜開我們的心靈的眼睛來纔能看得出其間的意義和幽妙。

太陽落山了。它底分外紅的強光從樹梢頭噴射過來，將白雲染成血色，將青山也染成血色。在這血色中他漸漸向山後落下，忽而變成一個紅球，浮在山腰裏。這時它底光已不耀

眼了，山也暗澹了，雲也暗澹了，樹也暗澹了，這口球原來是太陽的影子。

蒼茫暮色裏，有幾句星火在那裏閃動，這是城中電燈放光了，我們不得不忽忽回去。

王世穎 王氏天才雖短，能努力，故頗工，散文亦見龍山夢痕。

## 珠江散記 三則

——錄自倥偬——

### 駕孃

船到了白鵝潭，便和幾個萍水相逢的朋友，一共僱了一隻小艇，駛向長堤。這是夜晚亥刻時分了。

這時正好下一點微雨，濛濛地飛向襟上來，江上燈光熒熒，櫓聲款乃，此時我乃入了詩境。

除了撐篙的以外，其餘四個搖櫓的都是女子。伊們的勇敢不讓于男子，而六寸以上的圓膚，更引起了我的愛慕。愛慕伊們善用其足，不像我們的裹屍一般，斃喪在鞋裏襪裏。我底視覺可以幫助着嗅覺，證明伊們底脚除美以外，雖不見得真如抒情詩人所說的那般有肉

香，至少總全無鬱結着的汗臭。

雨很大了，還夾着冷風，伊們從船裏取出蕪筲來，載在頭上，赤着的足，在微光裏覺得更滑澤。伊們底步武和諧地跟着有節奏的櫓聲前後左右走着，共談家常，閑情自適，在翕和的零園氣裏溯江而南，長堤在望了。

不料南方氣候，竟是這般寒冷，甚至凝住了我底心！

### 除夕

二十四年了，年年除夕都在家裏消磨過去，除了幼年的事已經忘却了以外，這若干不同的除夕，都在一般的囉鼓喧闐中過去了，永遠地過去了！這個除夕，却在他鄉作客，在先前是意想不到的。

人家很忙，而我却很閒散。我沒有債務追迫，沒有親戚酬酢，落得我逍遙自在，不愁什麼。下午，朋友余君來看我，邀我到他家去度歲。這在我是十分願意的，我可以藉此一覘廣州度



歲的習俗，於是欣然應允了他。

朋友底哥哥是一位西醫，他佐了兄弟謙遜地招待我。他們給與我許多餽饌，豐富地擺滿了一桌，異鄉滋味，總有點不能下咽似的，並不是不好，祇是調味有不同，硬質的食物多些罷了。最後，他們底母親也出來招待，據說有大部分的年菜是伊老人家手製的，這使我頗不安。伊說了許多我聽不懂的粵語，龍鍾態度，手上皺紋，都顯示伊做了一生底賢妻良母了。我感到不安，我真的感到不安。

飯罷，我們便出來到長堤旅館裏去，有的提議到西隄去看蟹戶，說是今天晚上伊們都裝飾得異常好看，招攬狎邪客。我沒有興致，他們終于去了。

這天睡得頗早，——年年此日照例都是遲睡的——聽爆竹四處環響起來，沿街上叫賣者用噴吶吹的調子，也不斷地送入帳裏來，使我不能不早早睡熟。

### 茶寮中

臨別的前幾天，又和朋友上了一次茶寮。街名已忘懷了，茶居名字記得是慶男樓。

廣州茶居，也和江南差不多。茶客嘈雜的聲音，名人字跡的懸掛，茶博士沖茶的伎倆，這都相彷彿；然而，綴滿銅鑲葉片，點着熒熒燈光，掛了滿處流蘇和絃管的小舞臺上，常有一雙少女，對着茶客奏歌，却是件新奇的事，在我。正對着舞臺的幾桌位置，是熟客纔有特權享受，生客如我，當然只有坐在牆隅了。這一雙少女，實際上是歌而妓者，稔客當前，伊們常秋波時送，笑靨頻來。有時曲詞拖腔未終，因為稔客底有意的逗笑，伊們忍不住——雖然是假笑——而伏案脅肩，媚態盈盈的。其實，曲不成腔是沒有多大關係。反正震天價響的鑼鼓，音尖極高的胡琴與管樂，已把整個的歌聲掩住，除了看見伊們嘴部時常在翕張以外，是聽不出什麼腔調詞句來的。而一般茶客，也沒有那種狂呼亂叫的急色樣子。他們說他們自己的話，看着歌伎們強顏的歡笑，輕佻的模樣，紅潤的面頰，已足夠解頤了，他們何嘗希罕聽曲。

曲終了，歌伎們下臺與稔客們搭訕看出去，稔客們也走了，平常的茶客，亦一一散去——茶居裏靜了。

鄭根鐸 鄭氏的天才與學識並不高明，只練習多了，經驗多了，所以如山中雜記所寫散文還並不能算差，這是我選他一篇的理由。

## 蟬與紡織娘

——錄自山中雜記——

你如果有福氣獨自坐在窗內，靜悄悄地沒有一個人來打擾你，一點鐘二點鐘的過去，嘴裏銜着一枝烟，躺在沙發上慢慢地噴着烟雲，看牠一白圈一白圈的升上，那末在這靜境之內，你便可聽到那牆角階前的鳴蟲的奏樂。

那鳴蟲的作響，真不是凡響；如果你會聽見渦曼杜令的低奏，你會聽見過一支洞簫在月下湖上獨吹着；你會聽見過紅樓重幔中透漏出來的絃管聲，你會聽見過流水淙淙的由溪石間流過，或你曾倚在山關上聽着颯颯的松風在足下拂過，那末，你便可以把那如何清幽的鳴蟲之叫聲想像到一二了。

蟲之樂隊，因季候的關係，而頗有不同：夏天與秋令的蟲聲，便是截然的兩樣。蟬之聲是高曠的，享樂的，帶着自己滿足之意的；牠高高的棲在梧桐樹，或竹枝上，迎風而唱，那是生之歌，生之盛年之歌，那是結婚歌，那是中世紀武士美人的大宴時的行吟詩人之歌。無論聽了那噤……噤……的曼長音，或噤格……噤格……的較短聲，都可以同樣受到一種輕快的美感。秋蟲的鳴聲最複雜；但無論紡織娘的咕嘎，蟋蟀的唧唧，金鈴子的叮令，還有無數無數不可名狀的秋蟲之鳴聲，其音調之淒抑卻都是一樣的：他們唱的是秋之歌，是暮年之歌，是薤露之曲。他們的歌聲，是如秋風之掃落葉，怨婦之奏琵琶，狐峭而幽奇，清遠而淒迷，低徊而愁腸百結。你如果是一個孤客，獨宿於荒郊逆旅，一盞熒熒的油燈，對着一張板床，一張木桌，一二張硬板櫬，再一聽見四壁唧唧知知的蟲聲間作，那你今夜便不用再想穩穩當當的安睡了。什麼愁情，鄉思，以及人生之悲感，都會一串一串的從根兒勾引起來。在你心上翻來覆去，如白老鼠在戲籠中走輪盤一般，一上去便不再想下來憩息。如果你不是一個客人，你有家庭，你有很好的太太，你並沒有什麼閒愁亂想；那末，在你太太已睡之後，你想在書房中靜

靜的寫些東西時，這唧唧的秋蟲之聲卻也會無端的竄入你的心裏，翻掘起你向不會有過的淒感呢。如果那一夜是一個月夜，天井裏統統是銀白色，枯禿的樹影，一根一條的很清朗的印在地上，那末你的感觸將更深了，那也許就是所謂悲秋。

⑤ 秋蟲之聲，大概都在蟬之夏曲已告終之後出現，那正與氣候之寒暖相應。但我却有一次奇異的經驗；在無數的紡織娘之鳴聲已來了之後，却又聽得滿耳的蟬聲。我想我們的讀者中有這種經驗的人是必不多的。

我在山中，每天聽見的只有蟬聲，鳥聲還比不上。那時天氣是很熱，即在山上，也覺得並不涼爽。正午的時候，躺在廊前的籐榻上，要求一點的涼風，却見滿山的竹樹梢頭，一動也不動，看看是底下的花草也都靜靜的站着，似老僧入了定似的。風扇之類既得不到，只好不斷的用手巾來拭汗，不斷的在搖揮那紙扇了。在這時候，往往有幾縷的蟬聲在檻外鳴奏着。閉了目，靜靜的聽了他們在忽高忽低，忽斷忽續，此唱彼和，彷彿是一大陣絕清的樂陣。在那裏奏着絕清幽的曲子，炎熱似乎也減少了，然後，朦朧的朦朧的睡去了，什麼都覺不得。良久，良

久，清夢醒來時，却又是滿耳的蟬聲，山中的蟬真多！絕早的清晨，老媽子們和小孩子們常去抱着竹幹亂搖一陣，而一隻二隻的蟬便要跟隨了朝露而落到地上了。每一個早晨，在我們滴翠軒的左近，至今是百隻以上的蟬是這樣的被捉。但蟬聲却並不減少。

常常的，一隻蟬兩隻蟬，噉的一聲，飛入房內，如平地我們所見的，青油蟲及燈蛾之飛入一樣。這也是必定被人所捉的。有一天，見有什麼東西在檻外的鉛斗中咯篤咯篤的作響，俯身到檻外一看，却又是一隻蟬。這當然又是一個俘虜了。還有好幾次，在山脊走時，忽見矮林叢中有什麼東西在動，撥開林叢一看，却又是一隻蟬。牠是被竹枝竹葉擋阻住了不能飛去。我把牠拾在手中。同行的心南先生說：『這有什麼稀奇，放走了牠吧。要多少還怕沒有！』我便順手把牠向風中一送，牠悠悠揚揚的飛去很遠很遠，漸漸的不見了。我想不到這隻蟬就是在剛才地上拾來的那一隻！

初到時，頗想把牠們捉幾隻寄到上海去送友人。有一次便託老媽子去捉。她在第二天一早，果然捉了五大隻來，放在一個大香烟紙盒中。不料給依真一見，她却吵着，帶強迫的要

去。我又託那個老媽子去捉，第二天，又捉了四五隻來。依真的紙盒中却只贖下了兩隻活的，其餘的多死了。到了晚上，我的幾隻也死了一半。因此寄到上海的計劃遂根本的打消了。從此以後，便也不再託人去捉；自己偶然捉來的，也都隨手的放去了。那樣不經久的東西，留下了牠幹什麼用！不過孩子們該還熱心去捉。依真每天要捉至少三隻以上，用細繩子縛在鐵杆上。有一次會有一隻蟬居然帶了紅繩子逃去了；很長的一根紅繩子，拖在牠後面，在風中飄蕩着，很有趣味。

半個月過去了；有的時候，似乎蟬聲略少，第二天却又多了起來。雖然嘖……嘖……的不息的鳴着，却並不覺喧擾；所以大家都不討厭牠們。我却特別的愛聽牠們的歌唱，那樣的高曠清遠的調子，在什麼音樂會中可以聽得到！所以我每以蟬聲將絕爲慮，時時的干涉孩子們捕捉。

到了一夜，狂風大作，雨點如從水龍頭上噴出似的，向檻內廊上傾倒。第二天還不放晴。再過一天，晴了，天氣却很涼，蟬聲乃不再聽見了！全山上在鳴唱着的却換了一種咕囁……

咕囔……的急促而淒楚的調子，那是紡織娘。

『秋天到了。』我這樣的說着，頗動了歸心。

再一天，紡織娘還是咕囔咕囔的唱着。

然而第三天早晨，當太陽晒得滿山時，蟬聲却又聽見了，且很不少。我初聽不信；  
噉……噉格……噉格……那確是蟬聲！紡織娘之聲又潛縱了。

蟬回來了，跟牠回來的是炎夏。從箱中取出的棉衣又復放入箱中。下山之計遂又打消了。

誰曾於聽了紡織娘歌聲之後再聽見蟬之夏曲呢？這是我的一個有趣的經驗。

十五年十一月八日夜補記。



# 中國近十年散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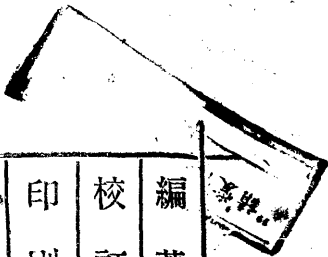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十八年五月出版

總發行所

上海

全租界勞神父路  
餘興坊二十六號  
民書局



編著者	校訂者	印刷者	發行者
曹養吾	陶樂勤	唐鏡池	戚民素

全書一冊

實價五角

分售處外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版 出 近 最

暉

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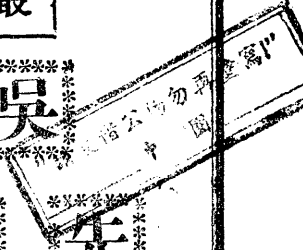
吳

粹

文

生

先



特售一元八角

定價二元六角

全書洋裝四冊

吳稚暉先生道德文章名滿天下著作等身紙貴洛陽其文章諧雜出有關世道人心早為士林所欽仰本書集其精華取材嚴格最近述著探入靡遺誠為青年所不可不備不可不讀以正趨向之書也

總發行所 上海法界神餘坊十號 全國民書局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9 84328

